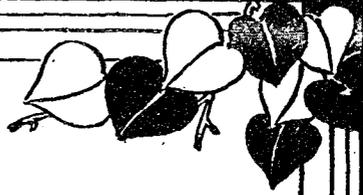


俄羅斯名著二集

李秉之譯



俄羅斯名著二集

郭歌里著
李秉之譯

上海亞東圖書館印行



俄羅斯名著第二集目錄

序言

郭歌里傳略

小說

維依

鼻子

二田主爭吵的故事

戲劇

結婚

一一九

一二六

七七

一

一

一

賭家(獨幕劇).....三三四

序

在『俄羅斯名著第一集』的序言裏，譯者對於俄羅斯文學健將，俄文學史上最享盛名的郭歌里氏曾加以簡單的介紹，並且在讀者的面前曾聲明擬將郭氏的傳略和他的作品，譯出幾篇來另出專集介紹。所以本集的出版，便是譯者對於讀者諸君所應許的志願一小部份的完成。

就俄文學史上而觀，俄羅斯文豪爲數不少，如屠格涅夫，托爾斯泰，陀斯託耶夫斯基和高爾該等，都是在近代世界文壇上嶄露顯耀的角色，何以譯者獨重視郭歌里而出專集介紹？因爲俄羅斯文學當十九世紀的初葉，完全是在外國文學支配之下，受歐西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文學的影響最深，很少關切於俄羅斯本民族的生活狀況，此節在第一集叙言裏亦曾述及。自從詩人普

希金出世以後，纔建設了俄國獨立的文學。不過普氏完全爲樂觀派，並且他的作品以偏近於歷史方面的爲最多，尙未完全脫離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的氣概。普氏善以妙麗之文筆，描寫天地間的鍾靈秀氣，社會上的光明，使人發生歡悅和愉快的感觸。郭氏恰與普氏相反。郭氏爲諷刺作家，作品多含有滑稽的精神，而能透澈地，深刻地形容和惡諷本國齷齪的社會和卑鄙的人生，於談諧之中暗含譏諷的意旨，所謂『含淚的微笑』爲郭氏作品的特點，所以郭氏不啻爲俄羅斯文學的根本改造者。

郭氏的文學思想對於俄羅斯後代寫實文學的影響非常偉大。雖然以前各名著家如范維金的『未成年者』，格里伯耶多夫的『智慧之苦』等的作品，也都是趨重於描寫本民族的社會生活，但這不過是一部分寫實文學的發源，範圍勢力都很窄小，未能根本改造俄文學潮流的趨向，自郭氏的文學盛興以

後，寫實主義文學在俄文壇上纔立定了堅固的基礎，文學思想纔與民族生活漸相接近。所有郭氏作品裏所描寫的人物，都成了後代文豪著作的模式。所以俄文學由古典主義和浪漫主義而入寫實主義的重要變遷，多出自郭氏之功。因此後人謂郭氏執俄羅斯文壇的樞紐，爲俄羅斯寫實派文學的創造者，此種論評郭氏實足以當之。本集因限於篇幅，祇能選譯郭氏幾篇比較重要的小說和戲劇，未能將郭氏的作品全部介紹，還請讀者原諒！

一九二八，四，一日，譯者，北京。

第二著名新羅



Н. Гоголь

Н. В. ГОГОЛЬ
Нове соораніе сочиненій

里歌郭

郭歌里傳略

尼古萊·瓦西里維赤·郭歌里一八〇九年三月廿日生於帕洛塔夫斯基省索羅城村。其父瓦西里是舊哥薩克種族；爲人極其溫遜，慈善，富有滑稽的性質，並且文學的才力亦頗不弱；曾描寫小俄羅斯生活，著有家庭戲劇數種，極其精緻；不過死亡很早，對於郭氏的性質和文學並沒有特別的影響。郭氏受母教最深，其母爲一慈善的，篤信宗教並且富於情感的婦人，所以在郭氏的一生稟受這種的特性不少。郭氏所受的小學教育是在家庭裏面；九歲入省立中學，二年後復遷入涅仁城新立的高等科學中學校。郭氏在校裏除嗜好研究歷史以外，其他一切工課的成績很少，甚至當時的教師們都把他當作了普通不用心和愚頑的學生，所以中學畢業後，他所得的智識有限。但是郭氏對



於藝術的興味發展的很早；自幼便嗜好繪畫，極其善於扮演校中所演的戲劇，並且對於滑稽的和婦女的角色尤能形容盡善。一八二八年郭氏中學畢業後即至聖彼得堡尋覓職務。彼時郭氏還沒有努力於文學的志願，他以爲自己優秀的天才很容易出入顯地，得到高尙的位置。但事實上適與他的意想相反，雖然經過許久的週折，始終沒有能成功，所以郭氏很感受了精神上和物質上的苦痛。直至一八二九年纔勉強在官署裏得到了低微的職務。這種職務對於郭氏當然是毫無一點興趣，並且爲時不久，不過便郭氏藉此可以目睹聖彼得堡官場的生活，爲將來文學作品中的材料罷了。郭氏既不得意於利祿場中，受如此環境的打擊，於是纔轉入文學的徑途。起初常將自己短篇的作品在節里維格所出版的『北花』和『文學報』上披露，節里維格復爲介紹當代文學家，儒闊夫斯基和普列特涅夫等人。普氏是時正爲高等專門學校主任，

遂聘郭氏充校內歷史教員，並担任些家庭節工課，自此郭氏轉變了以前的生活，他未來的俄羅斯文壇的功勳也就在此時立定基礎了。一八三一年郭氏在聖彼得堡得與當代文豪普希金和他的許多文友結識，此種結識對於郭氏會有鉅大的影響和利益，因為以前郭氏所處的環境不過是學校的教員們和相識的舊官僚，自與普氏諸人結識後，環境所接觸的都是當代文豪，於是使郭氏擴大其眼界，並且對於文藝的興趣和賞鑒力也增高了不少。

一八三一年郭氏第一部作品『基塔克近旁村落的夜晚』出版，這是幾篇小說的總名稱，頗博得社會上良好的批評。其中係取材人民的迷信，風俗和傳說，述說小俄羅斯民族的生活，偏近於幻想方面的很多，並且描寫小俄羅斯天然的美景亦極其細緻可喜，如『五月之夜』和『聖誕節的前夜』都是其中最妙麗的作品。

『維依』也是此時期的作品，（一八三四年）近於風景信仰的描寫和神理的幻想。據著者自稱：『維依是鄉民理想最大的表現。這種名稱在小俄羅斯以爲是衆鬼神魔鬼的首領，他的睫毛下垂至地。這完全是鄉民的傳聞，我並不加以變更和修飾，怎樣聽得來，便怎樣痛快地述說給大家。』所以前半篇描寫當地的風景和生活的狀況以及彼時學校裏的情形，非常地活潑細緻，後半篇按照鄉民的傳聞述說女妖和維依變化作祟的事故，讀起來頗能令人毛髮悚豎。

一八三五年郭氏第二部作品『太平城』告成。在這第二部作品裏已可以見出著者滑稽而寓諷諷，所謂『含淚的微笑』的本色了。在第一部『基堪克近旁村落的夜晚』裏，不過以青年佳麗的筆鋒歡悅地描寫小俄羅斯風景人情罷了，但是在『太平城』裏已經是用鄭重的文筆滑稽而嚴刻地形容社會的醜

靦和卑鄙的人生。如『舊田主』『塔拉斯傳』和『二田主爭吵的故事』都能明顯地揭露出這種意義來，尤其是『二田主爭吵的故事』裏的依曼·依曼諸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很可以代表當時太平城裏貴族人們的生活和本色了。

郭氏在聖彼得堡的生活和在官署裏供職，對於他的文學補助很多，因為郭氏因此纔能把俄羅斯京城社會生活狀況和官吏們的形色揭露在自己的文藝裏。『外套』（譯文此篇中國已有兩種譯本）便是其中極有興采的作品，裏面描寫京城官署裏的小官吏，平日只是懷懂地幹些機械式的工作，而毫無智識的發展和獨立的思想，一生所希冀的，所寶貴的，只是一件綿外套罷了，『鼻子』尤富於諷諷滑稽的精神，裏面假託一件奇幻的事迹，把社會上種種可笑可悲的狀態，活潑潑地披露在紙上，不啻一副絕妙的諷世畫，懸掛在讀

者面前。此外有『瘋人日記』『肖像』等幾篇，也都是郭氏關於形容聖彼得堡生活優美的作品。

在郭氏一生的文學裏最豐富而偉大的作品，便是『死的農丁』的一篇。

『死的農丁』在一八三五年郭氏即起首著作，至一八四二年本篇第一卷纔得出版。著者本意打算以此一部作品把俄羅斯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狀況赤裸裸的揭露出來，所以郭氏於第一卷出版後，寄給當代文豪儒闊夫斯基的信裏說：

『這不過是偉大的建築的一層階基罷了。』可見郭氏對於本篇的工作抱有極大的決心和毅力。但是郭氏因為晚年身體孱弱，疾病纏延，對於他的文藝的創造妨害了不少。至一八二五年『死的農丁』的第二卷纔著成，差不多在預備出版的以前，郭氏因為感得精神的錯亂，便是在臨死的前幾日，突然把第二卷文稿焚燒了，所以後來出版的第二卷，只是在郭氏死後所尋得的零編斷

簡罷了。

『死的農丁』一部作品的取材，是描寫一個退職的官吏赤亦闊夫週遊俄羅斯各地方向各田主收買已死的農丁的文據。因為當時在俄羅斯還實行農奴制度，每一大田主常掌有幾百幾千的農丁，和無權利保障的奴隸牲畜一樣，無代價地爲自己的田主們役使，並且田主們可以自由地把農丁買賣，抵押，像貨物一般。經過光陰的變遷，農丁裏已有死去的，但是在農丁名簿裏還沒有註銷，名義上仍舊算爲生存。赤亦闊夫便利用這個機會，到各處把死農丁的文據以賤價收買過來，去向銀行裏抵押鉅款，赤亦因此致富。所以郭氏描寫赤亦闊夫在各處週遊，與各社會和各種形色的人士交接，纔把俄羅斯各方面的社會生活狀況揭露出來。

郭氏對於戲劇文藝的興趣很深，還是在學校裏求學的時候，便篤好戲劇

的嘗試。當十九世紀之初，俄羅斯的戲劇藝術非常的幼稚，當時劇場裏所演的，不過是自法國作品裏譯了幾篇罷了。所以郭氏在聖彼得堡日記裏會說過：『俄國演劇者的景況太可憐了。他們的面前放着新穎的民族生活，却去扮演他們所沒有見過的人物。……』因此，郭氏認為關於本國新劇藝術的貢獻，是極其重要的一件事情，於是具心研究，很想為本國社會上產生出獨立的，寫實的戲劇作品，並且以自己綺綰的天才，極善於精細地在嗓音姿式之中形容出所表演人物的特性來。郭氏的戲劇文藝裏，當以『巡按』為最享盛名的作品（商務印書館出版俄羅斯戲劇集第一冊），裏面描寫縣城裏的風土人情和假冒巡按之名，實行欺騙的赫列斯塔灣夫極其細緻。一八三四年社會喜劇『結婚』一篇著成，在本國戲劇文學裏博得采聲不少，其中首先形容商人的習慣人情，卑鄙的婚姻儀式，貪慕虛榮的利慾心，滑稽地表演出懶惰的

孤身漢，身受環境勢力任意的支配，自己却毫無主見。並且把腐敗的貴族官僚和社會上的虛偽——即是一般人最普通的虛偽——極明顯地在我們面前揭露出來。郭氏的戲劇作品裏，除去『巡按』之外，『賭家』一篇最能明顯地，嚴刻地描摹人類的險詐生活，揭穿社會上的幾層黑幕。人們運用自己珍貴的精神和知識，若干載的奮勉，幾方面的精細，却鉤心鬥角地作那『虻蝎生活』。人們載着溫存的假面具，眈眈地窺伺，爲是擇肥而噬，互相摧殘，而忘却自身的墮落。所以在『賭家』一篇裏『欺人者反被人欺』的伊哈列夫以爲『……去欺騙別人，並且自己不要被別人欺騙』，郭氏以爲這便是一般人的目標和宗旨，也就是他們被欺騙的緣由，而在人類歷史上已經留下偌大的污點了。

綜觀以上郭氏的文藝和戲劇的作品，便可以了解郭氏在俄羅斯文壇上所

估的地位，便可以判定郭氏爲俄羅斯寫實派文學和民族戲劇的創造者。他在俄國文壇上所建的功勳，也就是他晚年喪失智慧精神因而致死的原因了。一八五二年郭氏在莫斯科逝世，葬於達尼羅夫斯基道院裏，一九〇九年郭氏降生百年紀念，在莫斯科會建有紀念碑，以示俄民族對於自己的偉大文豪永久的敬仰。

維 依

清晨在克耶夫城裏，在聖堂門上懸掛的校鐘，方很響亮地被擊鳴了的時
候，從各處便有成羣地學生們奔馳了來。第一班的文法學生，二班的修辭學
生，三班的哲學生和四班的神學生，都挾着書籍向課堂裏走去。文法學生還
幼稚得很：一邊走着，互相的擁擠，細聲彼此地辱罵；他們差不多全穿着
撕破和污穢的衣服，並且在他們的衣袋裏永遠是裝滿了各樣散碎的東西，比
如：木片子，用羽毛作的哨兒，吃剩下的麵包，但是有時候還裝上些小麻
雀，其間若是有一個忽然在寂靜的課室裏唧唧咋咋地叫起來，還要令自己的
小主人兩隻手上飽受拷打，有時候是用櫻桃木杖。修辭學生行路老實的多；
他們的衣服時常是齊齊整整的，不過在臉上差不多永遠有些彩飾的，却像美

術學的形態；或者是一隻眼睛陷入額下，或者是一個氣泡罩在嘴唇上面，或是別種的形貌；他們彼此低聲細談和咒罵。哲學生悄悄地爭吵；在他們的口袋裏除去了堅硬的烟梗，別無長物。他們也沒有積蓄，永遠是得着什麼，便吃什麼；有時候從他們身上發出烟和燒酒的氣味那樣地遠，以致行路經過的工人許久站在那裏，好像獵犬一般地嗅那空氣。在這個時候市鎮剛剛地起首貿易了，女商販們載些餅乾，饅頭，西瓜子兒和點心來，揪扯別人的細呢或是布料製的衣襟。

『先生，先生！這邊來！——她們向週圍喊叫：——喊，餅乾，點心，圓餅，好白麵包啊！實在是好：帶蜜的！自己烙的！』又有一個舉起一塊長形的，用麵絞成的喊道：

『喊，條餅！先生們，買點條餅吧！』

『不要買她的什麼食物：你們看，她多麼討厭，——鼻子也不好，手也不潔淨……』

但是他們懼怕哲學生和神學生摸動，因為哲學生和神學生祇喜歡嘗試，並且還是整把的去拿。

走進學堂大家全散入課室裏面，課室是些低小的，但是很廣闊的屋宇，有幾扇小窗榻，幾扇寬門和一些污穢的長棧。課室裏面忽然充滿了各種嗓音的喧嘩：班長靜聽着自己的學生們；一個文法學生的響亮的嗓音正投在小窗榻的玻璃上面，並且玻璃已發回同樣的聲音；一個修辭學生在屋角叫喚，他的嘴和粗厚的嘴唇，究竟像應當屬於哲學生裏面。他是粗憨的嗓音叫喚，遠遠的只可聽見『哺，哺，哺……』班長聽着功課用單隻眼往長棧下面看望，那裏從一個學生的衣袋裏露出來饅頭或是奶餹，或是瓜子。

這一羣學生若是來的較早，並且知道教習比往常到來晚些的時候，那時他們便一致的贊成賽鬥，在這賽鬥裏都應當加入的，就是連監察秩序和各級學生品行的監學員也是一樣。兩個神學生常常地決定怎樣舉行戰鬥；每班單成一團體，或是大家應當分作兩半：分爲官費生和自費生。每次都是文法學生最先着手，修辭學生剛一攙入，他們便已經退去立在高處監督戰鬥。以後哲學生戴着黑長的鬚鬚攻上，到末了神學生也穿着嚇人的衣服和粗厲的脖項來了。平常結果都是神學生戰勝了大衆，哲學生抓搔着兩脇被逼入課堂，坐在長檯上面歇息。教習走入課堂，並且從前自己也曾加入這種賽鬥的，少時看見學生們紅漲的面容，便知道比鬥的不壞，在他用木杖責打一個修辭學生的手指上面的時候，在別的課堂裏別的教習也用木板敲打學生的手掌。同神學生們辦法完全是別樣：神學教習嚴厲地用短小皮鞭子抽打。

在聖誕或是佳節的日子，學生就道歸家演唱傀儡戲。偶爾他們扮演一齣戲劇，並且當場永遠是扮作埃及皇宮的女后伊羅加大或是潘且利亞的神學生出衆，他的身量比克耶夫的鐘臺低不了多少。他們得些報酬或是一匹白布，或是一石黍米，或是半個熟鵝和別的物件。這些學生們——連官費生也和自費生一樣都彼此感受一種長久的痛苦——在飲食經費上非常地拮据，又加以都是饕餮貪食之徒，以致計算每人晚餐開銷了多少麵包，簡直是件不可能的事，所以殷富的田主自由的捐助，總不敷應用。那時由哲學生和神學生組成的幹事團便派遣文學生和修辭學生在一個哲學生指揮之下——偶爾自己也聯合在內……肩頭上扛着口袋去蹂躪別人的菜園子——在宿舍裏面便做成了倭瓜粥飯；幹事團員吃了許多的西瓜和倭瓜，以致次日班長們應聽得一個工課却聽得兩個來：一個是從嘴裏念出來，一個是在他們的肚子裏翻騰着響。

學生們穿着那樣長的衣衫，全遮過腳腫上面了。

在學校裏最重要的事情便是暑假——從六月起首，那時候住校的學生全散回家去。所有的大道上全走滿了文法學生，哲學生和神理學生。誰沒有自己的住所便到同學那裏去。哲學生和神理學生全去履行職務，便是去教授富人家的孩童，並且因此每年得雙新靴，有時還得一件長衫。這一羣學生們都拖延在一處好像營寨一般，各自煮些粥飯，並且棲宿在田地裏面。每人都帶着一個口袋，裏邊裝有一件汗衫和一雙鞋。神理學生尤其節儉仔細：他們把鞋脫下來掛在竿頭上，爲的是免得穿壞了，尤其是有泥濘的時候；他們把褲子挽到膝蓋上，坦然地用腳蹙濺着泥塘。他們一看見那方面有村舍，便轉過大道，走向一處建築比較潔淨的屋宇那裏，成行的立在窗前高聲歌唱聖詩。房主是一個老哥薩克鄉人，叉着手聽了半晌，以後便深慟地哭泣了，走過去

說道：「你聽，這些學生歌唱的一定是很聖明的，你給他們拿出些奶油或是家裏所有的東西來吧。」

整盤的油醃倒在口袋裏面，大塊的奶油，有些圓餅，有時還有捆縛的母雞也放在一處。有了這些個積蓄，文法學生，修辭學生，哲學生和神理學生又繼續前行，但是他們走的越遠人數越見稀落；差不多全散回家去，只剩下那些個離家比別人較遠的了。

有一次也是同樣的旅行，有三個學生轉過大道向旁行去，爲的是想在頭一個村舍裏可以積蓄些食品，因爲他們的口袋早就空虛了。這三個人是神理學生哈立瓦，哲學生霍瑪·布魯特和修辭學生齊別立·郭羅別次。

神理學生是高大寬肩的男子，並且有一個特別奇怪的毛病：就是凡在他左右停放的東西，他必定要偷竊的。還有一件，他的性情非常陰險，喝醉了

便藏在荒草裏面，學生要很費力量纔能在那裏找着他。

哲學生霍瑪·布魯特的性質是很歡爽的，最喜歡躺臥和吃煙；若是喝過了酒，必定雇些奏樂的來自己跳舞。他時常試過嚴厲的皮鞭子的責打，但是完全是哲學冷靜的態度說，應當怎樣，總是逃避不過的，由他打去吧。修辭學生齊別立·郭羅別次還沒有帶鬚鬚，喝酒和抽烟的權利呢。他只是帶着一縷頭髮，所以在那時候他的性質還沒有什麼發展；但是據他每日到課堂裏腦門子上帶着毆打的大疙疸而論，可以設想他將來是個勇敢的人。神理學生哈立瓦和哲學生霍瑪時常撕扯他的小辮兒表示自己保護他的意思，並且用他當代表到各處去。

他們轉過了大道的時候，已經是黃昏了；太陽方才落下，白晝間的暖氣遺留在空氣裏面。神理學生和哲學生沉靜地行走，吸着煙；修辭學生齊別

立。郭羅別次用楮子擊打那生在路旁的野草花頭。道路蜿蜒在傾斜的茂密的橡樹和榛樹中間，遮掩了池塘。有些漫坡和小山邱，碧色圓形的，好像圓屋頂一般劃成了平坦的路途。在兩地方顯出了田地，長着的成熟的稻禾，可以令人曉得，離村舍想是不遠了。但是經過莊稼田地已經有一點多鐘的工夫，他們也沒有遇見什麼屋舍。冥暗已竟瀰漫在天空了，只是西方還剩些紅線照耀。哲學生霍瑪·布魯特說道：

「這是怎麼回事？看着好像是立刻就有村莊似的！」

神學生沉默着，往周圍瞭望，以後便取烟袋銜在口裏，大家仍舊繼續前行。

「老天爺，」——哲學生說着又站在那裏；——「黑得舉手不見掌了！」

神學生銜着烟袋說道：

『也許往下還能遇見什麼村莊。』

但是已經到了夜間，並且夜裏非常昏暗。散碎的濃雲加倍的黑暗起來，並且據這些形狀看來，恐怕不能等候星辰和月亮了。三個人才覺得他們迷失了路徑，早就不是照着路途走了。哲學生用腳向週圍踢踏，以後慢慢地說道：

『道路在那裏呢？』神學生緘默了，沉思着說道：

『是的，這夜非常的昏暗。』

修辭學生往旁走了些，勉力爬着去摸那道路，但是他的兩隻手只碰着了狐狸的巢穴。各處全是一片荒涼的野草，向來沒有人走過的。這幾個旅客更努力往前進行，但是到處都是荒野。哲學生試喊了幾聲，但是他的嗓音更沒在四週了，並沒有聽見何種回音。過了片刻祇聽見隱隱聲音，却像狼嗥一般，哲學生說道：

「你看！這可怎麼辦？」

「這有什麼？就停住在田地裏棲宿得了！」神學生說着把手伸入袋裏取出了火鏟又吸起烟來。但是哲學生不贊成這件事：他的習慣永遠是夜間必須吃一大塊麵包和幾片奶油，這次他覺得在自己的肚子裏有難熬的空虛。並且不要看自己歡爽的性質，哲學生究竟還是怕狼。

「不行，哈立瓦，辦不了。——他說：——如何能一點什麼不吃，像狗一般伸一伸腰就睡呢？我們再試一試看：也許還能找着一個住處，就是夜間得一杯燒酒喝也好啊。」

聽見「燒酒」兩個字，神學生向旁邊吐着唾沫說道：「當然是不能在田地裏棲宿。」

這三個人又往前走，很可喜的是遠遠地聽見了犬吠的聲音。側耳靜聽

了一番，向那方面踴躍地走去，走了片刻便看見了燈光。哲學生說道：

『村莊！謝天地，村莊！』

他的理想確是不虛：過了幾時他們看見實在是一個不大的村舍，只有兩間屋宇，坐落在一個院落裏面。在窗櫺裏照耀着燈火；十幾棵桃李樹在木板牆下浙浙地響。學生們往透窟窿的木板門裏探望，他們看見了院子裏放着些零碎的貨物。在這時候星辰有些在天上閃爍了。

『你們看，弟兄們，快走吧！不爲別的，爲的是找個住所！』

三個學生一齊敲擊着門喊道：

『開門哪！』

屋裏邊砰地響了一聲，過了片刻，學生們看見前面出來了一個老嫗，穿着一件半身長衫。她啞啞地嗽着說道：

「誰在那裏呢？」

「放進去吧，老太太，借宿一宵；我們走迷路徑了；餓着肚子在田地裏也不好。」

「你們都是甚麼人？」

「我們都不是匪類的：神學生哈立瓦，哲學生布魯特和修辭學生郭羅別次。」

「不行，——老婆子說：——我的院子全占滿了，就連屋子犄角都不得空間的。我往那裏安置你們呢？你們又是這樣高大強壯的人！我若是把你們放在裏面，我的屋子就要坍塌了。我知道你們這些個哲學生和神學生，若是把這一羣醉鬼都招進來，不久連院子全沒有了。去罷，去罷！這裏沒有你們的地方。」

『行好吧，老太太！那裏應當看着大人們白白遭了塗炭呢？你願在那裏，就把我們安置下吧；我們若是做出什麼別的事情來，叫我們不得善終，這個老天爺自能知道——你看怎樣！』

老婆子看着稍微的軟化了，她沉思地說道：

『好吧，我把你們放進去，只是我把你們分開單獨地安置在各處：不然，讓你們在一塊兒睡覺的時候，我心裏不得安寧。』學生們回答道：

『這是你的自由，我們並不反對。』

大門關上了，他們走進院裏去。哲學生在老婆子後面走着說道：

『怎樣啊，老太太，若是這末着，可就應了俗話了……我的天爺，肚子裏走上輪子車了：自從清晨連點米粒還沒有進口呢。』老婆子說道：

『你看，你還想什麼！不行，我們這裏什麼也沒有，今天連爐竈都沒有

燒上。」

「我們把所有這些東西，——哲學生接着說道：——明天應給多少給你多少——咱們現錢交易。嘿嘿！——他悄悄又說：——給你個狗屁！」老婆子說道：

「進去吧，進去吧！必定讓你們滿意。你看那裏來的這些涎皮笑臉的孩兒們！」

哲學生聽了這幾句話很是悶悶不快；但是忽然間他的鼻子尖聞見了熏魚味兒；他向同他併肩行走的神學生的褲子看時，只見從他的袋裏伸出一根很大的魚尾巴來：神學生已經從貨堆上偷來一條整鱈魚。因為他這種舉動不是由於貪利，完全是他的毛病，所以早就忘却自己的鱈魚了，還往別處看。爲是想再偷一點別的東西，就連破車輪子他都不肯放過，於是哲學生霍瑪把手

探入他的袋裏，好像自己的一般，取出了鱈魚。

老婆子把學生們安置好了：把修辭學生放在屋裏，把神學生鎖在堆房裏，把哲學生引到羊圈裏面。哲學生剩下一個人，不大的工夫把條鱈魚吃盡了，看那羊圈的牆壁，用脚去踢那從別的圈裏探進的豬腦袋，並且向右翻過身，沉沉地睡去。忽然小門兒敞開了，老婆子彎着腰走進圈裏來，哲學生說道：

『什麼事，老太太，你要做什麼？』

但是老婆子張着手直向他走去。哲學生想道：『嘿嘿；不行，你老啦！』他便往後倒退了幾步，但是老婆子不講什麼禮貌又向他走過來。哲學生說道：

『老太太，你聽着！現在是齋戒的日子；況且我這個人就是給三千塊金幣也不肯破戒的。』

但是老婆子抬起手來便去捉他，並不發一語。哲學生看見她的兩隻眼睛放出特別的光彩，那時候他心裏恐慌起來。他喊道：

『老太太！你是怎樣？走，快去吧！』但是老婆子沒有說出一句話來，只是用手扯住他。他跳起來打算逃跑；老婆子站在門前，把光亮的眼睛往他身上注射，便又向他走過去。

哲學生打算用手推開她，但是奇怪，他覺得他的兩隻手不能抬起，腿也邁不開了；他很驚愕，連他的嗓音也從口裏喊不出來了：言語沒有聲音地在嘴唇上旋轉。他只是聽見他的心弦突突地亂跳；他看見那個老婆子怎樣向他走過去，背上他的兩隻手，把他的腦袋按下去，醜的跳到他的背上，用符箓往身上抽打，他便顛跳起來，好像乘馬一般，駛她在自己的肩頭上面。這件事那樣的快，哲學生勉強地纔能醒覺過來，他用手按住自己的膝蓋，打算停

止住兩隻腿，但是他非常地驚訝，他的腿不聽使用，仍舊往前跑，並且顛跳的特別快。他們經過了一個村舍的時候，看見面前有一片平坦的山谷，在旁邊拖延了像煤炭一般黑的樹林子，那時候他只向自己說道：『嘿！這是個女妖啊！』

向下注射的月鉤在天上照耀。靜悄悄的夜半的光明，好像玲瓏透體的遮面紗，輕輕地擺着並且籠罩在地面上。樹林，草野，天空，山谷全像是合着眼睛眼睡；只是有些地方風兒徐徐地飛起；在夜間涼氣裏面又有些潮暖；樹和荆棘的陰影，却像彗星一般，尖長的映在漫平坡上：哲學生霍瑪。布魯特背上馱着一個奇異的乘客顛跑的時候，便是這樣的良宵。他覺得一種疲憊的，不爽快的感覺直攻入他的心裏。他低下頭去，看見他腳底下的叢草長得非常茂盛和遼遠，在上面擺着好像山中泉源似的透澈的水珠，並且草面好似

光明透澈的海底；他還清晰地看見他和坐在脊背上的老婆子映照在上面。他看見代替月亮是一個太陽閃灼着；他聽見碧色的鈴鐺草低着頭簌簌地響；他看見從水邊菖蒲草裏浮出一個女鬼來，脊背和腳都隱隱露出，鼓脹的，抽縮的，週身都是光亮和顫微的樣子。她轉向他走過來，——看她的面龐，兩隻光明而敏捷的眼睛，唱着沁人髓骨的曲子，已經向他接近了，在水面上狂笑的顫動，便退遠了；她又仰臥在水上，露出她的雪白的前胸，好像沒有上釉子的磁一般，閃灼在太陽前面。水成了小氣泡兒，似散碎的珠子一般澎湃起來。她只是顫微和嬉笑在水面上……

他看見這個還是沒有看見呢？這是清醒着還是夢寐呢？但是那邊都是什麼？是風還是音樂呢？不住地響亮，聲音繚繞逼近，並且一種難過的響哨直貫入胸懷……

「這是什麼？」哲學生霍瑪·布魯特思想着往下看，盡力地奔馳。汗珠似雨點一般從他身上滾下。他覺出一種瘋狂的感覺，他覺出一種激烈的，困憊的感覺。他常常地覺着他的心已經沒有了，他便用手按着他。疲倦的和張惶的樣子，他想起來他所會的禱文。他便把降妖的咒語誦了一遍，忽然覺着爽快些，覺着他脚步也怠慢起來，女妖在他背上也覺着輕鬆多了。茂密的叢草挨靠着他，並且在上面已經看不見什麼奇異的了。光亮的月鈞還在天上照耀着。

「好哇！」哲學生霍瑪自己想便把咒語更朗誦起來。以後他便從老婆子身底下毆的跳出，翰班的跳在她的背上。老婆子散碎步兒跑得那樣快，以至乘騎的祇能勉強呼吸。地在他下面發出光輝，在這雖然不滿的月光之下都照得很清晰的；山谷是平坦的；但是因為迅速的原故在他的目中映照的模糊

不很清楚。他抓起一根在道旁放着的木棍來，盡力地往老婆子身上抽打，她號叫起來：以先他們都是氣憤和震嚇的，以後便漸漸地疲乏了，平和了，後來完全地鎮靜了，只是有些響聲好像小銀鐘一般，他心裏懷喪起來，不覺腦筋裏發生一種觀念：這實在是那老婆子麼？

「噯喲，我走不了啦！」她疲憊地說着便倒在地上。

他跳將起來定睛去看她，（天明曉了，並且遠遠地閃灼着克耶巴教堂的金色圓頂：）在他面前輪着一個美人，帶着蓬亂和華麗的髮辮，箭桿一般長的睫毛。她沒有知覺的樣子，把雪白的赤裸的膊臂放在兩旁呻吟着，眼光向上仰着，滿含了眼淚。

霍瑪這一驚非同小可；於是不由地心裏覺着悲慘和一種詭異的驚慌和畏却。他便不喘氣地跑去了。在道上他的心裏突突地亂跳並且到底他不能了解他的

這種奇異的新感覺。他已經打算不往村舍裏去了，便直奔往克耶夫城中，一路上想這不可搜解的事情。

在城裏差不多一個學生也沒有了：都散回村莊或是去就塾師，或是完全沒有什麼職務，因為在小俄羅斯的村莊裏可以吃些乳酪，奶豆腐，奶皮，和帽子大小的奶餅，不用花費一個錢。學生寄宿的大間房子全走空了。哲學生在屋角裏旋轉了許久，摸遍了窟窿和房頂上的暗阱，連一塊學生們素日藏匿的奶油和麵包都沒有尋着。

但是不久哲學生便想出法子來了，怎樣消解自己的愁悶：兩三次他到市上去，在街頭上同着一個戴着黃色女帽售賣縉子，鐵沙和車輪子的青年寡婦在那裏眺望，——當日他吃了些麥子餅和雞肉……總而言之——不能計算在櫻桃園中間小土房裏他的飯桌上都有什麼東西。當晚在酒市裡便看見哲學生

了：他躺在橛子上，還是舊毛病口裏含着烟袋，並且當着大衆扔給賣酒主人猶太人半塊金幣。在他面前立着一個大酒觥。他用鎮靜的眼色看着來往行人，完全把自己的奇異的事情忘掉了。

後來各處喧傳說是離克耶夫五十來里路的村莊裏，住着一個最富綽的武官，他的女兒有一天遊逛回來週身打傷了，勉強扎揸着走回家裏來奄奄待斃，並且她在未死以前曾說她死後希望令克耶夫學生霍瑪·布魯特來給她誦經和禱文三天。這件事哲學生由校長那裏聽來的，校長故意把他喚進自己屋裏，爲着使他不耽延起程，便趕緊告訴他說是那個武官打發僕役和車輛特意接他來了。

哲學生不樂意的樣子嘆息了，冥渺的預兆先向他說，此去凶多吉少。他自己也不知所措，便直答說他不去。

「你聽着，霍瑪先生！——校長向他說（有時他對自己的學生們說話非常和藹：——誰也不管你是願去不願去。不過我告訴你，若是你還那樣行使你的脾氣和耽延推委着，我便令他們用細柳條照你的脊背上抽打，讓你體無完膚了。」

哲學生搔首踟躕，一言未發，心灰意冷地走出去了。從通到種滿楊樹院子的梯子上走下來，並且站住了一會很清晰地聽見校長的嗓音命令自己的僕人和別人——大概是武官那裏派遣來找他的人。

「謝謝你們老爺給我的白米雞蛋，——校長說：——你告訴他信裏要的那些書，幾時豫備好了，我便派人送去；我已經交給書記抄錄去了。還別忘記告訴老爺說，在他的村莊裏我曉得產生最好的魚，尤其是鱧魚，順便給我捎些來；這裏在市上又不好又貴。雅夫突，你給這些伙計們每人拿一杯燒酒

來；可是把哲學生拴上，不然他就跑了。」

『你看，這狗崽子，——哲學生自己想着：——老烏龜，他看出來了！』

他下來便看見一輛敞車，以先是用他載糧米的。其實他和燒磚爐一樣深。這是一輛特別廣大的車，時常的五六十個猶太人載着貨物乘行到各城裏市鎮上去。在那裏等候着他的有五六十個強壯的勁練的哥薩克人，已經是中年的人了。他們穿的長衫是細呢製的，還帶着許多的穗子，爲的是顯明他們是屬於著名和富綽的田主；有些個小傷痕表明他們從前還經過戰爭，很有些名譽。

『怎麼辦呢？應當如何，終是免不了！』——哲學生自己想着，並且轉向哥薩克人高聲說道：

「好哇，衆位弟兄！」有些哥薩克人回答道。

「你好哇，哲學先生！」

「那末我便同你們大家坐在一齊吧？車是非常大的！——他爬進去繼續說道：——這裏若是雇些音樂家來，跳舞都成了。」

「是的，車是特別大的！」——一個哥薩克人說，自己坐在車轅上，頭上裹着爛布，把帽子忘在酒館裏邊的車夫坐在一齊。其餘的五個同哲學生鑽入車裏面，坐在口袋上面，裏邊都滿裝了在城中所購辦的貨物。哲學生說道：

「請問，若是這輛車裝上什麼貨物，比方鹽或是鐵條，那時候得用多少匹馬？」

「是的，——沉靜地坐在車轅上面的哥薩克人說：——那時候得用許多

匹馬。」

在這次圓滿的答覆以後，哥薩克人以為這一路可以緘默了。哲學生亟亟地打算詳細知道這武官是何等樣人，什麼性質，自從他的女兒回家奄奄待斃，並且現在還關係到他本身上來，此後對於他的女兒有什麼新聞；他家裏現在情狀如何。他便轉向他們過去動問，但是哥薩克人們一定也是哲學家，因為他們都緘默不答，銜着煙袋仰臥在口袋上面。

其中只有一個轉向坐在車轅上那人囑咐道：

「你想着，倭歪爾克，你這老東西，若是走到楚拉羅夫司基街上的酒館那裏，可不要忘記停住，若是誰睡着了，別忘記喚醒我們。」

以後他便鼾睡去了。可是這一番囑咐的話，完全是沒有用，因為這輛大車方走近了楚拉羅夫司基街上的酒館，大家全一致的喊道：『站住！』就是

倭歪爾克的馬匹也是馴熟的，他們每逢遇到酒館自己便停在前面。

雖然是暑熱的七月天，大家全由車裏走出來，往那間污穢而低小的屋裏去，賣酒家從那裏歡歡喜喜地跑出來迎接這些舊相識。主人在衣襟底下拿着些豬腸子，把他放在棹子上，卻不顧猶太聖經所禁的了。大家環繞棹子坐定；泥製的酒杯擺在客人的前面。哲學生霍瑪也加入這筵會之內。因為小俄羅斯人的風俗凡在宴飲以後必定要接吻或是哭泣，所以轉瞬之間屋裏便滿了接吻的聲音。『喂，司皮利，咱們接個吻吧！』——『這裏來，達羅士，我抱你一抱！』

一個比別人都年老的哥薩克人，蒼白的鬚鬚，把手支在頰下邊悲慟地哽咽起來，因為他也沒有父親也沒有母親，只是孤單一人留在世上。又有很達理的人不住地勸慰他道：

『不要哭了，住了吧，不要笑了！你有什麼法子呢？上天自有分曉。』
有一個名叫達羅士的異常地好奇，向哲學生霍瑪走過來，不住地問他道：

『我想打聽，你們學校裏學些什麼，就是牧師在教堂裏念的那些東西嗎，還是別的呢？』

『別問啦！——那個達理的人慢慢地說道——應該用什麼人家都知道，用不着你管。』

『我想打聽打聽——達羅士說：——在那書裏寫的是什麼，也許和聖經完全不一樣呢。』

『唉，我的老天爺，我的老天爺！——這個禮貌的先生說道——你還說這話呢？那全是上天的事情。老天爺既然如此賞給了，那個便不能變更

的。」

『我打算都知道，不管寫的是什麼。我也入學去，我也去。你想我學不會嗎？——我全學的會，全學的會！』

『哦，我的天爺！我的天爺！……』——那個勸慰人說着把頭放在棹上，因為他簡直沒有力量把他挺在肩上了。其餘的哥薩克人都去談論主人，並且談論在天上爲什麼會有月亮照耀。

哲學生霍瑪看見這種情形，便決定乘此機會逃走。他先轉向那個頹白的，憂愁沒有父母的哥薩克人說道：

『你哭什麼，老頭兒！我也是孤兒啊！弟兄們，把我放了罷！我與你們有什麼用處呢？』

『放他去吧！——有些人喊叫：——他也是個孤兒！他願往那裏去，便

放他去吧。」

「哦，我的天爺！我的天爺！——那個勸慰的人從棹上抬起頭來：——放了他吧，由他自己去吧！」

於是哥薩克人打算把他帶領出去，但是那個顯著自己好奇的人攔住說道：

「不要動：我打算和他商議商議學校的事情；我自己入學去……」

然而這次逃走未必能成功，因為哲學生方想從棹旁站起來的時候，他兩隻腿麻的像木頭一般，並且在屋裏顯着千門萬戶，他難以尋出一個走路來。

只是到了晚間這一夥人才想起來應當起程上路了。他們飛上車去，伸了懶腰，趕着馬車，唱着曲子，那個詞調和用意未必有人聽得來。繞過了多半的路程，常常地走錯了慣熟的途徑，後來他們從一個漫山坡上跑到山谷裏面，

並且哲學生看見那邊長遠的柵欄和籬笆牆兒，在裏邊有些短樹和露出牆外的屋頂。這是一個大村莊屬於武官的。已經早過半夜了；天空是黑暗的，有些小星辰在一邊閃灼着。無論在那家也看不見一點燈火。他們隨着犬吠的聲音進到院裏來。兩邊隱隱地都是些遮蓋稻草的棚子和房舍；有一所房舍正坐落在院子中間迎對着大門，比別的都大些，大概是武官的住所。馬車停止在草棚前面，乘客們便困睡去了。但是哲學生打算參觀宅第的表面，但是他睜着眼睛，什麼也看不清楚：房子像是一個狗熊；烟囪作成了校長的狀態。哲學生擺搖了手便去睡了。

哲學生睡醒了的時候，房裏全嘈雜起來：這夜間小姐死去了。僕役們前前後後地奔馳；有些老太太們哭泣；一羣好事的人隔着木板牆往院裏看，好像是能看見什麼是的，哲學生得了空閒便去看那些夜間沒有看清楚的地方。

這所宅院是低小不大的建築，却似小俄羅斯古代平常的建設；上面遮蓋着稻草；尖高的屋脊開着一扇窗戶，好像向上仰視的眼睛，滿抹着藍黃色的花卉和紅月牙兒；他是建設在橡木柱子上面，上半截是圓形的，底下是六棱的，還有精細的彫刻。在屋脊下面有一個小臺階，上面在兩旁放着些梯子。在屋舍旁邊都是廊簷也有那樣的柱子。高大的梨樹帶有小塔式的樹頂和簌簌作響的葉子，遮在房舍前面。有些倉廩作爲兩行排立在院子中間，成了一條寬街，直通到房子前面。在倉房後面靠近大門，有兩個三角形的地窖正相對着，都遮蓋着稻草。他們的三角牆上開着一個小門兒，並且抹着各樣的圖畫。在一個牆上畫着一個人坐在酒桶上面，舉着一個酒杯，上面寫着：『一飲而盡！』在那個牆上畫着扁壺，酒觥，在旁邊爲是美觀畫着一匹馬，四蹄朝上，還有號筒，角鼓，上面寫着：『酒乃天然之娛樂！』在這一間暗樓子

上從天窻裏露出來鼓和銅喇叭。在旁邊放着兩尊砲。足可表現出來這位主人生平喜愛遊娛，並且家裏必定常滿了宴會的喧嘩。在門外還有兩扇風磨。房後面是些園圃，隔着樹梢可以看見黑暗的烟囪帽兒隱在綠色屋頂上面。所有這個莊院是坐落在寬大的和平坦的山腰上。從北面蜿蜒着一座漫山坡，山脚直伸到莊院這裏來。從下面看着這座山更顯着壁立，並且在他的高山頂上長着些歪斜的荒草，在清亮的天空顯出了黑黯的顏色，光裸的，泥土的形景發出了憂鬱的感覺；上下都被雨水衝成陷溝和水坑了。在漫直的山坡上露出來兩間屋宇；在一間上面下垂着一株蘋果樹的枝葉，在樹根下面圍着些小蕁麻和乾土。被風搖下來的蘋果全滾入莊院裏面。從山頂上蜿蜒着一條烏道經過莊院直通到村舍裏面。哲學生看清了這險峻的山崖，並且想起了昨天的乘行的時候，他便決信或是主人這裏的馬非常靈敏，或是哥薩克們特別強壯，

他們醉眼朦朧，而馬沒有四脚朝天連貨帶車滾了下去。哲學生立在院裏高處，並且他轉過身來向對面看時，給他又獻出另一種風景。村舍隨着山坡直伸到平川，一望無垠的草野遠遠地鋪起；清亮的綠草在遠處發暗起來，成行的村莊雖然距離很遠，差不多有二十里左右，也遠遠地顯出青色來了。草野的右邊蜿蜒了亂山，隱隱只見有一縷長線，那邊得涅甫爾江也發黑暗了。哲學生說道：

「嘿，優美的地方！若是在這裏居住，可以在得涅甫爾江畔和池塘邊釣些魚兒，帶着網和槍射取些禽鳥兒！並且我想在這草地裏少不了野果子。果子可以把他晒乾了，運到城裏去賣或是更好把他榨成酒，因為是用果子做的酒是甘美無比的。可是還要想一想怎麼樣從這裏逃走。」他看好了籬笆牆後面的道路，完全遮滿了荒草；不由得他邁開了腿，打算往前面遊逛一番，然

後悄悄地穿過房屋，再往田地裏跑去，忽然他覺得在肩膀上放下一隻很強練的手。在他身後站定了那個悼惜父母死亡連自己孤獨的哥哥薩克人。他說道：

「哲學生先生，你白想從村莊裏跑出去！這不是那個所在，隨便可以跑；這道路步行人是出不去的；最好到老爺那裏去吧，他早就在那屋裏等候你呢。」

「咱們走啊！這沒有什麼……我非常贊成，」——哲學生說着便跟隨哥哥薩克人去了。

武官已經是老邁了，滿面蒼白的鬍鬚和悶悶不樂的樣子，坐在屋裏桌子前面用兩隻手支着腦袋。他有五十歲左右；但是臉上深刻的憂苦和黃瘦的顏色顯出他的心靈忽然一時被損壞了，並且向時的歡娛和熱鬧的生活永遠地消

滅了。霍瑪同着老哥薩克人進去的時候，抬起一隻手來，向深深鞠躬的兩個人點了點頭。霍瑪和老哥薩克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門旁。武官不和藹也不嚴厲地說道：

「這一位先生，你是誰，從那裏來的，作什麼職業？」

「我是哲學班的學生，霍瑪·布魯特。」

「你的父親是誰？」

「我不曉得，大人。」

「那麼你的母親呢？」

「母親我也不曉得。老實地說，自然是有母親；可是她是誰，那裏的人，生在何年，——我的老爺，我實在不曉得。」老翁緘默了，沉思了一會又說道：

『你同我的女兒怎麼認識的呢？』

『我不認識，大人，我不認識！我自從生長在世後，向來和小姐沒有過來往。請告訴他們不要說這些沒有道德的話。』

『那末她怎麼不指定別人，單獨指定你念經呢？』哲學生聳了肩頭答道：

『這個事情實在是難說。一定是這麼回事情，老爺們打算怎樣就怎樣，多有才學的人都不能去分辯；俗語兒說得好：老爺的嘴，奴才的腿，一點不錯。』

『哲學生，你不是扯謊麼？』

『我若是扯謊，叫雷把我擊死在這地方！』

她若是多活一分鐘，——武官悽慘地說：——我便全知道了。她只

說：「不要令別人給我誦經，爹爹，趕快派人到克耶夫城裏的學校裏，把學生霍瑪·布魯特載了來；令他三天祈禱我這罪惡的魂靈。他全知道……」可是知道什麼，我也沒有聽見：她只能說了這幾句便死了。你自己的高尚道德和慈善事業，一定是很著名的，她也許是聽說過你了。」哲學生驚異地說道：「誰？我？——道德高尚？——他說着兩隻眼直往武官身上注射：——我的老爺！您這是什麼話？我——簡直說一句粗話吧，——聖誕的前一夜還到麵包房的女人那裏去來着呢。」

「喂……對了，指派的不錯。你從今天便着手辦理吧。」

「我非常感激您的盛意……這件事固然是凡懂得聖經的人都能勝任……可是這裏最好須用神父，至不濟也得一個牧師。他們都是有經驗的人，並且知道什麼事應當怎麼辦；那麼我……並且我的嗓音也不是那樣，我自己也不

曉得是怎麼回事。我，一點用處也沒有。」

『那末就隨你便吧，不過我既然受了女兒的付託，我就那樣辦，沒有什麼憐惜，你若是從今天照例給她祈禱三夜呢，我便重謝你；不然——就是魔王也不能令他違悖我的。』

最後的這幾句話武官說的那們強硬，哲學生也就明白他的意思了。武官說道：

『隨我來吧。』

他們走出廊簷下面。武官把對面的屋門拉開了。哲學生站在簷前湊了鼻涕，便戰戰兢兢地邁進了門坎。

地板上滿鋪着紅氍毹。屋子犄角在神像底下，一張高桌子上停放着死尸，蓋着紅絨的衾單；金色的穗子下垂着直到地上。高大的蠟燭放在左右，放出

悽慘的，在白晝失散的光輝。死尸的面龐被悲哀的父親遮住了，他坐在她的面前，把脊背向着門口。哲學生聽他說的非常令人驚異。

「我的可疼的女孩子，我不是痛傷你在中年夭折，不能壽終，給我留下無限的苦惱，我的女兒，我痛傷我不知道誰是我的殘忍的讎敵，把你置之於死。我若是曉得誰侮辱了你，或是誰對你說了些不中聽的話，他若是像我一般的沒有爹沒有娘的老頭子，我誓不令他再見他的子女，若是青年人，我把他的肉扔出去喂田野的鳥獸呵！我的女兒，在我心裏的苦惱是憂悶地過這半老殘年，用衣襟擦我的老眼流出的淚珠兒，却令我的讎人歡樂，暗地裏笑我這衰弱的老翁。」

他停止了，因為這難過的苦惱，眼淚却泉湧似的流出來。哲學生被這不可勸慰的悲傷所感動；他咳嗽了一聲，發出了憂悶的歎息，爲是如此可以清

一清自己的聲音。

武官轉過來，指給他一個地方在死尸頭旁一張書檯前面，在上頭還放着一些書籍。哲學生想道：『我無論如何總須工作三夜，因此主人定可給我裝滿兩袋的金錢。』他走過來又嗽了一番，便誦將起來，並不注意兩旁，並且決定不看那死尸的面龐。屋裏非常寂靜了。他看見武官走出去了。他慢慢地扭回頭來去看那尸身，並且……

他週身顫抖起來：在他面前躺着一個美人，和以先在地上那個一樣。那副容貌好像從來就沒有這們適合美麗的。她躺在那裏像活的一樣：頭額是妍秀的，嫩白的臉和雪和銀一般，好像是沉思着；眉毛——細勻的和柳葉一樣——嬌滴滴地挑在合閉的眼睛上面；但是睫毛又像箭桿似的倒在熱烈的臉上；櫻桃絲唇，妍然帶笑，喜氣蓬勃……但是這副面龐上邊他看見有些冷

人戰慄的地方。他覺得他的心靈忽然憂悶起來，好像在歡樂之中忽然唱了死亡的曲調一般。她的櫻桃小口往心裏似的湧動了血潮。忽然間在臉上發現了嚇人的樣子。『女妖精呵！』他嚇得變了嗓音喊叫出來，把眼睛轉過來，週身青白了，便去念起自己的禱文。這便是被他打死的那個女妖精！

夕陽將墜的時候，便把死尸移往教堂裏去了。哲學生用自己的一邊肩膀靠着那黑色的棺材，便覺着在肩膀上冰也似的涼。武官自己在前頭走，用手扶着棺材的右邊。村莊裏的教堂烏黑了，長滿了綠苔草，有三個尖圓的屋頂，淒涼的矗在村邊。可見在裏面早就不舉行什麼祈禱聖事了。在每個神像前面差不多都燃着蠟燭。把棺材放在中間正迎對着祭壇。老武官又看了一看死尸，便曲着腰和抬槓夫一齊走出來，令給學生預備晚飯，並且飯後把他引到教堂裏去。抬棺材的人們走進廚房都把兩隻手放在爐子旁邊，小俄羅斯人

看見死人的時候，平常都是這樣作的。

此時哲學生覺得饑餓了，便暫且把死人忘却一邊。不久僕役們慢慢地都向廚房走來。這武官的廚房好像俱樂部一般，是凡在莊院裏居住的都往那裏去，就連狗也在其內，也搖着尾巴走到門旁吃些骨頭和泔水。是凡被派往那裏去的人，他永遠先跑到廚房裏，爲的是在橈子上休息片刻，並且吃一吃烟。所有這些莊院裏的僕役們，都穿着哥薩克的外套，差不多整天的在那裏躺着，有在橈子上的，有在橈子下邊的。有在爐臺上面的——總而言之找一個能躺臥的地方就行。因此他們時常把帽子或是趕狗的鞭子和別的物件忘在廚房裏面。但是人數最多的時候便是晚膳，那時候牧馬的把馬趕入羣裏，牧牛的把牛引來擠了奶，和那些整天見不着的人們都聚來了。在用晚餐的時候大家都咳嗽不休的講說。他們時常的閒談，不過說誰作了些新衣裳，在地裏

面都有什麼東西，誰看見過狼。那裏有許多牙齒伶俐善於辭令的人，並且這種人在小俄羅斯人中也在不少。

哲學生同大衆團團地坐在廚房門坎的前面露天地裏。一個不大的工夫老媽子戴着一頂紅帽兒從門裏走出來，手裏端着一碗熱餛飩，便放在大家的面前。每人都從自己的衣袋裏掏出一個木頭杓兒來：別人沒有的取了木頭杓兒。大家的嘴嚼動的方覺得慢些，虎狼一般的饑餓纔安慰下去，有許多人便談起話來。這一次的談話自然是要說一說死人的事情。一個年少的犬奴，坐在自己的皮煙袋荷包上面，身上許多的鈕扣和銅花兒，好像一個雜貨舖的小夥計，他說道：

「這個不曉得確不確，說是小姐不是那麼死的，是被鬼迷住了？」

「誰？小姐嗎？——和哲學生以先就相識的那個達羅士說道——她簡直

是個妖精！我敢說她一定是！」

「得啦，得啦，達羅士，——在道路上善於安慰那個人說：——咱們管不着這事，由她去吧！這個沒什麼可說的。」

但是達羅士並不是那樣鎮靜的人；方才他同管鑰匙的一同下到地窖裏，在那裏喝了兩三碗酒所以出來非常喜歡，不住的狂談。他說道：

「你要作什麼？不讓我出聲？她還在我身上騎過呢！」帶着許多鈕扣的
犬奴說道：

「怎麼樣，老兄！有什麼記號可以知道她是妖精呢？」達羅士答道：

「不行。無論怎麼也知道不了；就是把經咒都念了，也不能知道的。」

那勸慰的人說道：

「達羅士，可以，可以！你不要這麼說，上天每一個人都給一個特別的

標示，是不錯的；據懂得科學的人們說，妖精後面有一個小尾巴。」蒼白的老哥薩克人冷淡的說道：

「凡是老媽子老了的時侯，便是妖精。」

「哼；你們好，——老媽子說着正往碗裏倒新鮮的餛飩呢：——這羣可惡的東西！」

名叫雅夫突綽號叫闖夫屯的老哥薩克，面帶笑容，覺得他這些話把老媽子得罪的不淺；但是牧牲畜的扯開了嗓子大笑，好像兩個牡牛厮打，一齊狂叫出來。這番談話把哲學生的心意和好奇心擊動了，他打算詳細的探聽武官的女兒的事情，所以想要提起前題，便向蒼白的老者問道：

「我想問一問，爲什麼大家吃着晚飯，都把小姐當作妖精呢？怎麼，莫非她禍害過別人或是迷惑過誰嗎？」

『全有過！——座中有一個人回答，她那一張平臉，好像錘子一樣。誰不記得犬奴米克特那件事情和那個……』哲學生問道：

『犬奴米克特是怎麼回事呢？』達羅士說道：

『你等一等！我給你說米克特這回事。』牧馬的答道：

『我述說米克特這回事吧，他還是我的乾爹呢。』司皮立說道：

『我述說米克特這回事吧。』大家都喊道：

『讓司皮立說吧！』司皮立便述說起來：

『霍瑪先生，你不曉得米克特。嘿，好一個難得的人！他把每一條狗都認識的非常清楚和自己的父親一樣。現在的狗奴米崗拉是什麼東西，一點用處沒有。雖然這些事他都懂得，若是和他比較起來——簡直是廢物。』達羅士點頭贊成着說道：『你說的不錯，很好。』司皮立繼續說道：

「他能看見兔子比烟從鼻孔裏冒出來還快。有時喚狗去追，自己騎着馬也飛快的趕去，說不定是誰趕過誰去：還是他趕過狗，或是狗趕過他去。他並且能豪飲。是一個有本領的人！不過近來他不住地和小姐調情。他和她實在是投緣還是她迷惑住他了呢？不過這人沒有了，完全受蠱惑了，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咳！難說。」達羅士說道：「好啊。」

「有時候小姐方一看他，韁繩便從手裏掉下來，狗也喚不出來了，跌絆着不曉得要做什麼。有一天小姐走到他馬棚裏，他正在那裏刷馬呢。她說道：『喂，米克特，過來我把腿放在你身上。』他這個人真糊塗，還很喜歡這個呢；他說：不必只是腿，你自己騎在我身上吧。小姐便把腿抬起來並且他看見她這赤露和白胖的腿，他說，這種妖邪便把他迷眩住了。他這蠢人灣了腰，把手抓住了她的兩隻赤露的腿，滿田地裏顛跑起來，像馬一般，可是

他們往那裏跑了去，他沒能說出，只是半死的回來了。並且從此以後瘦的似柴棒是的。後來有人到馬棚裏，看見沒有他只是一堆燃灰和一個空桶；可見是完全燒化了。但是這種犬奴在世界上真是找不出來。」

司皮立述說完了的時候，四圍都評論起來犬奴這個人。達羅士向蠶瑪說道：

「你沒有聽見士普亦哈那件事嗎？」

「沒有。」

「嘿，嘿，嘿！你們學校裏可見學的不十分靈通。噫，你聽着！在我們這村莊裏有一個哥薩克人叫士普屯，——真是個好人！有時候他喜歡偷摸些東西自己却不用他，但是……一個好人。他住家離此地不遠。也就在現在咱們坐着吃飯的這個時候，士普屯和他的妻用過晚飯便去安憩去了，因為天氣

非常好，他的妻士普赤哈躺在院裏，士普屯在屋裏凳子上；不是，士普赤哈在屋裏凳子上，士普屯在院裏。」那個老媽子立在門旁用手托着腮頰接着說道：「也不是在凳子上，士普赤哈是在地下躺着來哩。」

達羅士看了看她，又看了底下，以後又看了他，呆了一會兒說道：

「我若是當着大衆侮辱了你，那就不好了。」

這種警戒真見效驗了。老媽子只是緘默着，連一次也不敢打斷了談話。

達羅士繼續說道：

「在屋中間懸掛的搖車裏面放着一個週年的嬰孩，不知道是姑娘還是男孩。士普赤哈躺下了，以後她忽然間聽見門外邊狗汪汪地亂叫起來。她吓了一跳，因為婦人家那樣蠢笨的人，以致晚間從門縫裏把舌頭伸進去，就便能駭得魂飛天外。但是她想：「我去打那可惡的狗，也許就不咬了。」就拾

起燒火棍子來去開屋門。她還沒有把門完全開開呢，那條狗便從她的腿底下鑽進來了——直衝孩子的搖車奔了去。士普亦哈看見這不是一條狗，是小姐；若是小姐還是她平常認識的那個樣子，——這還不大多要緊；但是週身都是藍色，兩隻眼睛紅的像火球一般，她抓起孩子來把脖子咬斷了便吸起血來。士普亦哈只是喊道：『嚶喲。了不得啦！』她看見屋門全關上了；她便藏在門後邊；蠢笨的婦人坐在那裏顫抖；後來看見小姐向她走過去奔到身上便咬。士普亦哈早晨才把自己的妻扯了出來，週身都被咬傷變成了藍色；第二天這蠢笨的婦人便死去了。你看什麼事都有！別看是富人家的女兒，要是妖精的時候總是妖精。』

達羅士說完了便自矜地看了看，用手指頭挖那煙袋，爲的是裝烟。每個都按着次序述說了一回。有說是妖精變了一束稻草走到別人的門前；在某處

偷去了人家的帽子和煙袋；有許多女子髮辮被她割去了；在某處他喝了幾杯入血。到末了他們覺得說得太過時了，因為在院裏已經黑暗了。大家便散回宿所裏去，有的是在廚房裏，或是在草棚裏，或是在院子中間。蒼白的老哥薩克轉向哲學生說道：『喂，霍瑪先生，咱們應該到教堂裏去了！』於是四個人司皮立和達羅士也在其內，向教堂走去，拿着鞭子抽打那些狗，這狗在街上非常之多，他們都恨恨地叨着他們的鞭桿亂咬。哲學生將走到教堂前面，雖然是喝了杯酒可以壯膽，究竟還覺着膽怯。想起他方才聽見他們所說的故事更覺害怕起來。在木板牆和樹底下還不很昏暗，地點看得清楚的多。他們便進了敗落的教堂小院落裏來，在裏面連樹也沒有，只是鋪着一片空地和滿了黑暗的草野。三個哥薩克和霍瑪一齊走上階台進了教堂，他們把哲學生留在這裏，祝他吉利地盡了自己的責任，遵着老爺的吩咐，給他把門

銷上了。

哲學生剩下一個人，先打了呵欠，以後伸了懶腰，後來搓了兩隻手便週圍觀看。在中間停着一口黑色的棺材；蠟燭在神像前而燃着。她們的光輝只是照耀着佛像並且微微地照着教堂中間；其餘屋角都是黑暗的。高大的老佛像顯出頹敗的樣子；他的透澈的雕刻上面塗着金色，還放些光亮的火星；有些地方還有點金色，別的地方完全黑暗了；神像也昏暗的看着，哲學生又週圍看了一次。他說道：『這有什麼？怕的是什麼？別人不能到這裏來，若是死尸作祟，我這裏有咒語，我一念她運動也不敢動我。不要緊！念吧。』他搖着手重復地說。走到桌旁看見有幾捆蠟燭。哲學生想道：『這倒不錯，應當把教堂照得白晝一般。唉，可惜在教堂裏不能抽煙。』

他便把蠟燭放在各屋邊，書檯上和神像前面，一點也不痛惜，不久教堂

裏就充滿光亮了。只是在上面更覺昏暗了，黑暗的神像從那老舊雕刻的，僅有些地方發出點金色光的框子裏，陰悶地看着。他走近棺材前面，戰怯地去看那死尸的面龐，那種驚異而光彩的美麗，真能令人嘆惜傾慕不置！他轉過身去打算走開，但是因為那種異怪的好奇心和自己天生奇怪的，不能制止的感覺，尤其是在驚恐的時候，難過的感覺，他不能忍耐了，便走去不看她，以後心裏感過了驚悸，又看了一次。其實死尸的臉上雖然秀美究竟顯出可怕的樣子。也許她若是生得醜陋些也就不顯得這樣可怕了。但是在她的面容上，一點沒有淒慘的痛楚和死的神氣；是同活的一樣，哲學生顯着好像她用合閉的眼睛看他似的。他又顯着從她的右眼睫毛底下滾出眼淚來，到流至腮上的時候，他才看清這原來是一滴血。

他急速地走回桌旁，打開了書本，便高聲朗誦起來，想壯起自己的膽

量。他的嗓音擊動了教堂的木板牆，這些牆許久寂靜和荒涼了；他的粗嗓音散漫在寂靜的空間，沒有一點回聲，令讀者很是寂寞的。他自己想道：『有什麼可怕的？她決不能從棺材裏起來，因為她怕上帝的經典，由她躺着去吧！我若是害怕的時候算得什麼哥薩克人呢？喂，我喝酒喝得多了，——所以才顯着可怕。聞一點煙吧。嘿，好烟！好烟啊！』他一篇一篇地翻着書念，並且斜着眼睛看那棺材，自己不由地好像有人悄聲說道：『你看，看，站起來啦！你看，起來了。從棺材裏往外看呢！』

但是非常地鎮靜：棺材也沒有動顫地停在那裏；蠟燭泉溪似的發出光亮來。被照耀的教堂夜裏停着死尸並且渺無人影，何等的嚇人啊！

他又放高了嗓音用各種聲音念誦，爲的是抑制住心裏的懼怕，但是過一會兒便看一看棺材，好像不由的自己問自己：『怎樣，若是她起來呢，若是

她站起來呢？」

但是棺材動也不動。連一點聲音，就是什麼生物，在屋角裏的蟋蟀鳴叫的聲音都沒有！只是聽見遠處臘燭爆開的微聲，和滴滴的臘油輕輕落在地板上的聲音。

「喂，若是她站起來呢。」她把老袋抬起來了……

他驚異去看並且揉了揉眼睛，她實在不是躺着了，但是坐在自己的棺材裏面。他趕緊把眼睛轉過來又戰慄地去看那棺材。她站起來了……閉着眼睛在教堂裏行走，張着手彷彿要捉誰似的。她直向他走過來。霍瑪驚嚇的在身旁畫了一個圈兒；便加力的誦讀禱文，並且念那一身遇見許多妖怪和鬼魔的和尙教會的符咒。

她差不多就站在圈兒外邊；可以看他出沒有力量邁步進來，週身都發出

青色了，好像已經死亡了若干日的人一般。霍瑪再也沒有膽量看她了：她實在是可怕。她把上下的牙齒擊敲，睜開了自己的死眼睛，但是什麼也看不見，她的抽動的面龐顯出顛狂的樣子向別處走去，張開兩隻手去抓那柱子和屋角，努着力去捉霍瑪。後來她站住了，用手指頭指了一指，便去躺在棺材裏面。

哲學生還沒能甦醒過來，又戰戰兢兢地去看那妖怪的棺材。不一時忽然棺材從原處騰起颼颼地在教堂裏飛旋起來，把空氣向各方分開。哲學生看他差不多就在腦袋上面，同時他還看出他不能侵入他所畫的圈兒，便更用力的念起自己的符咒。棺材落在教堂中間便不動了。死尸便又從裏面起來都是藍色，又發綠色……但是在那時候遠遠地聽見雞鳴了；死尸便躺入棺材裏，砰的一聲棺材蓋上了。

哲學生的心突突地跳動，汗珠雨點似的滾下；但是他被雞鳴的聲音壯起膽來，把應念完的那些頁迅速地念完了。清晨牧師和代管理教堂事務的蒼白的雅夫突前來更換他。哲學生走回宿所許久沒能睡着；但是終於覺得非常憊困一直睡到晌午。他睡醒了的時候，所有夜間的事情好像夢寐一般。大家給他一杯燒酒補助體力。到了吃午飯的時候才恢復過來，插入談話，差不多吃了一箇小豬；但是他對於教堂裏的事情並沒有決定說出，他只是回答好事人的問話：『是的；很有些奇怪的事情。』

哲學生也是那一種人，若是把他喂飽了，他心裏便發出仁愛來了。他躺在那裏嘴內銜着烟袋，用兩隻喜笑的眼睛看着大家，並且不住地往旁邊啣唾沫。午飯以後哲學生完全的健安了。他把村莊繞了一遍，差不多都看過了，並且從兩家屋裏把他趕出來了；一個秀美的女子揪住他，用木楸在背脊上飽

打了一頓，因為他那時候打算要摸一摸她的汗衫和褲子是用什麼材料做的。但是時候逾近晚晌，哲學生越顯着沉思的樣子。在晚餐以前所有的僕役們差不多都聚在一齊賭耍，沒有球兒只用些長棒，誰若是把誰贏了便可以騎在誰的身上乘行。這個玩耍看着非常有趣味的：時時胖似圓餅一般的牧馬人爬在瘦小枯乾的牧牛人的身上去。又一次牧馬人也曲下脊背，達羅士跳在身上說道。『好一隻肥牛！』

在廚房門坎前面那裏坐着的，都是些老實點的人。他們抽着烟非常莊嚴地看着，還有時候孩子們笑那牧馬人和司皮立所說的好巧的話。霍瑪自己勉強加入這個玩耍，頭腦裏總覺着陰悶刺激。到晚上無論他怎樣寬慰自己，但是他心裏的驚悸同天上的黑暗一齊增長起來。相識的頰白的哥薩克向達羅士站起來向他說道：『喂，先生，咱們應該走啦！走作工去吧。』他們又照樣

把哲學生帶到教堂裏去；又把他一人放在那裏給他鎖上門了。他才剩下一個人，便覺着恐慌起來。他又看見了黑暗的神像，光亮的邊框，黑色棺材，不動地立在寂靜的教堂中間。他說道：『這有什麼？現在我也沒有遇見怪物。只是頭一次可怕。只是頭一次有些嚇人，但是這裏已經不可怕了，現在簡直就不嚇人了。』

他急速地站在書檯前面，在身旁畫了一個圈兒，念了符咒，便高聲朗誦起來，決定不把自己的眼神離開書上，也不去注意別的事情。他已經讀了一點多鐘的工夫，有些勞累和咳嗽起來；他從衣袋裏掏出烟壺兒來，他未曾把烟放在鼻子上，便戰慄的去看那棺材。他心裏便恐慌起來：死尸立在他的面前圈兒外邊，把兩隻綠色的死眼往他身上注射。哲學生哆嗦着，覺着週身冰冷起來。他把眼睛垂下往書上看，便高聲念那禱文和咒語，並且又聽見死尸

敲着牙齒搖着手，想要抓他。但是他輕輕地斜着一隻眼，看見死尸不在他站立的地方去捉他，可見她是看不見他了。她嘟嘟囔囔地由死的嘴唇中念出些嚇人的言語；在嘴唇上作響好似脂油的沸騰一般。究竟她說的是什麼，他不能說出，但是裏面卻含着非常的可怕。哲學生恐慌之中明白她也念起咒語來了。

霎時間風刮進教堂裏，聽見些翅膀飛翔的聲音。他聽見那些翅膀擊打了教堂窗櫺和鐵邊框，爪子在鐵上亂抓的聲音，門上也有很大的力量霹靂地響了，像是要折斷了一般。在這時候他的心裏更加倍地跳起來；迷縫着眼睛，不住地念那咒語和禱文。不大會兒忽然遠遠地叫喚了：這便是雞鳴的聲音。疲憊的哲學生停住了，長長地嘆吁了一聲。進去替換的人們看見他半死的樣子；他把脊背靠在牆上，瞪着眼睛不動的看着進來的人們。他們把他拉了

出來，扶了一路。走進了莊院，他顫抖了並且令給他端一杯燒酒來。他喝過了酒，撫着自己的頭髮說道：『在這一生什麼事都遇得見！發生這些驚恐，嘿……』哲學生便搖着手。圍着他站立的人們聽了這話都低下頭去了。那個小孩子，所有僕役們都用他代替自己打掃馬棚或是取水的，——就連這個貧苦的小孩子也把嘴張開了。在這時候走過一個中年的婦人，穿着瘦緊的衣服，顯出她那圓硬的腰來，這是女幫廚的，非常的風流，永遠把自己帽子上假些什麼物件；或是一塊縉子，或是一朵丁香花；若是沒有別的物件的時候或者就弄上一塊布。

『霍瑪，你好哇！她看見了哲學生便說：——噯呀，噯呀，噯呀！你怎麼啦？』她拍着兩隻手喊嚷。哲學生說道：

『什麼事情？你這老婆子？』

『哎喲，我的老天爺！你的頭髮都白了！』司皮立仔細的看了看他說道：

『嘿，嘿！她說的不錯！你蒼白了，好像咱們的老雅夫突一樣了！』

哲學生聽了這些話趕緊跑進廚房裏，看見牆上釘着一塊被蒼蠅污穢了的鏡子，在前面插着各樣的花卉爲是表示妖僧的梳粧的意思。他驚恐的看見他們所說的話實在不虛，半邊的頭髮真是頹白了。霍瑪·布魯特仰首凝思。後來他說道：『我到主人那裏去，我給他述說一遍，並且聲明不能再念了。請他送我回克耶夫城去吧。』他這樣尋思着便動身往主人的院裏走去。

武官差不多動也不動坐在自己的屋裏。他以前看見他的那種愁苦，到現在還在上面罩着呢。不過兩頰比從前陷凹的多了。可見他是飲食頓減，或者也許是他完全食不下咽了。這般苦楚所以令他木雕泥塑的鎮靜了。他看見手

真拿着帽子站在門旁的霍瑪便道：

「好哇！老兄，你的事情怎麼樣了？都吉利嗎？」

「吉利的很，吉利的很；這種妖怪出來的，真令人抓起帽子來撒腿就跑。」

「爲什麼呢？」

「老爺，您的女兒……老實地說，固然是貴冑之流，這個誰也不敢否認，不過不怕您惱怒——她的魂魄實在是利害……」

「女兒怎麼了？」

「她聚了來些個妖魔鬼怪。嚇得人什麼也念不下了。」

「念去吧！念去吧！她沒有枉叫你來：她憂慮自己的魂靈，打算用那麟文來懺悔罪惡。」

『老爺，隨您的便吧，我實在不能念了！』武官又安慰的嗓音說道：

『念去吧！念去吧！你只剩下一夜了；你多結一個善緣，我必定獎賞你的。』霍瑪決絕地說道：

『無論什麼獎賞……老爺，無論你自己怎樣打算，我決不再念了！』武官嚴厲地嗓音說道：

『哲學生，你聽我告訴你！我最不喜歡這種性情。你在學校裏可以這麼作，在我這裏不行；我這個人和校長不同。你曉得那皮鞭子的厲害嗎？』哲學生低聲說道：

『怎麼不曉得呢？皮鞭子人人都知道：是一件不好受的東西。』

『不錯。你還不知道我的僕人怎麼會抽打呢！——武官嚴厲地說着，站將起來並且他的臉顯出命令的樣子和凶暴的狀態，足可表示他那恣縱的性質

被苦惱暫時地纏繞了。——先打完了，以後噴上燒酒，回頭再打……去吧，去辦理自己的事務去吧！辦不好——便活不了，辦好了——一千塊金幣！」哲學生出去想道：「哼，哼！這都是嗜說！同他沒有什麼戲耍的。等着吧，等着吧，朋友；我撒開腿一跑，你帶着狗也追不上我。」

於是霍瑪決意逃跑了。他只是等候吃午飯的時候，那時候所有僕役人等都照例聚坐在草棚下稻草上面，張開了嘴，吞食的聲音亂響，一座莊院倒成了工廠一般。這個時候到了。就是雅夫突也迷縫着眼睛仰臥在太陽下邊。哲學生便戰慄地潛往後園，從那裏往田地裏跑，他看着方便的多，又容易看見。這個園子平時非常地荒野，可見最能成就各種秘密的事情。裏面只有一條遇有什麼要事所踐踏成的小路徑，其餘別的地方都茂密的長滿了櫻桃樹和草棵，向上仰着自己的帶刺兒的粉花包。藤蘿似網一般遮蓋了這雜色的樹

頂，組成了一個頂蓋直通到籬笆牆上，又從上面雜着些野鈴鐺花兒像蛇身似的蜿蜒下來。在那作爲園子疆界的籬笆牆後邊，是一片荒草，大概誰也沒有到那裏去看過，並且溪流撞在樹棵上面也飛起了散碎的水珠兒。

那時候哲學生打算越過籬笆牆，他的牙齒擊敲了，心裏突突地跳起來，他自己嚇了一驚。他的長衫的底襟拖在地上，好像是誰用釘子把他扎住是的。他越過籬笆牆的時候，覺得有些嗓音在他耳上說道：『往那裏去，往那裏去？』哲學生鑽進荒草便跑將起來，兩隻腳不住地跌絆在老樹根和樹棵子上面。他從荒草裏出來，看着應當跑過那塊田裏去，那邊茂密的荆棘黑暗起來，他以爲到那裏便不危險了，並且過去那個地方，他想必定可以看見往克耶夫城的道路了。田地他跑過去了，便來在茂密的荆棘裏面；他爬過荆棘，他的衣服就像上稅是一般，一塊一塊的掛在尖枳棘上面，於是來在一個小

山谷上面。柳樹枝條垂下有些地方差不多都到地上了。不大的泉源湧出，潔淨的好像銀水一般。哲學生第一件事便是躺臥和飲水，因為他覺着非常的乾渴。

「好水呀！——他擦着嘴唇說道——這裏可以歇一歇了！」

「不，最好往前跑吧：那就追不上了！」這幾句話忽然在他的耳旁說出。他一看——在他面前站定了雅夫突。哲學生心裏想道：「可惡的雅夫突！我抓着腿把你提了起來……拿木棒把你這可恨的腦袋和身子打碎了。」雅夫突說道：「你白繞這道路了，最好你應當挑選我走的這條路，一直經過馬棚。并且這件長衫也怪可惜的。呢料還很好。多少錢一尺買的？可是你遊逛的好久了：應該回去了。」

哲學生搔了腦袋，便跟着雅夫突走來，他想到：「現在這個女妖是和我

作上對了！其實我又怎麼樣呢？有什麼可怕的？莫非我不是哥薩克人嗎？我已經念了兩夜了，第三夜也必有天祐的。可見那個可惡的女妖作了不少的罪孽，那末衆神鬼也不能把她輕放過去。」

他只如此地凝思，一直走到莊院裏來，這些思想壯起自己的膽量來，便請求那藉着執掌鑰匙的先容得到主人地窖裏去的達羅士，拿出些酒來，並且兩個人坐在棚子底下暢飲起來，酒未半酣，哲學生忽然跳將起來喊道：「叫些奏樂的來！一定得叫些奏樂的來！」並且他還沒有等候奏樂的來，就奔到院子中間一塊寬敞的地方跳舞起來。他直跳了半晌，僕役們圍着觀看好像跳舞會一樣，以後便走去了一邊說着：「你看這個人跳了這麼大的工夫！」後來哲學生躺下睡去了，除非一桶冷水澆不醒地直睡到吃晚飯。用晚餐的時候他便談講什麼才算得哥薩克人，又說他生在世上應當毫無所懼。雅夫突說道：

『到時候了，咱們該走啦！』

『可惡的東西，欠把你舌頭割下去！——哲學生想着，後來站起來說道：——咱們走啊！』

走到路上哲學生不住地往週圍瞭望並且悄聲地和送行人談話。但是雅夫突緘默着；達羅士自己也不出聲。這夜非常的昏暗。狼羣在遠處長嗥，便是那犬吠的聲音也非常可怕。達羅士說：

『大概，好像是別的叫喚：這不是狼。』雅夫突不言語。哲學生也不想出話來說。

他們走進教堂，進入敗落的木板牆，可以表示出當地的田主不大關心上帝和自己的魂靈。雅夫突和達羅士照例退去，只剩下哲學生一個人。還都是那樣，還是森嚴的氣象。便站了少頃。那個凶女妖的棺材還是不動地在中間

放着。

『我不害怕，沒有什麼可怕的！』他說着照舊在身旁畫了一個圈兒，念起咒語來了。寂靜的異常可怕；蠟燭的光輝顛微地照滿了教堂裏面。哲學生翻了一頁又翻了一頁，他覺着所念的完全不是書上寫的。他驚恐地往身上畫了十字式便歌唱起來。這個略微壯些膽量；誦讀的超過了，書頁卻一篇一篇地翻過去。

忽然……在寂靜之間……砰的一聲棺材的鐵蓋響了，死尸又坐起來。他比頭一次還覺可怕。他的牙齒上下擊敲，嘴唇也抽動，念念有詞，念起咒來。在教堂裏起了旋風撞在神像上面，被擊破的窗戶上的玻璃從上面往下飛下來。門從鎖環上扯下來，凶大的怪物飛進教堂裏。翅膀的可怕的聲音和爪子攫抓的聲音充滿了教堂裏面。都飛翔着奔馳着各處尋找哲學生。

霍瑪嚇得魂不附體。他只是畫了十字式又念起禱文來。在這時候他聽見那些怪物圍着飛騰，幾乎沒有被他們的翅膀和尾巴尖兒給刮倒了。他沒有膽量再看他們；只是他看見牆上都立滿了巨大的怪物，散亂的頭髮好像樹棵子一樣；從頭髮網子底下瞪出來兩隻眼睛，眉毛略微地向上聳着。在他頭上空懸着一個東西好像大氣泡，長着千百個從中間伸出來的螫和蝎子的毒鉤；黑土整塊的在上面掛着。他們都看着他尋找，並且都不能看見他這被鬼怪環繞的人。死尸忽然開言道：『找維依去！去把維依請來！』

忽然在教堂裏寂靜了；遠遠地聽見狼嗥的聲音，不久便響了沉重的步履聲踏在教堂裏。他斜着眼睛去望，看見帶來一個粗大而寬爪的人。週身都是黑泥。他的手脚好像從土裏露出來的乾老而堅硬的樹根。他時時地往後倒仰笨重的行路。長眼皮下垂着直拖延到地上。霍瑪驚恐着看出他的臉像鐵一

般，他們攙扶着他。一直把他放在霍瑪站立的那個地方了。維依厲聲說道：『把眼皮給我抬起來：我看不見！』於是大眾都奔上前去把眼皮給他抬起來了。

『不要看他！』哲學生心裏只是這樣說。他忍耐不住了，便去一望。

『就是他！』維依厲了一聲便把鐵手指頭抓在他身上。所有那些個，一齊都向哲學生奔去。他躺在地上絕了氣息，魂魄早已嚇得飛出竅外了。

雞報曉了。這是第二次鳴叫：第一次鬼魔們沒有聽見。驚嚇得鬼怪亂鑽亂奔，有碰在窗戶上的，有撞在門上的，爲是急速地飛出去；但是不成：他們都留在那裏，粘結在門窗上面了。

牧師進來站在那裏看見神聖的教堂弄到這步傾敗的田地，便不敢在此處祈禱了。於是這個教堂帶着被粘結在門窗上的妖怪永久的扔在那裏，週圍長

滿一樹林，樹根，荒草，野荊棘，現在誰也尋不出往那裏去的路徑了。

這件事傳聞到克耶夫城的時候，神學生哈立瓦聽見哲學生霍瑪這樣的命運，便凝思了半晌。在這幾時的工夫他的事業已大變更了。他也享了福分：自從學校裏畢業之後，便令他當了最高鐘台上的鳴鐘者，並且永遠差不多鼻子上總帶着傷痕，因為那個往鐘台上去的木頭梯子建築的太散漫。

『你聽見霍瑪怎麼死的了麼？』齊別立·郭羅別次向他走過去說，現在他已經是哲學班的學生，並且長出新鮮的鬍鬚來了。哈立瓦說道：

『唉，他命該如此呵。咱們到酒館裏去追悼他的亡魂去吧！』

年少的哲學生是個剛毅的人，他於是便享用起來自己的吸烟飲酒的權利，以致他身上的褲子，長衫就連帽子都發出烟酒的氣味，當時他便應許了。

癡駝的酒主人把大杯酒放在他們的面前，那時鳴鐘者哈立瓦說道：

『霍瑪是有本領的人！是個有名望的人！但是無原無故地死去了！』

『我曉得他因爲什麼死的：因爲他害怕來着。他若是不害怕，女妖一點也不敢同他怎樣。只是應該畫個十字式，向她的尾巴上啐一口唾沫，她便無法可施了。我全知道這事情。就是在克耶夫城裏，在市鎮上坐着的婦人們，那都是女妖。』鳴鐘者便點了頭表示承認。但是他覺得舌頭醉的不能說出一語，他從容的從桌旁站起來，東倒西歪的走到遠處藏匿在荒草裏面了，並且還不忘舊日的毛病，把店舖裏扔放的破皮靴的後掌兒偷了去。

鼻子

一

三月廿五日聖彼得堡發生了極其奇異的一件事情。住在倭尼先大街的理髮匠依曼·雅闊夫列維赤（他的姓氏已經喪失了，就是在他的匾額上，——上面只畫着一個人帶着胰皂擦洗的頰，並且寫道：『整容理髮，』——再也沒有揭示出別的來），醒得很早，嗅着了熱麵包的氣味，他略微在床上欠起身來，看見他的老婆，一個很講禮貌的婦人，並且最喜歡飲咖啡，從爐中把新烤得的麵包取出來了。

『普拉闊非雅·倭西帕諾夫娜，我今天不飲咖啡了，——依曼·雅闊夫列

維赤說：——我打算吃些熱麵包和葱。』（可見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打算都要，不過他曉得同時要兩件東西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因為普拉闊非雅·倭西帕諾夫娜最不喜歡這種習氣。）『這蠢東西，由他吃麵包去吧，我也倒好，——老婆自己思想：——還可以剩下一份敷餘的咖啡哩。』於是把一個麵包扔在棹上了。

依曼·雅闊夫列維赤爲的是有些禮貌，在汗衫上面穿上外套，坐在棹子前面，撒了鹽，預備了一頭葱，把刀子拿在手裏，又裝了些腔勢，便去割那麵包。把麵包割成了兩半，他往中間去看的時候，——自己非常驚訝，看見裏面有些白的東西，他小心地用刀子挖着，用手去撫摸：『軟活的——他自己說道：——這是什麼東西？』

他伸進手指頭去扯出來了，——鼻子！……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把手放

下；便去擦了擦眼目去摸：鼻子，確是鼻子！並且還顯着是相識的。驚惶的神色頓呈在他的面上。但是這種驚恐絲毫不能抵住他的老婆的盛怒。

『你這禽獸，那裏割來的鼻子？——她激憤地喊嚷。——匪類！醉鬼！我自己去把你報告到警察署裏去，真是強盜啊！我已經聽見三個人說是你在刮臉的時候，揪扯人家的鼻子，幾乎快落掉了。』

依曼·雅闊夫列維亦嚇得半死半活。他認識這鼻子不是旁人的，乃是八品職官闊瓦列夫的，他每星期日都給他刮臉。

『等一等，普拉闊非雅·倭西帕諾夫娜！我用爛布把他纏好，放在屋角裏；隨他在那裏慢慢地放着去吧；以後我再把他拿出。』

『不願意聽這話！你打算我允許在屋裏放着割下的鼻子呵……討厭鬼！你只曉得把剃頭刀在皮條上磨蹭，但是自己的職務便完全不能奉行了，浪蕩

鬼，刁徒！爲的是我替你應付警察去麼！……噯呀，你這混帳，蠢東西！你看他，你看！快拿出去吧！不要令我看他的影子！」

依曼·雅闊夫列維亦立在那裏，和死人一樣。他想了想——總不曉得怎樣纔好。『這是什麼事，實在莫明其妙，——他說着並且用手去抓耳朵：

——昨天我或者是醉朦朧地歸來，或者還不是呢，我不能說一定。但是據各種的情形看起來，這事情當然是很怪異的，因爲麵包烤熟了的，那末鼻子完全不是那樣，我一點也不明白！』依曼·雅闊夫列維亦緘默了。他想若是警察在他家裏搜出鼻子來便要科他的罪名，於是他完全喪失感覺了。他眼神支離，看見彷彿有紅領章，鑲着美麗的銀邊，刺刀……他週身哆嗦起來。以後他拿出自己的舊衣服和靴子，都穿在身上，聽着普拉闊非雅·倭西帕諾夫娜嚴厲的譴責，把鼻子纏在爛布裏，便走出街上去。

我打算把牠藏在別處；或者放在門樁下邊，或者無意之中把牠遺落，便轉入巷口。但是不幸遇見一個相識的人，他不住地問他：『往那裏去？』或是『這麼早你給誰刮臉去呢？』所以依曼·雅闊夫列維赤總沒有得着工夫。又一次他已經把牠丟下了，但是巡丁遠遠地用指揮刀指給他道：『拾起來吧，你失落東西了！』依曼·雅闊夫列維赤只得拾起鼻子來又裝在衣袋裏面。他非常地懊喪，街衢上的人們越發的增多起來，差不多商店舖戶都開了。

他決定到依撒基輔橋上去：無論如何還不能把牠投在涅瓦江裏麼？……但是我也有些不到之處，現在對於依曼·雅闊夫列維赤，這種講究禮貌的人還沒有說一句呢。

依曼·雅闊夫列維赤也就像是普通一般的俄國手藝人一樣，非常地好飲酒，並且他雖然每日剃刮別人的領下，但是自己的永遠是不剃的。他的外套

是花斑色的，即是黑色的滿帶着些棕黃和灰色的斑點；領子也油亮了，但是代替那三個鈕扣只掛着些綫繩。依曼·雅闊夫列維亦是極其污穢的人，就是八品職官瓦列夫在刮臉的時候，常常地向他說：『依曼·雅闊夫列維赤，你的手永遠是臭味呵！』依曼·雅闊夫列維亦便回答說：『因為什麼會發出臭味呢？』——『不曉得，伙計，只是發臭。』八品職官說，並且依曼·雅闊夫列維亦一面聞着烟，一面用胰子給他搓洗在頰上，鼻子底下，耳朵後面，鬚鬚下邊，——總而言之，只是由着他的意願。

這個禮貌的人已經立在依撒基輔橋上了。最先他週圍瞭望了一遭，以後伏身在欄杆上面彷彿是看一看橋底下有多少魚游泳，於是把爛布裏的鼻子投下去了。他覺着不啻從他身上立時落下千鈞的重量，依曼·雅闊夫列維亦也笑了。在去給職官們刮臉以先，他纔要走向一個上面寫着『專賣酒飯』店坊

尋一杯酒吃，忽然在橋旁來了一個巡警，慈善的外表，繁茂的鬚鬚，戴着三角帽子，帶着刺刀。他呆癡了；但是巡警點首向他說道：『請到這裏來！』
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曉得這種儀式，遠遠的把帽子摘下來，趕快的走在前面說道：『祝大人健康！』

『不，不，伙計，不是大人，——你告訴我說：你立在橋上作什麼呢？』

『唉，先生，我去刮臉去，只是看一看河流的快不快。』

『撒謊，撒謊！你不要拿這話來搪塞，着實的回答吧！』

『多承你的恩惠，我每星期兩次或是三次給你刮臉去。』依曼·雅闊夫

列維赤回答。

『不必，朋友，這算不了什麼！有三個理髮匠給我刮臉呢，并且他們還極其恭敬，你實在說在那裏幹什麼來着？』依曼·雅闊夫列維赤面容青白了

……不過此處的事情的收場是在沉霧之中，以後結果如何，實是莫從知悉。

二

八品職官闊瓦列夫醒得很早，把嘴唇吃吃的作響……他在睡醒的時候永遠是如此的，雖然他自己也不能解釋究竟因為什麼原因。闊瓦列夫伸了伸腰，令把桌上放着的小鏡子給他拿過來。他打算看一看昨天晚上他鼻子上生出來的小紅瘰疬；但是異常地驚訝，他看見鼻子那裏完全成了一塊平滑的地方！闊瓦列夫驚慌着，令把水拿來，並且用手中擦了眼睛……實在沒有鼻子！他又用手撫摸，彈打自己，爲是知道他是否正在眠睡，大概沒有眠睡。八品職官闊瓦列夫從床上跳下來，顫抖着，——總是沒有鼻子！……他立刻令把衣服取來穿上，便直往警察長官那裏飛馳去了。

但是對於闊瓦列夫也必須略略地敘述幾句，爲是讀者可以看出這八品職官的來歷，因學校證書的援引而得此種官銜的八品職官，無論如何不能同在高加索所有的八品級官相比較。這是兩種特異的類別。有學問的八品職官……但是俄羅斯是極其奇怪的地方。設若對於八品職官說些什麼，於是所有的八品職官從里哥到堪察加，一定都想到自己的身上；別的職銜和官級也就可想而知了。闊瓦列夫便是高加索的八品職官。他身膺此種官職只有二年，所以時刻不能把他忘却了；爲是更顯出自己體統和尊重些，他從來不直稱自己爲八品職官，但是永遠是陸軍少佐。『聽着些，伙計，——他在街上遇見賣汗衫的老婆子的時候，時常是這樣說：——你到我家裏去吧，我的寓所在薩多夫街；你只是問：陸軍少佐在這裏住麼？人人都要指示你的。』若是遇見較美麗的，他便祕密的命令她道：『你問一問陸軍少佐闊瓦列夫的寓所。』

所以我們把這八品職官也先稱爲陸軍少佐。

陸軍少佐闊瓦列夫每日習慣在涅夫司基大街上散步。他的汗衫上的領子永遠是特別的潔淨和堅硬。鬚鬚的樣式，在現今省和縣的田主，工程師和軍醫官，以致於各項官員，並且那一般具有豐碩的，粉紅的兩頰，而且善於應酬的人，都可以看得見的：這些鬚鬚沿着兩頰蜿蜒直到鼻下。陸軍少佐闊瓦列夫佩帶着許多瑪瑙刻的鈴章和徽章，並且在上面刻着：星期三，星期四，星期一等等字樣。陸軍少佐闊瓦列夫因有要事到聖彼得堡來的；那末其實不過是爲自己尋找優尙的位置：如果運動得手，便是副省長，不然也可以在莊嚴的衙署裏作一個事務官。陸軍少佐闊瓦列夫並不反對結婚，不過新婦必須有二萬元的粧奩，所以讀者便可以自己斷定出來，當陸軍少佐看見代替很醜而合宜的鼻子，成了一塊蠢陋的平滑的地方，他的情況如何了。

不幸在街上一輛馬車也沒有，他只得徒步而行，穿上大衣，用手巾遮在面上，顯出彷彿是由鼻子裏流血的樣子。『但是也許我自己這樣猜想：決不致鼻子白白地丟去了，』他尋思着，並且特意地走入點心舖，爲的是照一照鏡子。幸而在點心舖裏沒有一人；孩童打掃了屋室和陳列了椅櫈；有些人困眼朦朧地在盤子裏托着熱饅頭，在桌子和椅子上面拋散着被奶和咖啡污灑的舊報紙。他說道：『唉，謝天謝地，誰也沒有，現在可以看一看了。』他畏怯地走到鏡前去看。『哎呀，這成了什麼東西！——他啐着說：——有些什麼可以代替鼻子也好，但是什麼也沒有！……』

懊喪地含着嘴唇，他從點心舖裏走出來，並且決定違背自己的習慣，誰也不去看，也不向誰去笑。忽然他跛蹙地走到一家房舍的門首；於是在他的目中發生了不可解的現象：在階台前面停放着車輛；門兒敞開了；俯身跳出

一個人來，穿着官衣，直沿着階級向樓上跑去。闊瓦列夫何等的悚懼和驚訝。當其時他認識這便是他自己的鼻子！這種奇觀，他覺着都在他的目中旋轉；他覺着勉強可以站立。但是決定無論如何，定要等候他返回車中，週身顫抖着，和染了瘡疾一般。過二分鍾以後，鼻子果然走了出來。他穿着官衣，金色的邊緣，寬大直立的領子；他穿着羊皮製的褲子；腰旁佩帶着劍，據他的戴着羽翎的帽子看起來，便可以斷定他是七品職官的頭銜。總可以看出他是往各處拜謁去。他左右望了一遭，向車夫喊道：『趕過來！』坐在上面便走去了。

可憐的闊瓦列夫，幾乎失了感覺。他不曉得對於這奇異的事情怎樣想才好。實際上如何能昨天還在他的面上，不能乘車也不能行步的鼻子，忽然穿上了官衣呢！於是他隨在車子後面奔馳，幸而車輛走的不遠，便停在一家旅

館的門前。

他迅速地在那裏跑去，他擠過了一羣乞丐的老嫗，都具有一副污穢的面龐和兩條眼目的縫隙，從前他曾如此地恥笑過她們。人並不很衆多。闊瓦列夫覺得自己如此地驚慌失措，以致總不能決定行止，只用目往四週尋覓那個人；以後又看見他立在舖子前面。鼻子把自己的面龐完全藏在寬大而矗立的領子裏邊，仔細地觀看各種貨品。

『如何向他走過去呢？——闊瓦列夫想。——據官衣和帽子而論，可以看出他是七品職官。不過是不曉得怎樣作才好！』

他在他的身旁咳嗽着；但是鼻子片刻也沒有去睬他。

『先生大人，——闊瓦列夫說着心中勉強地鼓勇：——先生大人……』
『您有什麼事？』鼻子轉過身來回答。

「我很奇異，先生大人……我以為……您當然曉得自己的地位，忽然我把你尋得，曾在何處？……您承認吧……」

「請原諒，我實在不明白你所講的話……請解釋一下吧。」

「我怎樣向他解釋呢？——闊瓦列夫尋思着，勉強地說道：——當然，

我……可是，我是陸軍少佐。您要曉得我沒有鼻子行路，這是不體面的。

在倭尼先橋上售賣橘子的女商販，固然她可以沒有鼻子坐在那裏，然而具有

……並且在許多的宅第裏和太太們相識：柴哈他列瓦，七品職官夫人和其餘

的……請您想一想……我不曉得，先生大人（闊瓦列夫聳了聳肩頭）……請

原諒……若是按照人格和體面的禮儀看起來，您自己可以明瞭的……」

「我實在一點也不明白，——鼻子回答。——請講透澈些吧。」

「先生大人。——闊瓦列夫坦坦然地說：——我不領會您的話。這事

大概很是明顯的……或者您願意……因為您是我本人的鼻子！」

鼻子看了一眼陸軍少佐，並且鼻尖略微地皺了。

「您認錯了，先生：我是我本身。並且我們互相也沒有絲毫密切的關係，若是照您的官衣和鈕扣論起來，您一定是別種的職銜。」鼻子說着便轉過身去了。

關瓦列夫十分地慌亂了，不曉得怎樣作和怎樣想纔好。在這時候聽見有婦女的衣服動人的響聲：一位中年婦人走了過來，細瘦的身軀，穿着白色的衣服，滿飾以錦繡的花邊，輕輕地飄揚在她的窈窕腰上，戴着寬沿的帽子似荷葉一般的輕。在他們後面一個高大的僕人，長髯而寬領，站在那裏把烟壺打開了。

關瓦列夫湊近走過去，抽出了汗衫裏邊布製的領子，整理了在金鍊上懸

掛的自己的鈴章，向四週合笑着，注意看那輕佻的婦人，她像是春日的鮮花，曲了身體，把十指嬌嫩的白手伸在額前。當闊瓦列夫從她的帽子下面看見了圓而亮的下頷和被早春玫瑰花掩映的兩頰的時候，他的面上越發顯出笑容來了；但是他忽然像焚燒一樣的焦躁起來，他想起在他的鼻子那塊地方完全沒有什麼，並且淚珠從目中滾了下來。他的意思打算直爽地向那穿官衣的人說，他是佯裝七品職官，他是無恥之徒和卑污的人，並且決定他不是別人，只是自己的鼻子罷了！……但是鼻子已竟不在：他揚長而去，大概是又向別人拜謁去了。

此事把闊瓦列夫引入失望的地位。他往前走着，又在楹柱下面立了一會，仔細地週圍瞭望，希望或者還可以遇見鼻子。他記憶的很清晰，在他頭上的帽子帶有羽毛，並且在官衣上面鑲着金邊；不過外套沒有看清，以致車

馬的顏色，就是在他後面有沒有僕役，穿着什麼服色都沒有看清的。並且車輛奔馳的那樣擺搖和迅速也難以辨清；即或他辨清了，那末也無法上前阻止他。天氣極其清爽，在涅夫司基大街上人烟異常地稠密；從警察署起直至阿尼赤金橋，婦女像花叢似的流滿了便道上。在那裏行走着，與他相識的七品職官，他時常把他喚作陸軍中佐，對於旁人他未必能如此。還有內閣中書雅雷赤金，是他的最好的朋友，他打骨牌的時候永遠是輸的。還有別一個陸軍少佐曾在高加索得過七品職銜，他搖着手爲是向他走過去……

「唉，這是什麼事！」——闊瓦列夫說。——「喂，車夫，拉到警察署裏去！」

闊瓦列夫坐在車上，只是向車夫喊嚷：「儘力的快跑吧！」

「警察長在這裏麼？」他走進廊下喊嚷：

『沒有，——關人答說：——他方才出去了。』

『何等的晦氣！』

『是的，——關人又說：——並沒有許久的工夫，不過是出去了；你早來一分鐘的工夫，便可以遇他在家裏。』

關瓦列夫並沒有從面上把手巾扯下來坐在車上，並且懊喪地喊道：『走啊！』

『往那裏去呢？』車夫說。

『向直走。』

『怎麼——向直走？那裏正是拐角的地方：往左邊還是往右邊去呢？』
這個問題把關瓦列夫呆住了，令他又思想起來。在這種景況之下不得不先往警察署去，並不是此事與警察署有直接關係，是因為他的命令比較他處

迅速的多；往鼻子所稱自己供職之處的長官那裏去尋找，也是毫不成功，因為從鼻子的談話中便可以看出此人是毫無信用的，這種事情他也許會扯謊，他堅執地謊說，他從來沒有遇見過他。所以闊瓦列夫打算必須前往警察署，但是他又想起來，這種無恥和詭詐之徒，在初次會面時候便如此的卑鄙，他何嘗不能乘間遁出城外呢，——那時候各種尋覓都是妄費的，或者還要綿延到一月之久哩，以後他才覺悟了。他決定直到廣告社裏去登載告白，書明所有他的態度，和他相遇的人立刻便可以給他捉了來或是告知他的下落。於是他決定了，令車夫直往廣告社裏去。在路上他不住地向他背脊上擊敲着說道：『快些，可惡的東西！快些，混帳！』——『哎呀，老爺！』車夫說，搖着頭並且用韁繩抽打自己的馬，牠身上的毛很長和獵犬身上的一樣。後來車停住了，闊瓦列夫喘吁着奔入一間不大的招待室，裏面有一位蒼白的老職

員，穿着腐舊的長服，戴着眼鏡，坐在桌旁，口裏含着鉛筆，正在那裏計算所收入的銅幣。

「誰在這裏經理廣告？——闊瓦列夫喊嚷。——啊，好呵！」

「失敬！」蒼白的老者說着把眼睛抬起了一會，又把牠放下去看陳列的錢幣。

「我要登廣告……」

「請稍候候，」經理員說着，一隻手在紙上畫寫數目，又用左手指頭把眼鏡向算盤上挪動。一個衣冠齊楚的僕役，外表極其清潔，足以表示出來他是寄居在貴族家庭之中，站在桌旁，手裏拿着紙單，並且以為把自己的生活談吐出來是很體面的：「你信不信，先生，一條狗值不上八角錢，即是我決不花八角錢去買牠；可是伯爵夫人最愛惜牠，所以誰若是把牠尋獲，一百

元！若是據理而論，譬如現在我們大家，人們的嗜好完全是不同的：若是獵人的時候，於是便飼養獵犬；五百元在所不惜，一千元都可以拿出來，不過獵犬必須是優美的。」

經理員先生聽了這一番話，透出特別的精采來，於是按照紙單上字數的多寡估定了價值，兩旁站立了許多老嫗，商店主人和僕役都手裏拿着單據。在一張上是招雇品行端正的廚師；在別一張上是售賣一八一四年由巴黎運到的半新馬車，那裏還有一個使女年十九歲，從事縫紉並且善於別的工作；堅固的敞車缺少一個發條；肥壯的良馬帶着灰色的圍花，不過十七歲口；新由倫敦運到的茛蘭和蘿蔔的籽粒；帶一切傢具的別墅；兩個飲馬槽，一塊曠地，在上面很可以培植樺樹和松柏的園圃，那裏還有招人購買的鐵馬掌，並請每日上午八時至三時前往估定價值。一間不大的屋子，容了這許多的人

們，所以在裏面空氣都緊促了；但是八品職官闊瓦列夫不能開出這種氣味，因為他是用手巾遮蔽的，並且因為他的鼻子簡直地不曉得潰落在何處了。

『先生，請求閣下……我這裏非常地緊要。』他說着顯出急躁的神氣。

『候一候，候一候……兩元四毛三分！……稍候……一元六毛四分——

蒼白的經理員說，把單據扔在老媪和僕役的面前。——您有什麼事？』以後他轉向闊瓦列夫說。

『我請……闊瓦列夫說：——發生了欺騙或是朦混的事情了，我到現在還不能知悉。我只求您登載，誰若是把這個匪徒給我抓了來，必有重酬。』

『請問您貴姓？』

『不，何必問姓！我不能說出，我有許多的相識：赤達列瓦，七品職官夫人，波托赤那，高等軍官夫人……她們若是忽然曉得了，唉，成何事體！

您只是可以寫道：『八品職官或者更好是陸軍少佐銜。』

『那末潛逃的人可是閣下的僕役麼？』

『什麼僕役啊！這還算不了何等巨大的欺騙哩！從我那裏跑掉的是鼻子……』

『呵！奇怪的姓氏，那末這個鼻先生偷去您的金錢很多麼？』

『鼻子，便是……您不要那樣想！鼻子，是我本人的鼻子失去了，不知落在何處。這實在是惡作劇。』

『怎麼會丟失了！我還不能十分明白。』

『我也不能告訴您說，究竟是怎麼樣遺失的；但是最要緊可是現在他在城內乘行，並且自稱爲七品職官。所以我請您宣布出去，爲是捉獲的人在短時間內可以把他趕快給我抓了來。您想一想，事實上我如何能够缺少身體上

這種最重要的一部分？這決不像足上的小姆指，就把牠放在靴子裏，若是沒有牠，誰也不會看得見的。我每星期四便到七品職官夫人亦達列瓦；高等軍官夫人波托亦那家裏去，她還有一個女兒非常地美麗，還有些極好的相識；您自己想一想，我現在如何是好……我現在便不能會見她們了。」

經理員把上下的嘴唇緊緊地咬住，透出沉思的樣子來。他靜默了一會說道：

「不行，我不能把這種廣告登在報紙上。」

「怎麼，因為什麼呢？」

「一定，報紙的名譽便將要喪失了，若是人人都登載說是他的鼻子跑了，那末……大家必要說登載的都是些無稽之談和荒謬的消息。」

「這件事情有什麼荒謬呢？這大概決不會有的。」

「愆固然以爲不會有，但是上星期曾發生過這種事情。來了一位官吏，也同愆現在來的這種神氣一樣，拿出單子來，價錢共計二元七角三分，廣告的內容，是他丟失了一條黑毛犬。我也以爲這有什麼？但是以後便鬧出很大的笑話：這條狗原來是一個會計，不過是那個局所的記不清了。」

「我並不是對於狗登載廣告，但是對於自己的鼻子：可見這差不多是對於自己本身。」

「不行，這種廣告我無論如何也不能登載。」

「那末現在我實在把鼻子遺失了！」

「若是遺失了，這是醫學問題。據說有此種人，他們能隨便的配置鼻子，不過是，我想見愆一定是性情佻達的人，並且最喜歡在社會上和人嘲諷。」

『我向您發誓，常在天日之下，若是如此，我便令您看一看。』

『何必勞駕！——經理員聞着煙說。——可是，您若是不以為囉嗦，

——經理員又說，透出好奇的態度來，——那末我也很願意看一看。』八品職官把手巾從臉上抓了下來。

『實在是特別奇怪？——經理員說：——那塊地方完全是平坦的，却像纔烙得的餅一樣。是的，實在過於平坦了！』

『喂，你現在還辯駁嗎？您自己可以看出，實在不能不登了。我非常地感激您，並且今日使我得同您結識，莫名榮幸之至。』由此可以見出，陸軍少佐打算卑鄙地諂媚。

『登載，固然是一件不要緊的事情，——經理員說：——不過此事我看不出對於您有什麼良好的結果。您若是願意，您可以請一位文筆好的人，寫

一篇美麗的文章登在「北蜂」報上（他又去開煙）。以有益於青年的人們（他擦摸鼻子），或是供社會上的新聞。」

八品職官異常地嗒喪。他垂目去看報紙，上面登載着戲劇的新聞，那時候他看見美麗的女伶的名字，面上不禁的要笑，並且手探在衣袋裏，摸一摸身上有沒有紙幣，因為高等軍官們，據闊瓦列夫的意思，一定要坐在頭等座位上，但是對於鼻子的思想把這種心懷打斷了。

經理員被闊瓦列夫這種艱窘的景況所感動了，願意略為減輕他的苦惱，他以為必須應酬幾句以表示自己的關懷：「我實在是懊悶，看見您發生了這種事故。您願意開些煙麼？這最能解頭痛和愁鬱的襟懷；並且對於痔瘡極有靈效。」經理員說着把煙壺向闊瓦列夫遞了過來，很敏捷地把蓋兒擗下，在上面鑲着一個戴帽的婦人的像片。

這種無意識的舉動很令闊瓦列夫不耐煩起來。『我不曉得您何以玩笑了，——他氣憤地說：——莫非您沒有看見我沒有可以聞牠的這種物件嗎？我如何能聞您的煙呢！不要說您這種惡劣的煙，便是給我拿來上等的，我現在都不聞見牠。』

他說完了這一番話，懊喪地從廣告社裏走了出來，便直向警察長處去了。闊瓦列夫走入的時候，他正在那裏伸了懶腰，抖擻了頭髮說道：『唉，我好好地睡兩點鐘吧！』於此可以預料出來，八品職官又來非其時了。

警察長對待闊瓦列夫很是冷淡，並且說在午飯之後不是辦公時間，他自己天然的體質，一定在午餐之後要稍事休息。（八品職官由此便可以見出警察長更善於遵守先賢的箴言，）從禮貌人的面上沒有人敢把鼻子抓了去。

這一番話恰巧激刺了他的心靈了！應當曉得闊瓦列夫是極其不受凌辱的

人。對於他自己的本身無論怎樣說，他都能原諒，但是關於官職或銜名，他不寬恕的。他並且以為在戲劇之內，凡關於下級軍官都無什麼緊要，但是對於上級軍官無論如何是不能冒犯的，警察長的待遇把他如此地差澀了，以致他顛搖了頭，略微地分開兩隻手，鄭重地說道：『我承認，在您這一方面此種侮辱的觀察以後，我也不能加以辯駁……』便走去了。

他乘行回家，勉強地覺出自己身下的雙足。天氣已經昏暗了。在這一番沒有結果的尋查以後，他的寓所便顯出憂鬱或是極其厭惡的。走進外廳，他看見自己的僕人依曼仰臥在污穢的皮椅上，向屋頂上面啐唾沫，並且向各處啐得還很準。僕役的這種膜不關懷使他很憤激的；他用帽子擊在他的額上說道：『你這蠢東西，總是幹這些無味的營生！』依曼忽然從上面跳起來，奔跑着去把大衣從他身上脫下來。

闊瓦列夫走入自己的屋裏，疲憊而憂悶的，坐在圓椅上嘆惜了一番，說道：

『上帝啊！上帝啊！爲了什麼這種苦惱？便是令我缺手缺足，這都好些；但是人若是沒有鼻子，成了什麼東西；鬼不是鬼，人不是人，——簡直不像事體！何不在戰場上被割了下去，或是在決鬥的時候，或是我自己有什麼原因；但是白白地不因爲一文錢……不過是不能，決不能夠的，——他略微地思想着說：——決不會鼻子糊裏糊塗地便丟去了。這一定是睡鄉，或是簡直是夢寢；我大概是把酒當作水飲了，是在刮臉以後洗鬚鬚用的。依曼這渾蛋東西沒有拿開，我把他抓起來了。』爲是證明他是否實在酒醉，闊瓦列夫把自己搔的那樣疼痛，以致自己也喊叫了。此種疼痛足可以證出他有感覺，並且是清醒着哩。他悄悄地走在鏡前，最先還迷縫了眼睛，想望鼻子仍

舊在面上發現，但是立時向後倒退數步說道：「這是何等卑陋的樣子啊！」

這實在是難以悟解。若是遺失一個鈕扣，銀杓兒，時表和相類的東西還可以，——但是遺失，誰又能這樣遺失呢？並且還在自己的寓所裏面！……

陸軍少佐闊瓦列夫輾轉尋思着，以爲此事之真確原因大概不能不是高等軍官夫人波托赤那，她總願意他同他的女兒去結婚。他自己也是很戀愛她的，不過恐怕最後的破產。彼時高等軍官夫人直接地向他聲明，說她願意把女兒嫁給他，他便用些美好詞令去支吾，他說現在還很年幼，必須再供職五年之久，爲的是共成四十二歲。所以高等軍官夫人必定是出於報復之心，打算將他毀壞，並且雇了巫婆去辦理，因爲無論如何決不能料出，鼻子隨便可以割下的：誰也未會走入他的屋裏去；至於理髮匠依曼·雅闊夫列維亦給他刮臉是在星期三，但是星期三和星期四的整日，鼻子還安全的在着呢，——此事

他記憶的和知道的非常清楚；況且如果割下，一定要覺出疼痛，並且可無疑義，傷痕決不能如此迅速地痊愈而平坦似餅一般，於是他心中籌畫起來：還是把高等軍官夫人正式的控訴下來，還是自己到她家裏去指證罪惡呢。他這些思想被由門隙映入的光輝隔斷了，並且才知道依曼在外廳已經把蠟燭燃好了。不久依曼走了進來，把蠟燭拿在面前，於是在屋裏照耀得非常明亮。闊瓦列夫先把手巾抓起來，遮住昨日尙且長有鼻子的那塊地方，使僕人不致看見那種奇醜，失口狂笑。

依曼還沒有走入自己的隘室，便聽見外廳裏有不相識的嗓音喊道：『八品職官闊瓦列夫在這裏住麼？』——請進，陸軍少佐闊瓦列夫在這裏住。』闊瓦列夫說着趕快地跳起來開門。

走進來一位警察官吏，美麗的外表，生着那種顏色的鬚鬚，不十分蒼白

也不十分烏黑，豐碩的兩頰，這便是本篇起首時立在依撒基輔橋畔的那個人。

『您把自己的鼻子遺失了麼？』

『是的。』

『現在尋獲了。』

『您說什麼？』陸軍少佐喊叫，喜得手舞足蹈。他把雙目直看在前站立的警察，在他豐碩的嘴唇和兩頰上閃灼了蠟燭的光焰。『怎樣尋獲的呢？』

『奇怪的事情！差不多在路上把他擒獲的。他坐郵便車內打算到里克去，在護照上面寫着一位官吏的姓名。最奇怪的我是以先竟把他當作了一位先生；幸而我還戴着眼鏡，我當時便看出這原來是一個鼻子。因為我是近視眼，如果您立在我的面前，我只能看見您的面龐，那末鼻子，鬍鬚，什麼也

看不清楚。我的岳母，就是我媳婦的母親，也是什麼都看不見的。」

闊瓦列夫驚慌起來，「他在那裏？那裏？我現在便跑去捉了他來。」

「不要慌。我曉得您需要他，所以把他帶來了。最奇怪是主要的當事人是住在倭尼先大街的棍徒理髮匠，他現在已經被拘留在警察署內了。我以便猜疑他有犯竊盜的行爲，就是前天他還在一個鋪子裏偷了許多鈕扣，您的鼻子還是依然如故。」於是警察吏探手入囊，從裏面掣出用紙纏裹的鼻子。

「呵！就是牠——闊瓦列夫喊叫：——確是牠，今天您同我喝一杯茶吧。」

「我很願意奉陪，不過無論如何不能。我從這裏還要往看守所裏……各種物件都昂貴的了不得……我家裏還住着我的岳母，就是我媳婦的母親，和孩子們；大孩子很有出息，很聰明的孩子，但是教育費一點也沒有……」

八品職官在警察吏走去以後，神魂遊蕩不定，只過數分鐘之後，他的知覺纔恢復過來；這種意外的忻慰把他引入迷惘之境了。他謹慎的把鼻子捧在手里，仔細看了一遍。

『是牠！確是牠！——陸軍少佐闊瓦列夫說。——昨天在左邊生出來的小紅疙疸還在那裏呢。』陸軍少佐喜悅的幾乎沒有笑了出來。

但是在世界上沒有終久可以保存的，所以這種喜悅在數分鐘以後便不如此地活躍了，此後更漸漸地衰微起來，到末了平日心靈的狀況便不禁地仍舊發現出來，恰似水因石擊而生環紋，以後仍是現出平光的水面。闊瓦列夫思想起來便覺悟此事尚未終了：鼻子已經尋獲；但是還要把牠安上，放在原處。『唉，若是牠長不上怎麼樣？』對於這個問題闊瓦列夫顏色青白了，他覺出一種不可解的驚惶，走在桌前，拿過鏡子來，爲的是不致把鼻子安得欹

斜。他的兩隻手顫搖了，謹慎和小心地把鼻子在原處去安放。呵，可怕……鼻子是粘不住的！……他把鼻子拿在口邊，用自己的呼吸輕輕地把他濕透了，又往兩頰中間平光的地方拿去；但是鼻子無論如何是長不上的。

『喂，喂！長上吧，蠢東西！』他向牠說；但是鼻子似木頭一般落在桌上，發出那種奇怪的聲音，却像是瓶塞子。陸軍少佐的面龐抽動傾斜了。『莫非不能長上麼？』他驚恐地說。但是許多次把牠往原處去安放——這些暈勉的精神仍舊莫有效果。

他喚過依曼來，令他去請醫生，他也是住在房內優美的房間裏面。醫生是一個俊俏的男子，有極美麗而光澤的鬚髮，和妍艷而康健的夫人，每天清晨他吃些鮮的蘋果，並且把口修理得特別清潔；每天早晨漱洗三刻鐘之久，並且用各種刷子百般地刷洗。醫生當時便來了。他訊問幾時發生的事故，便

把闊瓦列夫的下頷抬了起來，並且用大姆指在先前生長鼻子的那塊地方彈了幾下。因為陸軍少佐往後仰首過於力大，以致把腦後撞在牆上了。醫生說沒有什麼要緊，請距牆遠些就是了，令他把頭往右方垂下，並且往長鼻子的那塊地方去撫摸，說道：『哼！』又令他把頭往左方垂下說道：『哼！』最後又用大姆指彈了幾下，所以闊瓦列夫仰着首像是被人觀牙齒的馬一樣，試了一番，醫生搖首說道：『不，不行，你最好就是這樣吧，不然，還要壞的。固然是可以把牠安上；也能現在便把牠給你安上；不過我確信這於你是更有害處的。』

『這更好哩！我如何能沒有鼻子呢？——闊瓦列夫說：——比較現在再壞的已經沒有了。這成何事體呵！我這種卑陋的樣子能往何處去呢？我有很好的相識：便是今日我還應當赴兩家晚宴哩。我和許多人都相識：七品職官

夫人赤達列瓦，波托赤那高等軍官夫人……雖然現在在她這種行爲以後，我對於牠沒有別的方法，只是請警察去對付。勞駕吧——闊瓦列夫又用懇求的嗓音說：——沒有別的方法麼？只是請你安上吧：雖然不甚好，只是能長住便行了；並且在要緊的時候，我還能輕輕去擦摸，我並且也不去跳舞，爲的是不致因爲不謹慎的動作而生損壞。至於報酬一節你可以放心，一定特別從豐……」

『你是否相信？——醫生不高不低的嗓音，但是極其決斷和強硬地說：——我向來不因爲利祿治療。這與我的規則和技術相反的。我固然也收取診費，不過是恐因爲拒絕而開罪於人罷了。我自然可以把鼻子給你安上；但是我盡忠實的勸告，如果不相信，便越發的壞了。最好你聽其自然吧。並且時常用冷水洗滌，我相信你沒有鼻子比有牠還康健得多。那末鼻子我勸你把牠

放在瓶裏用酒精浸泡，或是更好注入兩羹匙燒酒和烹過的酸醋，——於是你可以把牠賣得許多錢。如果你不高昂其價的時候，我也可以買牠。」

「不！不！無論如何我不賣！——陸軍少佐憂悶地喊嚷：——最好由牠遺失去吧！」

「請原諒；——醫生鞠躬說道：——我願意與你有益……實在無法！究竟你可以看出我這種勤勉來。」醫生說完，大大方方地從屋裏走了出去。關瓦列夫並沒有看出他的面龐來，只是恍惚地看見從黑禮服袖口裏露出的潔白如雪的汗衫袖頭。

次日在呈遞訴狀之先，他決定先給高等軍官夫人寫一封信去，她是否允許不加以奮爭便把應送還的給他還回來。信的內容是：

波托赤那太太！我不能瞭解你的這種行爲。我相信你的這種舉動

沒有一點效果，並且完全不能強迫我和我的女兒結婚。關於我的鼻子的事，你是十分明瞭，並且你在其中是主要的當事人，決不會是別人。牠忽然從自己的地位脫離；這種逃逸和詭詐，或是冒充一個官吏，或是原來的形狀，完全是因為你或是像你一般的人們所施的妖術所致。我自當預先提出警告：如果我所說的鼻子今日不能還回原處，我只得去請求法律的保障罷了。

闊瓦列夫上。

闊瓦列夫先生！你的信使我異常地驚訝。我照直地說，無論如何我沒有預料到你這種不公平的譴責。所以我預告你，如你所說的那個官吏，無論是冒充或是原來的形狀，在我家裏從來沒有招待過。誠然，我這裏會有一個波坦赤闊夫，雖然他也曾向我的女兒

求過婚，自命爲好人，品行端正和高尙的學問，但是我從來沒有應允。但是你以爲我欺騙你，正式拒絕你，使你損失了面孔和鼻子，你說出這樣的話來，我非常地奇異，那末我，是你所曉得的，完全不是這種志願，若是你現在正式向我女兒求婚，我當然即刻應允，因爲此事我蓄願已久，總想玉成良緣。

波托赤那上

「不是，——闊瓦列夫讀完了信說道。——她實在是無辜的人，決不會是她！信這樣的寫法，如果心中有罪過的人，決不會這樣寫出的。」八品職官對於此事很是諳達，因爲他曾許多次被流遣在高加索地方。「此事是何種的情形，何種的命運所造成的呵？實在令人難解！」他說完之後，把手放了下去。

於是這種奇事的消息，便傳播在京城裏，當然是總免不了特別的粉飾。此時一般人的理想正趨向詭幻：最近人民都被試驗磁石原動力的事情所迷纏。況且闊牛山街椅子跳舞的故事還正在新穎哩，所以無怪乎大家都傳說起來，說八品職官闊瓦列夫的鼻子在涅夫司基大街逛遊了三小時之久。好事的人們每日相聚成羣。又有人說鼻子住在雲克拉舖店裏，——於是在雲克拉店舖左右人煙聚集很衆，甚至警察將要跑來彈壓。一個外表溫遜的商販，生有鬚髯，在戲園門首售賣乾點心的，特意置些美麗而堅固的木櫈，請一般好事者在上面休憩，每位價洋八角。一位很有身分的陸軍少佐特意早點出門，並且奮力地從人羣裏擠過；但是他很奇異地在店舖的窗戶裏沒有看見鼻子，只看見平常的毛衫和石印的圖畫，上面畫着些織機的女郎和穿着折疊的背心而微有鬚鬚的美少年在樹後瞭望——這一張畫十有餘年，總是掛在一塊地方。他

倒退數步憂鬱地說道：『何以任這些愚頑而荒謬的傳聞來騷擾人民呢？』以後又傳說陸軍少佐闊瓦列夫的鼻子不是住在涅夫司基大街，但是在達夫里赤司基公園裏遊逛哩，好像他許久都是在那裏；他極其羨慕這天然美景。有些醫科大學院的學員都往那裏走去。有一位名望隆重的婦人曾專函請求往公園內參觀者把這些稀奇的現象告訴她的孩子們，如果可以，還請對於童子們附加訓誡的註釋。

一般廣於交際的人們，並且喜歡鬥婦女們笑的，而彼時他們的材料已經竭盡了，最歡迎這些故事。有一部分忠厚老誠的人們極其不滿意。有一位先生憤懣地說，他實在不明白，何以在現代的文明社會上傳播這些無意識的思想，並且他很奇怪何以政府毫不注意此事。這位先生可見是那一類的人，他們願意政府對於所有的事體，就是每日同自己的老婆的爭吵也要加以干涉。

從此以後……但是此事到這裏又洗靜了，以後究竟如何——實在難以明瞭。

三

在世界上總不免有這種荒誕的事體，有時候毫無一點真理；忽然那個託名七品職官各處遊行的，並且在城內引起如此紛擾的鼻子，無原無故的又在自己原有地位上發現了，便是在陸軍少佐闊瓦列夫兩頰中間。此事已經是四月七日發生的，他睡醒了便懊喪地往鏡裏去看，他看見：鼻子！用手去掀確是鼻子！『嘿！嘿！』闊瓦列夫說，並且歡喜的幾乎沒有赤着足在屋裏跳舞起來；但是依曼走進來把他阻撓了。他立刻便令取洗臉水來，一面洗着一面再往鏡子裏去看——鼻子！

『依曼，你看一看，大概我鼻子上面像是有一個小紅疙疸——闊瓦列夫

說着想道：——「那才精心呢，若是依曼說：『沒有，老爺，不但是沒有小紅疙疸，便是鼻子也沒有啊！』但是依曼說：

『沒有，沒有小紅疙疸：鼻子很潔淨的！』

『好吧，豈有此理！』闊瓦列夫自己說，並且用手指頭彈響。此時理髮匠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正在門外瞭望，但是畏怯不前的，像是因為偷油被打的貓一般。

『你先告訴我：手潔淨麼？』闊瓦列夫遠遠地向他喊叫。

『潔淨。』

『撒謊吧？』

『實在是潔淨。』

『唉，來吧。』

闊瓦列夫坐下了。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把他的布巾打開，霎時間用刷子洗滌，把他的鬍鬚和兩頰變成了商人壽筵上用的乳酪一般。依曼·雅闊夫列維赤看見了鼻子向自己說道：『就是你！』以後把頭往別方面轉去，並且從旁邊去看：『奇怪！實在令人難解，』他繼續地說，許久去看那鼻子。以後他極其戒慎的，這種戒慎只可以意會，輕輕地抬起兩個手指頭，爲是去揪那鼻尖，依曼·雅闊夫列維赤的態度便是如此。

『喂，喂，喂，小心些！』闊瓦列夫喊嚷。依曼·雅闊夫列維赤把手放下，呆癡了並且顫抖起來。以後他便小心地用剃刀去刮鬍子下面；雖然不能扶持着鼻子，刮臉極不順手，並且很難的，但是他勉強用自己的粗笨的手指去抓住了頰和牙齦，才免去了許多障礙，於是把臉刮完了。

刮完畢以後，闊瓦列夫便穿裝起來，雇了馬車便直奔往點心舖裏去。他

走入遠遠地喊道：「伙計，取一碗甜豆餅！」他自己便往鏡子裏去看——還有鼻子。他於是歡娛地轉過身來，並且談諧的樣子。迷戀着一隻眼睛去看那個軍人，其中有一個人的鼻子如此之小，一點不大於背心上的紐扣。以後他又到衙署的辦公處，爲是在那裏運動副省長的地位，若是不成功的時候——還可以運動事務官。經過客廳裏面，又往鏡子裏去望——還有鼻子。以後他又向別一個八品職官，或者也是陸軍少佐那裏去了，這一位是極喜歡嘲笑的人，闊瓦列夫當被他嘲笑的時候，時常向他說：「唉，你呵，或曉得你，滑頭鬼！」他在路上想道：「若是陸軍少佐看見我的時候不狂笑起來，便可以證明我的鼻子仍是長在原處哩。」但是八品職官果然沒有笑。「好，好啊，實在莫明其妙！」闊瓦列夫自己想着。在路上又遇見高等軍官夫人波托亦那同着她的女兒，他向她們鞠躬，並且她們也歡娛地向他寒暄：可見在他面上

沒有一點缺欠了。他同她們談了許久，故意掏出煙壺來在她們面前把兩鼻孔裝滿了，自己說：『你絕望吧！我仍是不同你的女兒結婚，只是有一點情戀罷了！』於是陸軍少佐關瓦列夫便時常地遊逛在涅夫司基大街，戲園子和各處，他的鼻子也端然居在面上，並沒有顯出曾經離異的樣子。以後大家都看見關瓦列夫成了一個極好的滑稽家，含笑着追隨美麗的婦女們，並且有一次在舖店裏的櫃檯前面他購買勳章的緞帶，原因不得而知，因為他自己從來沒有膺受過勳章的。

請看俄國北方首都之地，却發生了這種事故！現在考慮起來，才看出在裏面不少荒誕的現象哩。先不要說鼻子的離異和託着七品職官在各處遊行是極其奇幻的，——關瓦列夫何以不覺悟對於鼻子不能在報紙上登載廣告呢？我在這裏所說的意思，也不是以為廣告的價值大昂貴：這都是妄談，並且我

也不是貪吝財利的一流人；不過是不體面，不光明，不好！並且還有：何以鼻子會發現在烤的麵包裏面，何以依曼·雅闊夫列維亦……不行，此事無論如何不明白，實在不明白，可是，最奇怪，最難解的，便是著者何以能尋出此種事實。我曉得這實在是難以了解，這的確是……不是，不是！實在不明白。第一對於祖國一點利益沒有，第二……但是第二也是無益於祖國。簡直的我不曉得，何以如此……

不過是，所有這些現象，固然可以放任過去……唉，可是何處又沒有這種荒謬的事故呢？——如果你這樣地思想，實際上便會有的。誰無論說出什麼話來，這種相類似事故便能發現在世界上，——稀罕，不過是有的。

二田主爭吵的故事

一 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依曼·依曼諾維赤有一件出色的皮襖，極其優美卓絕的！並且是何種的羔皮呵！哦，是何種的羔皮呵！灰色帶着一層霜雪！我可以決定說，在那裏也尋不出這樣的來，請往上面看一看，——尤其是在他和誰談話的時候——你們從旁邊看一看。——是何等的珍品！不能描寫出來：綠絨！白銀！火光！唉呀，我的上帝！造物者，神祕的天使！我何以沒有這樣的皮襖呢！他還在阿格非雅·費多謝夫娜沒有往克耶夫去的時候縫的哩，你們曉得阿格非雅·費多謝夫娜嗎？便是咬下委員的耳朵的那一個。

依曼·依曼諾維赤人好極了！在太平城裏有何等的房舍呵！周圍都迴繞着橡木柱的遊廊，在遊廊下邊各處都是長凳。當過於燥熱的時候，依曼·依曼諾維赤脫下皮襖來，只穿着一件汗衫，在遊廊下邊歇息，並且往院裏和街上觀望。在窗榻下面是何種的蘋果樹和梨樹呵！只是把窗榻敞開——那些枝葉便自己探入室內。這都是在房舍前面；但是再看一看他的園子裏面，那裏什麼沒有呢？李子，櫻桃，海棠，各種的菜蔬，向日葵，黃瓜，甜瓜，瓣豆，還有場院和鑄鐵鎚。

依曼·依曼諾維赤人好極了！他最喜歡吃甜瓜；這是他最爽口的食品。每在吃過飯之後，穿着一件汗衫走出遊廊下邊的時候，就立刻令僕婦拿過兩個甜瓜來，並且是自己割開，把瓜子放在一塊紙上，便吃起來。以後令僕婦把墨水拿過來，自己親手在包瓜子的紙上記載：『此瓜食於某月某日。』若

是此時有客人同食，於是一併寫上：『有某人參與。』

太平城內故去的審判官，看着依曼·依曼諾維赤的房舍，永遠是羨慕。

是的，房子實在是不壞。我歡喜的，是在他的四面都築起垣牆，如果從遠處瞭望，只看見重重疊疊的屋頂，很像是盤子滿盛着圓餅，更好像樹上生出的菌。屋頂都遮蓋着蘆葦；楊柳橡樹和兩株蘋果樹用自己蓬散的枝幹交叉在屋頂上邊。在樹影深處向街衢上顯出來不大的窗戶帶着雕刻而曬白的護窗板。

依曼·依曼諾維赤人好極了！波達夫司基省的警察長也認識他！達羅士·

塔拉索維赤·普黑倭亦克若是從霍羅拉來的時候，便到他那裏去。住在闕立別爾得地方的神父彼得若是在他那裏集有四五個客人的時候，他永遠說，他從來沒有看見過履行宗教上的職務和善於生活的人像依曼·依曼諾維赤那樣的。

唉，光陰迅速地馳去了！過去十年餘的光景，他已經鏗居了。孩子們他

是沒有的。有些僕婦孩子們並且時常在院裏奔跑。依曼·依曼諾維赤給他們每一個人一個麵包或是一塊甜瓜或是梨。倉庫和地窖的鑰匙是僕婦掌管；在臥室裏放着的大箱隻和中間倉庫的鑰匙是依曼·依曼諾維赤自己收藏，並且不願意任何人到那裏去。僕婦是一個健康的婦人，穿着一件短褂，生着鮮明的眼睛和雙頰。

依曼·依曼諾維赤是最篤信宗教的人，每禮拜日，他穿上皮襖便到教堂裏去。依曼·依曼諾維赤走進裏面，向四面參拜，照例是立在歌詩台上拖着沈重的噪音很好地歌唱。祈禱完畢的時候，依曼·依曼諾維赤總不能不向乞丐羣裏走一遭。若不是天然的良善性質激動他，他也許不願意作這樣煩悶的事情哩。「好哇，貧苦人！」他遇着殘疾的老媪。穿着破亂和補綴的衣服，時常是這樣說。「你從那裏來，貧苦人？」

「老爺，我從村裏來；三天沒有吃飯，沒有喝水。自己的孩子們把我逐出來了。」

「貧苦的老婆子！你來這裏作什麼呢？」

「老爺，我到這裏乞討來了，或者有人給我些好麵包哩。」

「啊！怎麼，莫非你願意要麵包嗎？」依曼·依曼諾維赤時常是這樣問。

「怎麼不願意要呢？餓的像狼一樣。」

「啊！——依曼·依曼諾維赤時常這樣回答。——那末，你大概也願意要肉吧？」

「您賞給什麼，我都是滿意的。」

「啊！莫非肉比麵包好麼？」

「饑餓人那裏能選擇呢？賞給什麼，都是好的。」於是老媪時常是伸出

手來。

「喂，去吧，——依曼·依曼諾維赤說。——你何以站在那裏呢？我並不打你的。」

便如此地問答着，走向第二個，第三個，最後走回家去，或是到鄰人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那裏喝一杯燒酒，或是到審判官那裏，或是到縣長那裏去。

依曼·依曼諾維赤最喜歡別人給他送些禮物，或是土產。這是令他最適意的。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也很好，他的院子鄰近依曼·依曼諾維赤的院落。

他們彼此的那樣交誼，在世界上還沒有過哩。便是到現在穿着一件灰色長袍子，藍袖頭，並且每禮拜日在審判官那裏吃飯的那個昂東·普羅闊維赤·普波普茲時常地說，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是被鬼用繩子繫上

了；一個往那裏，別個也牽到那裏去。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永遠沒有結過婚。雖然傳揚說他已經結婚了，不過這完全是謠言。我很曉得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並且可以說，他並沒有結婚的意思。這些謠傳是從何處發生的呢？那末，還傳說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生下來後面帶着尾巴。這種理想如此荒謬，並且污惡和鄙陋，我以為無須在明哲的讀者面前來辯白牠。讀者一定是曉得，只是那些妖怪，並且還是極少的妖怪，後面纔有尾巴哩。可是，妖怪也屬於女類的較多於男類的呢。

不要看這樣親密的交誼，兩個稀罕的朋友并不十分相似。最好是由比較之中可以曉得他們的性質。依曼·依曼諾維赤有一種出衆的本領，說話特別地爽快。唉！他說的太好了！這種感覺可以比作別人搔在你的頭上，或是用手指輕輕地抓搔你的腳掌的時候。聽着聽着——把頭垂下了。爽快！特別地

爽快！好像在沐浴後的眠睡。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相反的，總是緘默着，可是冒出一句話來，你只是受着吧：比刀鋒還要銳利。依曼·依曼諾維赤亦是枯瘦的，高聳着身體，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較低一些，但是擴展的肥粗。依曼·依曼諾維赤的頭像是一個羅蔔尾巴向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頭像是一個羅蔔尾巴向上，依曼·依曼諾維赤只是吃過飯之後穿着汗衫，臥在遊廊下面；但是晚間便穿上皮襖往別處去，或是到他平日售賣麵粉的城內店舖裏，或是往野間——獵取鶉雞。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也是終日臥在階上，——若是天氣不過於炎熱，時常地把脊背陳列在日光下邊，——那裏也不願意去。若是清晨想起來，便在院子裏走一遭，把家務檢視過便又去睡了。從前有時候還到依曼·依曼諾維赤那裏去。依曼·依曼諾維赤是極其精細的人，在正常談話之中從來沒有說過無理的言語，並且如果聽見，他立刻便氣惱起來。依曼·尼克

佛羅維亦有時候不謹慎。時常是依曼·依曼諾維赤從位上立起來說道：『得了，得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快去曬一曬吧，比較說這些難聽的話好的多。』依曼·依曼諾維赤是氣憤的，若是在他的湯裏落下一個蒼蠅：他便狂顛起來——把碟子拋開，把主人責罰。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極其喜歡沐浴，沿着喉嚨坐在水裏，便令在水裏放下棹子和火壺，並且最愛在這種凜涼的水裏飲茶。依曼·依曼諾維赤刮鬚每星期兩次；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每星期一次。依曼·依曼諾維赤好奇的心最盛：若是向他述說一件事情，總是說不完的一！如果有些不滿意的地方，立刻便把他記載起來，據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外表，極難辨識是滿意，還是氣憤；雖然喜悅什麼，也不形容於外的。依曼·依曼諾維赤的性質有些怯懦。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正是相反，褲子如此肥闊的褶縫，甚至如果把他張開起來，很可以往裏面放下一個帶倉廩和房舍的

院落。依曼·依曼諾維赤具有一幅大而透澈的烟草顏色的眼睛，並且口有些像『V』字母的形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眼睛是微小的，黃色的，完全陷入叢密的眉毛和浮腫的顴骨中間，並且鼻子很像是一個熟爛的李子。如果依曼·依曼諾維赤請你們聞烟的時候，他永遠先用舌頭去舔烟壺的蓋兒，以後用手指頭彈在上面，若是你們和他相識，便拿過來說道：『先生，可以用一點麼？』若是不相識，便是，『先生，不曉得您的官銜和大名，可以請用麼？』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只是遞過自己的煙壺在你們手裏，並且說道：『用一點吧。』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都不歡喜蚤虱，所以無論是依曼·依曼諾維赤還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總不能放過那個販貨的猶太人，爲此買他幾瓶殺滅這種蟲類的藥劑，並且嘲罵他宣傳猶太教。

可是不要看有些不相似的性質，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都是極好的人。

一一

清晨，——這正是七月的時候，——依曼·依曼諾維赤臥在遊廊下面。天氣是暑熱的，空氣很乾燥，並且細細地流轉。依曼·依曼諾維赤曾經到了樵夫那裏和莊村裏面，曾往問詢了相遇的鄉人和村婦，從何處來，往何處去，怎麼樣和因為什麼；很勞乏了，便去臥下歇息。他躺在那裏許久地看望倉廩，院落，草棚，在院子裏奔跑的牝雞；於是自己想道：『唉呀，我是何等的主人！我這裏什麼沒有呢？鳥兒，房舍，倉廩，各種的奢侈品；燒酒是清流的，新釀的；在園子裏有梨，李子，在菜園裏有罌粟花，白菜，豌豆；我還有什麼？……我很想知道我這裏缺乏什麼？』

向自己提出這種深奧的問題，依曼·依曼諾維赤也凝思起來了；但是那時候，他的眼睛便去尋覓新物品，隔着板壁往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院裏窺視，並且不禁地引起好奇的觀望了。一個枯瘦的婦人，拿出來一件潮霉的衣服，並且把他掛在扯起的繩子上晾曬。少頃一件舊官衣，兩隻袖子張掛在空中；帶着穿壞的袖頭，把絲緞的衣服遮蓋上了；在後面又拿出來一件貴族的衣服，帶着勳章的鈕扣，帶着蟲咬的領子；白色薄羅紗帶斑點的褲子，從前曾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腿上穿過，但是現在或者只能套在他的手指上。在這些後面又掛出來別的物件好像字母A，以後是藍色哥薩克式的褲子，還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亦在二十年前縫的哩，那時候他預備去充當民兵，並且曾把鬚鬚留下了。最後一件一件地陳列出些個短劍，很像是在空中矗立的尖塔頂。以後掛出來些衣服像是碧綠顏色的外衣，帶着銅質鈕扣，有五錢幣的

大小。從衣服裏面落出來背心，繫着金色的穗子，在前面帶着一朶大綉花。背心不久被死去的老太婆的裙子遮蓋了，帶着口袋裏面可以放下一個西瓜。所有這些物件混雜在一處，使依曼·依曼諾維赤很注意地觀望，此時太陽的光線，照耀着藍和綠的袖子，紅色袖頭，或是金色穗子的一部分，或是短劍的尖鋒，把他做成的奇怪景况，好像是遊行的狡猾者在各村莊所演的傀儡戲，——尤其是在羣衆人民濃密地擁擠，看望依羅達國王戴着金色冠冕，或是看牽羊的昂東的時候；在傀儡後面提琴響亮；藝人代替鼓樂用手敲在自己的唇上，但是夕陽沉下，南方夜晚新鮮的冷氣，漸漸強硬地向豐碩的村莊婦女鮮艷的肩頭和胸乳前面侵來。

不久老媪從堆房裏鑽出來，搖着頭馱出舊馬鞍子帶着破壞的鐘，帶着磨破的裝手槍的皮口袋，帶着以前曾是赤色的粘履，帶着金邊兒的銅環。

「這種愚笨的老婆子！——依曼·依曼諾維赤自己想：——她還要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拉出來晾一晾哩！」

的確是：依曼·依曼諾維赤猜測的並不十分錯。過了四五分鐘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麻布褲子陳列出來，差不多占據了半個院子。以後她又拿出來一頂帽子和一桿槍。

「這是什麼原故？——依曼·依曼諾維赤想：——我從來沒有看見過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那裏有槍。他作什麼？射擊並不射擊，但是守着一桿槍！他要牠作何用呢？不過物品是很出衆的！我早想獲得這種東西。我很願意有這一桿槍；我喜歡用槍去消遣。『喂，老婆子，老婆子！』依曼·依曼諾維赤喊叫，用手指頭招呼着。老婆子向板壁牆走過來。」

「老太太，你這個是什麼東西？」

「你自己看——槍。」

「什麼槍？」

「誰知道這是什麼樣的！如果這是我的，我也許知道是用什麼做成的，不過這是老爺的。」

依曼·依曼諾維赤立起來便把槍周圍地玩視，並且忘却了告訴老媪把牠同短劍掛在一處晾曬。

「據想大概是鐵的，」老媪繼續着說。

「啊！鐵的。牠何以是鐵的呢？依曼·依曼諾維赤向自己說。老爺早有這物件麼？」

「大概是早有的。」

「好物件啊！——依曼·依曼諾維赤繼續着說。——我問一問他去。他

要牠有什麼用處？或者我用別的東西交換，怎樣，老太太，老爺在家麼？」

「在家。」

「他作什麼，騎着麼？」

「騎着哩。」

「喂，好吧；我向他那裏去。」

依曼·依曼諾維赤穿上衣服，把彎曲的打狗棒拿在手裏，因為在太平城裏的街衢上相遇的狗較多於人，便走去了。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院落雖然鄰近於依曼·依曼諾維赤院落的旁邊，並且隔着籬笆牆可以從這裏爬到那裏去，不過依曼·依曼諾維赤是從街上走的。從這條街衢還應當穿過一條小巷，那樣的狹隘，甚至如果在裏面兩輛單套馬車相遇，當此種情形之下，除非抓起後邊車輪來把每輛向對面街上扔過

去，他們是不能走開的；但是步行人便得去披開板牆兩旁生長的花草。直通到這條巷裏，一方面是依曼·依曼諾維赤的草棚，一方面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倉廩，大門和鴿子房。依曼·依曼諾維赤走到大門前面，扣響門環；從裏面發出來犬吠的聲音；但是各種毛色的狗羣看見這是熟識的人，便搖着尾巴，迅速地向後跑去。依曼·依曼諾維赤走過了院落，在裏面嘈雜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飼養的印度鴿子，西瓜和甜瓜的皮，有些地方是青菜，有些地方是毀壞的輪子或是木桶箍，或是穿着污穢汗衫的萎弱童子：這實是寫真家所喜歡的一幅圖畫！懸掛衣服的陰影差不多遮滿了院落，並且覺出許多凜涼來。婦人迎他過來行禮，打着呵欠立在一旁。在房舍前面有一對橡木柱子的廊子，爲是敷衍地防避日光，這時候太陽在小俄羅斯決不容情，令步行人由足至頂遍流暑熱的汗液。依曼·依曼諾維赤變更了只是在晚間遊行的習

慣，決定在此時間走出來，從此可以看出，他打算獲得這種貴重物品的願望何等殷切了。

依曼·依曼諾維赤走入的屋裏十分黑暗，因為護窗板是遮掩的，日光由護窗板內穿過，作成虹色的顏彩，射在對面的牆壁上。藉着蘆葦屋頂，樹木和在院裏懸掛的衣服，在上面繪成了彩色的山水畫，不過這都是一種變化的狀態。因此在屋裏生出了奇怪的半光明。

『上帝賜福！』依曼·依曼諾維赤說。

『啊，好哇，依曼·依曼諾維赤！』聲音從屋角裏回答出來。只是此時依曼·依曼諾維赤纔看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臥在舖於屋角的氈子上。『請原諒我赤體在你的面前。』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裸體躺在那裏，連一件汗衫也沒有穿。

『沒有什麼。你今天睡醒了麼，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睡醒了。那麼你也睡醒了麼，依曼·依曼諾維赤？』

『醒了。』

『那麼你現在就起來了麼？』

『我現在起來了。唉呀，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何以能睡到這個時候呢？我纔從村莊裏來。路途上的麥禾太好了！豐美的！並且稻草也是高大的，柔嫩的，充實的！』

『格普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喊嚷——給依曼·依曼諾維赤拿

酒，饅頭和奶餡來。』

『今天好天氣啊。』

『不要誇獎了，依曼·依曼諾維赤。滾他的吧，熱的沒有地方藏躲！』

『這是什麼話。唉，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想起我的話來，便已經晚了：在世界上將要責罰你，因為這種無禮貌的話。』

『我怎麼得罪你了，依曼·依曼諾維赤？我並沒有凌辱了你的父親和母親。我不曉得，怎麼得罪你了。』

『得了，得了，依曼·依曼諾維赤！』

『實在是，我沒有得罪你，依曼·依曼諾維赤！』

『奇怪，鶉雞到這般時候還是叫不回來。』

『你無論怎樣想，隨你的便，不過我沒有得罪你。』

『不曉得，何以還不來，——依曼·依曼諾維赤說，好像沒有聽見依曼·

尼克佛羅維赤：——或者還不是時候……大概已經到了那個時候了。』

『你說的是麥禾好麼？』

『豐美的麥禾，豐美的！』此後寂默了。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作什麼懸掛這些衣服呢？』——最後依曼·依曼諾維赤說。

『是，很好的，差不多是新的衣服，被可惡的老婆子給糟壞了：現在我晾一晾；呢料是精細的，只是把他反過來——還從新可以穿。』

『那裏有一件物品我很適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什麼物品？』

『請你告訴我，那裏同衣服在一處晾晒的鎗你有什麼用處？——依曼·

依曼諾維赤把煙拿過來。——請問可以用嗎？』

『不要緊，請用吧；我聞我自己的。於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在身旁撫摸，並且尋得了烟壺——你看這可惡的老婆子！她把鎗也掛在那裏了？很好

的烟是猶太人在索羅赤次城裏做的。我不曉得，我不曉得他往裏面放些什麼材料，那樣的香啊！有一點像是香草。你拿去，在嘴裏嚼碎一點：是不是像香草？拿去，請用吧！』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請你告訴我，我所說的是鎗；你要牠作什麼？你是用不着牠的。』

『怎麼用不着，若是有時候射擊呢？』

『唉，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何時纔射擊呢？莫非是在來世麼？據我所知道和別人記得的，你連一個鴨子也沒有殺過，並且你天生的稟性，也不是像能射擊的。你有威嚴和尊重的體格。就是你這些貴重的衣服，都是難以命名的，現在還晾在那裏？你何以能奔馳在水泥坑窪之間，那時候成什麼事體？不，你應當要安靜，休息。（以前曾說過，依曼·依曼諾維赤當勸導別

人的時候，說話特別的漂亮。他說的何等的中聽啊！哦，何等的中聽啊！）
是的，你應當有禮貌的行動。你把牠讓給我吧。」

『那裏能呢！這個鎗是很貴重的；這種鎗是何處也尋不出的。我還是打算去當民兵的時候，在土耳其人那裏買來的；但是現在我忽然把牠送給別人！那裏能呢？這是必須的東西！』

『作什麼必需呢。』

『作什麼？若是強盜劫奪房舍……還不必需嗎！謝天謝地！現在我是安坦的，並且誰也不怕。何以呢？因為我曉得，在我的堆坊裏放着鎗哩。』

『好鎗！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牠的機簧都壞了。』

『壞了有什麼？可以修理；只是應當抹上麻油，爲是不致生鏽罷了。』

『據你所言，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毫不能看出你對於我友誼的關係。』

你對我沒有一點感情作用。」

「依曼·依曼諾維赤，你怎麼能說，我對於你沒有一點感情呢？你真不害羞麼？你的牛羣牧在我的田裏，我一次也沒有佔用牠們。你往波洛達夫去的時候，永遠是借我的馬車，那麼怎樣呢？莫非我拒絕過麼？你的孩子們從籬笆牆上爬過來到我的院子來同我的狗玩耍，——我什麼也沒有說過；隨他們玩要去吧，祇是不要動別的東西，隨他們玩要去吧！」

「你既是不願贈送，那末我想，我們交換吧。」

「你用什麼來交換呢？」於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以手支頤看着依曼·依曼諾維赤。」

「我換給你一隻肥豬，便是我養豨的那隻烏黑的豬。好極了！你等着，明年一定給你產生許多小豚哩。」

『我不曉得，依曼·依曼諾維赤，你何以說這樣的話。我要你的豬作什麼用？莫非我給鬼追薦嗎？』

『又來了！沒有這種無禮的話便不行麼！罪惡啊；實在是罪惡，依曼·

尼克佛羅維赤！』

『那末，依曼·依曼諾維赤，你何以爲換鎗給一隻不成東西的豬呢？』

『何以牠不成東西呢，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怎麼呢？你自己仔細想一想。這是鎗，有名的東西；那麼豬是什麼東西！如果不是你說的話，我便要以爲這是羞辱的事情。』

『你爲什麼這樣蔑視豬呢？』

『那末，你以爲我是什麼樣的人？爲的是我把豬……』

『請坐，請坐吧！我再不……留着你的鎗吧，放在堆坊屋的角裏，隨牠

自己糟壞生鏽去吧——我不願意再談牠了。」此後寂默了。

「有人說，——依曼·依曼諾維赤起首說：——有三個國王向我們皇帝宣戰。」

「是的，彼得·費多羅維赤曾對我說了。這是什麼戰爭？因為什麼？」
「說不定是因為什麼。我想是國王們打算令我們信仰土耳其教。」

「你看，他們竟會如此地打算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略微地拍起頭來。

「那麼你看，我們皇帝也向他們宣戰了。他說：「不，你們自己信仰耶穌教吧！」」

「怎麼？我們可以攻打他們；依曼·依曼諾維赤！」

「可以攻打。那末，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不願意換鎗麼？」

「我很奇怪，依曼·依曼諾維赤，你是很有學問的人，但是說話和小孩一樣。你以為我是那樣糊塗的人……」

「請坐，坐下吧！隨牠自己損壞去；我不再說了。」此時僕人把酒拿進來。

依曼·依曼諾維赤飲了一杯酒，吃了一塊饅頭和奶舖。「喂，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除去豬以外，我再給你兩口袋鈴鐺麥；因為你沒有種鈴鐺麥；今年是一樣，你總得買鈴鐺麥的。」

「唉，依曼·依曼諾維赤，總得吃飽了纔能有這樣耐性同你談話呢。（這還沒有什麼，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還不止說出這樣話來呢。）那裏看得見，有人把自己的鎗只換兩口袋鈴鐺麥？請你不要再把自已的鞋子添上哩。」

「不過你忘記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還給你一隻豬呢。」

「那裏能，兩口袋鈴鐺麥一口豬換一桿鎗？」

「怎麼，莫非還少嗎？」

「換鎗嗎？」

「當然是換鎗。」

「兩口袋換一桿鎗？」

「兩口袋不是空的，是帶着鈴鐺麥；那麼你又把豬忘却了吧？」

「吻着你的豬去吧，不然，隨牠放在那裏吧！」

「哦，真是應當懲罰你！等着吧：在來世因你這種污褻的言語定要用熟

針刺穿了你的舌頭。和你談話之後實在是得洗臉和手，自己也薰染壞了。」

「你聽着，依曼·依曼諾維赤，鎗是文明的物品，極其珍奇的娛樂，並

且裝飾在屋裏是很爽快的……」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對於自己的鎗直像是討飯的對於他的破舊襪片子一樣，』依曼·依曼諾維赤憂鬱地說，因為他實在是氣惱起來了。

『那麼你，依曼·依曼諾維赤，簡直是一隻鵝。』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若是不說出這種話來，他們互相爭吵一番，散去以後仍可和好如初；但是現在發生了另一種情形。依曼·依曼諾維赤焦燥了。

『你怎麼說出這種話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他揚高了嗓音問。

『我說你像鵝，依曼·依曼諾維赤！』

『先生，你已忘却了禮貌和對於他人姓氏身分的恭敬，竟敢用這種污穢的名詞來污辱麼？』

『這有什麼污穢呢？那末，你何以那樣擺搖兩隻手呢，依曼·曼依諾維赤？』

「我再向你說，你何以竟敢違反禮儀，把我叫作鵝呢？」

「我要打在你的頭上，依曼·依曼諾維赤！你作什麼這樣的嘶叫起來了？」

依曼·依曼諾維赤不能再忍耐：嘴唇顫抖起來了；口變換了平日的狀態，字母V却作成了字母O；他的眼睛那樣的動轉，很令人畏懼。依曼·依曼諾維赤這種狀態是特別稀罕的，必須使他十分氣惱。「我便向你聲明，——依曼·依曼諾維赤——我不願意再認識你。」

「好極了！我並不在乎！」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回答。（撒謊，撒謊！這事他很憂苦的。）

「我的足再也不到你的屋裏來。」

「嘿，嘿！——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愁苦的不知怎樣着手，並且遠

反自己的習慣站立起來。——喂，婆子，孩子們！」於是從門外起來那一個枯瘦的婦人和矮小的童子，穿着一件肥長的袍子。「把依曼·依曼諾維赤揪着手，拉到門外邊去！」

「怎樣！把貴族拉出去？」——依曼·依曼諾維赤喊嚷，顯出尊嚴和憤懣的狀態。——「你們敢！來吧！我把你們和你們的混蛋主人一齊消除！尋不出一點形迹！」依曼·依曼諾維赤說話非常地嚴厲，當他的心靈被震動的時際。」

這一堆人儼然若畫：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立在屋室中央，顯出完全裸體的美麗，不加以絲毫飾裝！婦人張着口在面上現出無意識的，驚慌的形態，依曼·依曼諾維赤向上舉着手，好像是畫上所繪的羅馬演說家！這是非常有趣的時啊，優美的戲劇！但是此時只有一個旁觀者：便是童子穿着一件極

長的袍子，很坦然地立在那裏，用手指頭修理自己的鼻子。

最後依曼·依曼諾維赤抓起自己的帽子來。「你作的很好，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好極了！我忘不了你。」

「去，依曼·依曼諾維赤，去吧，你小心些，不要再遇到我的手裏；不然我把你的腦袋打下來！」

「我饒恕不了你，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依曼·依曼諾維赤回答，顯出輕蔑的神氣，隨後把門用力摔過去，門砰的一聲響亮，並且又敞開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走到門前，打算再說幾句話，但是依曼·依曼諾維赤並沒有回顧，飛出院落去了。

於是乎，兩位名望尊崇之士，太平城裡的光耀和榮譽，互相地口角了！那末因為什麼呢？因為一點瑣屑事故，因為鵝。彼此不願意再相逢，斷絕了所有的關係，可是從前曾著名為不可分離的朋友！以前，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每天會派人彼此互相問候，時常地在樓上互相敘談，並且說得那樣親密，實在聽着令人心襟爽暢。每到禮拜日，依曼·依曼諾維赤穿着毡子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穿着棕色麻布大衣，差不多彼此攜着手同往教堂裡去，依曼·依曼諾維赤具有特別精銳的眼睛，若是他首先看見有泥窪或是污穢的地方在街衢中間，在太平城裏這是常有的，便永遠是告訴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小心些，不要往那裏伸脚，此處骯髒的很。』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自己這一方面也有被感動的友誼上的協助，並且無論他站立何等遠，永遠是把烟壺向依曼·依曼諾維赤的手裏遞過來說道：『請用吧！』

兩人何等優美的生活啊！……這兩個朋友……我聽說這一件事情的時候，却像是在頭上霹靂地把我驚動了！我許久沒有能相信。公正的上帝！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爭吵起來了！這樣體面的人！現在怎麼在世界上纔算得安實呢？

依曼·依曼諾維赤回到家裏的時候，十分驚擾了許久。他往時曾首先到馬棚裏看一看，馬是否還吃草（依曼·依曼諾維赤有一匹驕駿馬，額上有一塊花斑；很好的一匹馬）；以後便親手去喂飼大雞和小豚，於是纔到臥房裏去，在那裏或是作些木盾的器具（他不亞於削鐵匠，能用木頭很靈巧地做出各種物品），或是誦讀柳比亞，格里亞和帕波夫出版的書籍（書的名稱依曼·依曼諾維赤不很記得，因為婦人早先把題名的上半頁扯下哄孩子去了），或是在廊子下面歇息，但是現在這些平日的事業他一件也沒有去作。不過迨

見僕婦，看見她拿着碎米往廚房裏去，便罵她何以閒散無事地遛逛；用木棹擲打平日往階前爭食的公雞，並且當那時候臃腫的童子穿一件破爛的汗衫跑過來向他喊道：「爹爹！給一塊餡餅吧！」他便踩着腳向他那樣嚴厲地恫嚇，以致驚懼的童子急速地跑開了。

但是最後他凝思了一會，便作平日的事業去了。遲晚地用過了飯，差不多已經到了晚間纔去臥在廊子下邊歇息。僕婦煮的甘美的鴿子湯把早晨的事故完全消除了。依曼·依曼諾維赤又歡悅地檢點起自己的家務來。最後他的眼睛看着鄰近的院落向自己說道：「今天我還沒有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去哩；我到他那裏去。」依曼·依曼諾維赤說完，拿起手杖和帽子來，便往街上走去，但是纔出了大門，想起來口角的事情，啐了一口又回來了。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院裏差不多也是這種情形。依曼·依曼諾維赤看見老婆子

子已經把脚放在籬笆牆上，打算爬到這院裏來，忽然聽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嗓音：『回來，回來！不要去！』不過是，依曼·依曼諾維赤覺得很煩悶的。很可以能够使兩個禮貌的人在翌日仍是和好如初，如果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家裏不發生特別的事故，不消滅了所有的希望，並且不往讎視待燃的火堆裏澆油。

當日晚間向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來了一個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她並不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本族，不是親戚，也不是他的義母。大概她完全無須乎到他這裏來，並且他也不十分喜悅她；但是，她到這裏來，寄居一個星期，有時候還多，那時候她取過鑰匙來，所有全家的事務由她經手管理了。此事令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很是難過，不過是很奇怪，他聽從她像小孩子一樣，雖然有時候他也曾試一試爭吵，但是，永遠是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佔

上風。

我實在是不明白，何以竟致婦人們抓扯我們的鼻子那樣地敏活，就像拿茶壺柄兒一樣：或是她們的手便是如此長成的，或是我們的鼻子一點用沒有呢。雖然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鼻子像一個李子，但是，她扯住他的這個鼻子拉在身後而像狗一般。她在她的面前並且變更了自己平日的生活狀態！不那樣許久地臥在太陽下面，如果臥下，也不裸體。但是永遠穿上汗衫和褲子，雖然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並沒有要他如此。她最不喜歡拘束，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染患瘧疾的時候，她自己親手用樹脂精和醋從足至頂地抹擦。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在頭上戴着髮網，鼻子上有三個肉瘤，穿着一件咖啡色帶黃花兒的外套。她的體格像是細木桶，所以再想尋找她這樣的楊柳細腰，就如同沒有鏡子而欲看見自己的鼻子一樣的難。她的兩條腿是短小的，

做成兩個長枕頭的樣子。她捏造謊言，每天清晨吃些煮紅葡萄，並且善於辱罵；對於各種的事體，她的面孔永不變更自己的神氣，這種神氣只是一般婦人們纔能形容出來的。

她纔來到這裡，所有的事情都相反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不要同他講和，不要求他寬恕；他打算謀害你的；這是那一種人啊！你還不曉得他呢。』可惡的婆子挑唆了許久，以致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對於依曼·依曼諾維赤的讎恨不共戴天了。情形完全不同了。若是鄰家的犬跑到院裡，便把牠任意的擊打；孩子們從籬笆牆上爬過來，哭號着奔回去，汗衫向上捲着，背上帶着木杖的痕跡。便是那個婦人，當依曼·依曼諾維赤打算詢問她的時候，如此地野蠻，甚致依曼·依曼諾維赤那樣文雅的人，也只是說道：『這樣可惡的婆子，比自己的主人還兇！』

最後除去這些凌辱，仇恨的鄰人對着籬笆門兒建築一個鵝欄，好像是故意打算加重凌辱。這個爲依曼·依曼諾維赤所憎嫌的鵝欄落成特別地迅速，只是一天的光景。

此後激起依曼·依曼諾維赤的惡意和報復心了。不過是他沒有露出一點憂苦的樣子來，雖然鵝欄並且佔據了他的一部分土地；但是他的心弦那樣地跳動，他非常地難以保存外表的安寧。

於是他渡過了白晝。到了夜間……哦，如果我是寫真家，我便奇妙地描寫了夜間所有的美景！我便描寫出來太平洋裡的寂靜；繁密的星辰怎樣不動地望着他；透澈的寥寂怎樣參雜着遠近犬吠的聲音；戀愛的牧師如何地馳過並且急速地爬過了籬笆牆；被月光照耀的白色牆壁怎樣越發地白亮起來，迴護他們的樹木更較冥暗，樹木的陰影鋪放着更較烏黑，花卉和叢草更較翠

香，並且蟋蟀們，夜晚的健將，在四角裏熙熙唱起嚴肅的歌曲。我便描寫出來在一間低小的土房裏，臥在孤零的被衾裏的黑眉女人，顫搖着青年的胸乳，怎樣地夢見英雄的鬚髯和利劍，但是月光閃灼在她的兩頰上。我便描寫出來在房舍烟鹵上面棲落的蝙蝠的黑影怎樣地隱顯在白亮的路旁……但是我未必能描摹出來依曼·依曼諾維赤在這夜間走出，手裏拿着鋸；在他的面上顯出各種的神情啊！他悄悄地前行爬近鵝欄那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狗還不曉得他們彼此的爭吵，所以容許他這樣故舊的朋友走到四根橡木柱的鵝欄前面。爬到最近的柱子那裏，他把鋸放在上面便鋸起來。鋸木的聲音使他時時地瞭望，但是他對於侮辱的意思激起奮勇的精神來。第一根柱子被鋸斷了；依曼·依曼諾維赤又鋸第二根。他的眼睛發燒起來，並且因為驚嚇什麼也沒有看見。忽然依曼·依曼諾維赤喊叫了一聲並且僵木了：他看見一個尸

身；但是不久他蘇醒過來，看見這是一隻鵝把長頸向他伸過來了。依曼·依曼諾維赤憤恨地啐了一口仍繼續工作起來。把第二根柱子也被鋸斷；屋室搖晃了。依曼·依曼諾維赤當鋸第三根的時候，心弦如此驚駭地跳動以致工作停止了許多次。柱子已經鋸斷了多半；忽然晃動的屋室更利害地搖曳起來。……依曼·依曼諾維赤纔得跳開，便嘎吱地倒下了。他抓起鋸來驚慌地跑回家裏去，倒身在牀上，因為自己的可怕的事情，連往窗戶上看望的膽量都沒有了。他想着好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全院的人聚齊了：老婆子，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穿着長袍子的童子，都操着棍棒，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率領着來拆毀他的房舍。

第二天依曼·依曼諾維赤終日像染了瘧疾一樣。他總以為是懷恨的鄰人因為報復來焚燒他的房舍；所以令僕婦時時地檢看，有無乾草在那裏燒着。

最後他爲是預防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決定首先下手，把他控告太平城地方審判廳裏面。

四

太平城是奇妙的城市啊！在裏面何種房舍沒有呢！屋頂有的是稻草的，有的是蘆葦的，有的是木板的。街衢的左邊，街衢的右邊，各處都是美麗的籬笆牆；在上面環繞着藤蘿，在上面懸掛着壺罐，從他後面向日葵露出來自己的太陽式的圓頭。罌粟花紅了，粗大的南瓜也光亮起來……妙景啊！籬笆牆上永遠有些東西裝飾着，他更顯着美麗：或是衣裙，或是汗衫，或是褲子。在太平城裏也沒有賊盜也沒有騙匪，所以人人都意在籬笆牆上懸掛。如果走到曠場那邊，一定要停留少頃去流覽風景；在上面有一片池塘，奇

妙的池塘！唯一的，這種你們幾時纔可以經見呢！他估據了差不多所有的曠場。優美的池塘啊！遠地裏看着宛似草塚的房舍，週圍環繞着，更增加了幾分妍麗。

不過是我的意思，以為房舍再好不過地方審判廳。橡木的還是樺木的！我不管牠，不過在裏面，先生們，有八扇窗戶！八扇窗戶一齊向着曠場並且向着我已經說過的和縣長名之爲湖沼的水池！只是這一處房舍修飾着花岡石的顏色；其餘的房舍在太平城裏只是潔白罷了。上面的屋頂是木板的，並且還可以染飾上紅色哩，如果職員們把爲此所預備的油，在吃齋的時候不故意地拿去拌葱吃，於是房頂仍然沒有染飾的。階台直伸到曠場那裏，在上面時常奔跑着母雞，因爲在階台上面永遠是散落着碎米或是其他的食物，可是，這並不是故意如此的，不過由於投訴人的失慎罷了。房舍分爲兩半：一

而是公堂，一面是牢獄。在公堂這一邊有兩間屋子是潔淨的，潔白的；一間外廳是爲投訴人用的；在那一間裏有棹子染着墨水的痕跡，棹上放着鏡子；四把帶高背的橡木椅子；靠近牆的旁邊放着鐵櫃，裏面保存着訴訟文件。在一隻箱子上面放着用靴油刷淨的靴子。

從清晨便開庭了。審判官是一個很肥胖的人，雖然是比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瘦些，和藹的容貌，穿着油污的長衫，拿着烟袋和茶杯同着庭吏叙談。審判官的嘴唇正好在鼻子底下，所以他的鼻子可以隨便聞嗅上邊的嘴唇。這一個嘴唇給他作成了烟碟兒，因爲往鼻子裏投送的鼻烟差不多永遠留在上面，於是審判官庭吏叙談起來。赤足的女婢在旁邊托着茶盤子。在桌子一端書記官誦讀判決文，但是無意味而愁悶的聲調，以致被告人聽着幾乎睡去了。審判官也一定是如此的，如果此時他不去作高興的談話。

「我故意儘力地打聽，——審判官說，從已經空的杯裏飲茶：——爲什麼原故，他們叫的好聽，我在二年前曾有一個出色的黃鳥。怎樣呢？忽然間完全壞了，叫起來極其難聽；越往後越壞，嗓音啞啞起來，——簡直是要不得的！其實是極不要緊的事情！這是因爲在喉嚨下邊生出來一個比豌豆小的疱兒。只是用針把這個疱兒扎破便行了。這個是薩哈爾·普羅閣非維赤教會我的，並且是究竟怎樣，若是你願意聽，我告訴你，是怎麼一回事：我到他那裏去……」

「節勉·節勉諾維赤，還念別的麼？」書記官截斷了說，已經讀完了好幾分鐘了。

「你已經讀完了麼？你看，有多麼快！我一點也沒有聽見！在那裏呢？把牠拿過來，我署上名。你那裏還有什麼？」

『還有哥薩克人伯齊克盜牛案。』

『好，念吧！那末我到他那裏去……我還可以詳細地述說，他怎樣地招待我。用乾鱈魚就酒，好極了！並且不是咱們那樣的乾鱈魚（此時審判官吐着舌頭並且笑了，可是他的鼻子聞見了自己的永遠的烟碟兒……），在太平城裏乾果店所售的。糖白魚我沒有吃，因為，你自己是曉得的，我吃了牠以後胸下面便嘈雜起來；但是魚子我嚐了，——很好的魚子！沒有什麼說的，上等的！以後我喝了些桃酒，是在龍膽草上濾過的。還有紅花酒；但是紅花酒，你自己曉得，我是不用。這種酒是很好的：一則，據別人說，可以開展食量，以後還可以幫助消化……哦！少見的很啊！……審判官陡然喊嚷，看見依曼·依曼諾維亦走進來。

『上帝援助！祝你們康健！』依曼·依曼諾維亦說，帶着他天生的爽悅

向四面鞠躬。唉呀，他何等善於逢迎啊！這種精細我任在何處也沒有見過。他自己曉得自己的身分，所以對於各種禮貌都看作是義務。審判官自己給依曼·依曼諾維赤拿過椅子來，他的鼻子把所有的烟從上嘴唇上面掃下去，這永遠是他極其歡悅的表示。

『你有什麼事，依曼·依曼諾維赤？——他問道：——不喝一杯茶麼？』

『不，多謝，』依曼·依曼諾維赤回答，鞠了躬便坐下了。

『請喝一杯吧！』審判官又說。

『不，謝謝，很滿意這樣慇懃的款待！』依曼·依曼諾維赤回答，鞠了

躬又坐下了。

『喝一杯吧！』審判官重復着說。

『不，不要客氣，節勉·節勉諾維赤！』於是依曼·依曼諾維赤鞠了躬。

坐下了。

『一杯？』

『既然如此，便喝一杯吧！』依曼·依曼諾維赤說，並且把手向茶盤子裏伸過去。

唉呀，上帝！人們有這些無窮的虛文啊！不能說這種行爲可以引出何等爽適的印象來！

『不再喝一杯麼？』

『敬謝，』依曼·依曼諾維赤回答，把飲乾的茶杯放在盤子裏並且鞠了躬。

『勞駕吧，依曼·依曼諾維赤！』

『不能喝了；多謝。』於是依曼·依曼諾維赤鞠了躬又坐下了。

『依曼·依曼諾維赤！再喝一杯吧！』

『不，很感激這樣的應酬。』說完了這話，依曼·依曼諾維赤鞠了躬又坐下了。

『只是一杯！一杯！』

依曼·依曼諾維赤把手向盤子伸過，並且取過一杯來。

嗟呀！何以尋得出這種的人善於保持自己的身分啊！

『我，勉節·節勉諾維赤，——依曼·依曼諾維赤說，飲畢最後的一口：

——我到你這裏來有一件要緊的事情：我呈遞訴狀。』於是依曼·依曼諾維赤放下了茶杯，從衣袋裏取出一張公文紙來。『控告我的仇人，誓不兩立的仇人。』

『這是控告誰呢？』

「控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

審判官聽說這幾句話，幾乎從椅子上倒了下來。「你說的什麼話！——

他拍着手說道：——依曼·依曼諾維赤！這是你麼？」

「你可以看得見這是我。」

「哦！怎麼你作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仇敵麼！這是你口裏說的麼？再重複一次吧！或者是有誰藏在你的背後替你說的吧？……」

「這有什麼奇怪的？我同他誓不兩立：他與我以深重的凌辱。侮蔑我的人格。」

「老天爺！我現在何以能信母親的話呢？我們同姊妹偶一爭吵，她每日便說道：『你們這些孩子們同狗一般的過活。你們何不拿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作一個榜樣：如果作朋友，便得像是朋友！那纔稱得

起朋友！那纔算是體面的人哩！」你看這兩個朋友！你告訴我吧，因為什麼原故？何以呢？」

『這件事情很複雜，節勉·節勉諾維赤！非口頭上可以述說的：最好請你念一念訴狀吧。請從這一面起首，這裏較適當的多。』

『念一念，塔拉司·齊桓諾維赤！』審判官轉向書記官說。

塔拉司·齊桓諾維赤拿起訴狀來，似在縣裏審判廳所有的書記官一樣的用兩個手指頭醒了鼻涕，便念起來：

『具呈人太平城縣貴族田主名依曼·依曼諾維赤，姓比列里片克；
謹陳數款於下：

(一)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以自己神鬼共忌的，萬惡滔天的違法行動爲舉世所盡知，竟於「八一〇年七月七日對於我本

身的人格，也就是我的姓氏和職銜，加以莫大的奇辱。且該貴族，卑陋的狀態，具有野蠻的性質，並且慣行各種觸犯神教的行為和辱罵的言語……」

書記官在那裏稍停了一會，爲是從新醒一醒鼻涕，但是審判官恭恭敬敬地袖着手，只是向自己說道：「何等活潑的文筆！這個人寫的好極了！」

依曼·依曼諾維亦請求往下念，於是塔拉司·齊桓諾維亦繼續念道：

「該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當我到他那裏作友誼的請求的時候，把我喚作人所恥辱的，污蔑我人格的名稱，卽是「鵝」。彼時所有太平城縣裏都曉得我無論何時絕對未曾以這種卑賤的動物自稱，並且事先也不希望有這樣的名稱。我的貴族出身的證據，便是在教堂內放着的戶籍簿裡面註載我誕生的日期，以

及於我所受的洗禮。那末「鵝」，稍有科學的知識的人都可以曉得的，不能註載戶籍簿裏面，因為「鵝」不是人，但是禽鳥，這便不是沒有入過學校的人都能確實明白的。該惡性的貴族，通達所有這些事故，無非是為對於我的官職和姓氏加以莫大的奇辱，把我罵作這種卑賤的名稱。

(二)此種敗劣而野蠻的貴族並且意圖佔據我得自先父依曼·倭尼西維赤·多郭赤虹手中的遺產，竟相對着我的階臺違法地建築了鵝欄，他的用意無非為是加重對我的凌辱，因為該欄建在如此重要的地方並且還很堅固。但是以上所述該貴族這種險惡的用意，即是為置我於難堪之地：因為很顯明的，所有的人們去作禮貌的事情決不到欄裏去的，何況還是鵝欄呢。當這種違法行為之下，

兩根前柱佔據了我由先父依曼·倭尼西維赤·多郭赤虹生時承受的土地，從倉房起首直到僕婦們洗滌盆罐的地方。

(三)以上所舉之貴族，萬惡昭彰，無可諱言，竟自包藏禍心，焚我於房舍裏面。此事確鑿之證據由下文即可明顯：一則，該惡性的貴族時常由自己的臥房走出，從前因為自己的惰性和身體的笨重，從來未曾如此。二則，他的下房和環繞着我得自先父依曼·倭尼西維赤·多郭赤虹手中的土地的板牆相接連，在裏面每日照着光亮，這便是極其顯明的證據了；因為他由於卑鄙的吝嗇，向來不只是脂油的臘燭，便是一點柴火都是熄滅的。

所以請將該貴族依曼·尼克佛維維赤·多郭赤虹，意圖縱火污蔑他人人格和姓氏，竊取土地，並且侮辱地在別人姓名上加以「鵝」

之名稱的犯人實行處罰，清償訴訟費用及損失，並且將該犯罪人加以枷鎖，交城內監獄收押，即請迅速照原狀判決執行。太平城
貴族田主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書並擬。」

審判官在讀完訴狀以後，走近了依曼·依曼諾維赤的面前，扯着他的鈕扣，差不多是這樣地和他說：「你何以如此呢，依曼·依曼諾維赤？看着上帝的面上吧！丟開這訴狀，隨牠失掉去吧！最好你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拉一拉手，接一接吻；並且買些山塗凌酒，或是尼闊波里酒，或是簡直預備些燒酒，請一請我吧！我們一齊喝一點，並且將所有的怨嫌都忘却吧！」

「不行，節勉·節勉諾維赤！不是那樣的事情，——依曼·依曼諾維赤嚴肅地說，他永遠是這般神氣：——不是那樣的事情，只以和愛的行為可以解決的。再會吧！你們諸位先生，也再會吧！——他仍然嚴肅地，轉向大眾說

道：——很希望我的訴狀可以發生相當的效果。」他走去了，在公堂裏都是驚訝之至。

審判官坐在那裏，並沒有發出一語；書記官聞着烟；職員們把當作墨水壺用的碰碎的半截瓶子顛倒了，並且審判官，沮喪的神氣，自己用手指頭在棹上引開墨水的細流。

「你對於這件事情怎樣？」審判官緘默了一會以後，轉向庭吏說。

「我沒有什麼意見，」庭吏回答。

「他們作出來什麼事情啊！」審判官繼續着說。他還沒有說完這一句話便聽着門聲響亮，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前半身露出在公堂上，其餘的半邊還留在外廳裏面。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出現，並且還是到法庭上，顯出極其稀奇的事情，以致審判官喊嚷出來，書記官停了誦讀，一個穿着羅紗式的

半身禮服的職員把鋼筆銜在嘴唇上面，別窩把蒼蠅吞下去了。就是立在門旁邊的，執行差遣和守衛職務的兵丁，帶着一塊補綴在肩頭上面，抓搔在自己污穢的汗衫上，就是這個兵丁也吐着舌頭並且踩在別人的脚上。

『何等的榮幸？怎麼樣？你的健康如何，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但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不死不活的形態，因為他掛在門上了，不能往前也不能往後邁開一步。審判官白白地向外廳裏喊叫，爲是在那裏的人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從後面推進公堂的大廳裏面。在外廳裏面只有一個投訴的老嫗，不要看自己枯瘦膀臂的奮力，她一點沒有能辦到。彼時一個職員，渾厚的嘴唇，寬闊的肩頭，粗大的鼻子和眼睛，醉眼朦朧地看望，帶着破爛的衣袖，走近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身前，把他的兩隻手搭作十字式像小孩子一樣，並且向那個老兵丁示意，他使用自己雙膝頂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

腹上，不要看可憐的呻吟，他被推出在外廳裏面了。於是他們那開門門，把那半扇門啟開，可是職員和協助他的兵丁，因為友誼上的奮力，由口裏的呼吸傳播出那樣大的氣味，以致公堂的屋室暫時變為酒肆了。

「你沒有受傷麼，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告訴母親說，請她送給你一些酒精，只是把牠抹在腰和脊背上，都可以痊愈的。」

但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倒在椅子上，除去了繼續的呻吟，沒有說一句話，最後他纔用微弱的，由於困憊勉強可以聽見的嗓音說道：「可以麼？」於是由衣袋內掏出煙壺來又說道：「請用吧！」

「非常喜歡看見你，——審判官回答說：——不過我不能了解，你何以這樣不辭勞苦並且與我們這樣爽快的出人意料的事情。」

「有所請求……」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勉強地說。

『有所請求！有什麼事情呢？』

『告狀來了……』（因為喘吁的原故緘默了許久。）『噯呀！……控告
騙賊……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

『唉！你也是如此！這樣希罕的朋友！控告這樣善良的人！……』

『他是惡魔！』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斷續地說，審判官在身上畫了十字。

『拿起訴狀來，念一念吧。』

『沒有法子，念吧，塔拉司·齊桓諾維赤，』——審判官轉向書記官說，帶着不喜悅的神情，可是他的鼻子不由地聞了上邊的嘴唇，這個時常只是他因為過於喜悅的原故。鼻子的這種自便很使審判官非常地氣惱：他掏出手巾來從上邊嘴唇上把烟都擦下去了，爲是懲戒他的妄動。

書記官在誦讀之前，仍照自己平日的習慣，便是不用手巾醒一醒鼻涕，

用平日的嗓音如此地讀起來：

「具呈人太平城縣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謹陳數款如下：

(一) 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因挾嫌的懷恨和顯著的兇惡，竟對於我作出種種的凌辱，損失和一切殘暴而恫嚇的行爲，日昨晚間，如盜匪一般，攜帶斧鋸斤鑿和其餘的工作器具，竟於深夜潛至我院中建築的欄裏，用卑鄙的狀態親手把牠拆毀了，但是我這一方面對於如此違法 and 強盜的行爲並未假以何種原因。

(二) 該貴族比列里片克曾蓄意謀害我的生命，於上月七日以前，陰藏這種惡意，到我那裏和藹而好詭的形態索要在我屋裏存放的槍支，並且因爲天生的吝嗇，令我把牠換些無用的東西，譬如黑

豬和兩袋鈴鏘麥。但是我預先測出他的不法的蓄意，竭力地拒絕他了；但是該匪人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野蠻地辱罵我，並且從此對於我發生莫大的仇恨了。但是該兇暴的貴族和匪盜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出身十分的卑賤；他的姊妹曾是世界週知的土娼並且嫁給五年前在太平城屯駐的獵兵隊，並且她令自己的丈夫充當農人去了；他的父親和母親都是無法之徒，並且兩人都是特別的醉鬼。該貴族和匪徒比列里片克的禽獸行爲和不法的動作更超過自己的父母，假託善良的外表，却作出極不道德的事情，他並不守齋戒，因為在大令節的前一日，該背逆神教者竟購買牡羊一隻，翌日便令萬惡的僕婦宰割，聲言他當時要用脂油去作燈火和臘燭。

所以請求將該貴族，兇惡的盜匪，加以桎梏，送往監獄大牢裏收禁，剝奪所有的職銜和貴族資格，發往西伯利亞從工，並且將訴訟費和損失判歸他償還，即請照原呈執行。太平城縣貴族依曼。

尼克佛羅維赤·多郭亦虹謹呈。」

書記官剛讀完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抓起帽子來鞠了躬，打算走去。

「何處去，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審判官在他後面說。——少坐一會！喝一杯茶吧！蓄士闊！蠢丫頭，你怎樣只是站在那裏和職員們調情呢？去拿茶來！」

但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走出很遠，並且脫去了危險的期間，已經鑽出門外邊說道：「不要客氣，我很滿意了……」於是隨手把門關上了，在公堂裏只剩下莫大的驚訝。

沒有法子，兩件訴狀都受理了，並且一件出人意外的事故更引出許多的興趣來，於是此事愈形重要了。審判官從公堂裏走出來，後面隨着庭吏和書記官，但是職員們往口袋裏裝放投訴人所進奉的母鷄，雞蛋，大塊麪包，饅頭，白麪包和其他的零星物品。此時一隻黑豬跑進屋裏來，很令人驚奇，牠並沒有攫去麪包或是饅頭，但是攫去在桌上放着的，幾頁下垂的，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訴狀。黑豬抓起了訴狀奔跑得如此地迅速，以致職員之中，雖用規尺和墨水壺投擊，誰也沒有把牠趕上。

這種特別的事故發生了極大的驚慌，因為原文還沒有從呈狀上抄錄下來哩。審判官和他的書記官及庭吏對於這種從未聽聞的事體討論了許久；最後決定將此事據情申文縣長，因為偵查這樣的事件多半屬於縣警察的職務。於是三八九號的公文當日便發出了，並且以後發生了極奇異的事情，讀者請觀

下章便可分解。

五

依曼·依曼諾維赤剛整理完了家務，照常地走出來至遊廊下面躺一躺，於是極其奇異地看見在門外有些紅色物件。這便是縣長的紅袖頭，一定和他的領子相同，在上面蒙蔽了一層油污，並且邊沿上都變成漆製的皮子了。

依曼·依曼諾維赤自己想道：『若是彼得·費多羅維赤來談一談也不壞，』但是他很奇怪，果然看見了縣長極其迅速地走進來並且搖着手，這種狀態在他平日是極其罕見的。在他的官衣上縫着八個鈕扣；第九個在二年前廟宇開光典禮的時候所丟失的，到現在巡丁們還沒有能尋獲，雖然縣長當警察吏每日向他報告的時候，永遠是問鈕扣是否找得了。八個鈕扣在他那裏是如此縫着

的，和婆子種豆子一般：左邊一個，右邊一個。他的左腿在戰爭時被擊傷了，所以他癱跛着把左腿往旁邊扔的如此之遠，以致把右腿累得不堪了。縣長愈急於趕路，他的腿越發地不往前行，所以在縣長走到遊廊前面的時候，依曼·依曼諾維赤很有些工夫在那裏猜疑，何以縣長在那裏急速搖手呢。更使他注意的，此時顯出非常地緊要，因為縣長在身上還帶着新的短劍哩。

「好啊，彼得·費多羅維赤！」依曼·依曼諾維赤喊嚷，他是很驚訝的，總不能克制自己的急躁性，看着縣長走在臺階前面，但是他並沒有抬上自己的眼睛並且同自己的腿爭執起來，他無論如何不能一努力走到台階上來。

「請日安，親愛的朋友和良善的依曼·依曼諾維赤！」縣長回答。

「請坐，我看你是勞乏了。因為你的傷腿妨礙……」

「我的腿！」縣長嘆了一聲，就像是巨人看侏儒，墨守的文人看跳舞師

一樣，看了依曼·依曼諾維赤一眼。於是他伸開了自己的腿，並且蹲在地板上面。但是多虧得他的這種勇敢，因為他的全身都搖動了，並且鼻子幾乎鉤在欄杆上；不過這個恪守禮貌的人爲的是不露出形迹來，即刻伸手入衣袋，好像是去採取煙壺的樣子。——『我告訴你說，親愛的朋友，善良的依曼·依曼諾維赤，我平生並非如此地走路。以前是很敏捷的。比方在一八〇七年戰爭的時候……哦，我可以告訴你，我怎樣地爬過板牆到一個美好的法國女人那裏去。』於是縣長迷縫了眼睛並且詭詐地含笑。

『你今天曾在何處來着？』依曼·依曼諾維赤問，爲是打斷了縣長的話，趕快地談到訪問的原因；他很想詢問縣長究竟打算通知什麼事體，但是世界上微細的理想總使他以爲這種問題不很體面，所以依曼·依曼諾維赤忍耐下去，靜候着解謎，所以當時他的心弦顫跳的非常利害了。

「可以，我告訴你我今天在何處來着，——縣長回答，——一則我告訴你今天是極好的天氣……」依曼·依曼諾維赤聽見這幾句話幾乎沒有悶死。

「不過是，可以吧，——縣長繼續着說：——我今天到你這裏來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於是縣長的面龐和形態也變成憂悶的樣子，和走上臺階的時候相同。依曼·依曼諾維赤活潑起來，染瘡疾似的顫抖了，循着他的習慣趕快問道：「什麼事情，重要的？莫非是重要的嗎？」

「你看：最先我告訴你說，親愛的朋友，善良的依曼·依曼諾維赤，我這一方面，你可以看出，並沒有什麼，不過這是政府的意見，政府的意見定要如此：你違反禮教的規則了。」

「你說的什麼，彼得·費多羅維赤？我一點也不明白。」

「得了，依曼·依曼諾維赤！你怎麼會不明白呢？你自己的牲畜把重要

的公文拉去了，你還說一點也不明白哩！』

『什麼牲畜？』

『我照直地說，便是你自己的黑豬。』

『我有什麼罪過？爲什麼法庭的卒隸把門啟開了呢？』

『不過是，依曼·依曼諾維赤，既是你自己的牲畜，可見，便是你的罪過。』

『多謝你，把我同豬一樣看待。』

『我並沒有這樣說，依曼·依曼諾維赤！唉呀，我可沒有說！你可以按照純潔的良心自己想一想。你一定曉得，據長官的意見，在街衢上，尤其是

在城中主要的街衢上面，禁止污穢的牲畜逗遛。你自己也知道，這是禁止的事體。』

「你說的這是什麼話，豬跑在街上也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

「等我告訴你，你等一等，依曼·依曼諾維亦，這完全不行的，有什麼法子？長官的意見！我們應當服從。我當然不爭執，偶而在街上並且還是曠場上奔跑出來雞和鵝，你要曉得：這是雞和鵝；但是豬和山羊我還是在去年會出過佈告不准牠們到公共的地方上去，並且我那時候還令將佈告在集會上當着人民大眾的面前傳誦了一遍呢。」

「不，彼得·費多羅維亦，我現在看出來，你竭力地侮辱我。」

「你不能這樣說，親愛的朋友，善良人，不能說我竭力地侮辱。你自己想一想，去年你建築的房頂比規定的尺寸高上一尺去，我並沒有說一句話。反之，我作出好像完全沒有理會的樣子。親愛的朋友，你相信我現在仍然是，所謂……不過這是我的本分。總而言之，職務，應該監管清潔。你自己

想一想，忽然在主要的大街上……」

「你們這些主要的大街也好極了！婆子們把自己不要的東西都設在那裏。」

「等我告訴你，依曼·依曼諾維赤，你自己何以侮辱我呢！固然是，偶而是這樣的，不過多半只是在板牆，草棚或是倉房下邊；但是在大街和曠場上跑來大肚子的孕婦，這件事情……」

「這有什麼關係，彼得·費多羅維赤？豬也是世界上的生物啊！」

「誠然，各處都曉得你是有學問的人，通達科學和其餘的各種學問。自然，我科學一點也沒有學過；草書在三十歲的時候纔起首學習。因為我，你所曉得的，是行伍中的人。」

「啊！」依曼·依曼諾維赤說。

『是，——縣長繼續着說：——在一八〇一年我在四十二獵兵團充當中尉。我們那裏總司令是大佐那爾米夫。』於是，縣長把手指頭往依曼·依曼諾維亦所持的敞口的烟壺裏探入，並且把烟掏了出來。依曼·依曼諾維亦答道：『啊。』

『但是我的本分，——縣長繼續着說：——便是服從政府的命令。你曉得麼，依曼·依曼諾維亦，在法庭裏盜竊公文，同別種的犯罪一樣，都要受刑事處分麼？』

『我曉得，如果你願意，我也教一教你。對於人纔是這樣的說呢！比方，若是你偷去了公文的時候；但是豬是牲畜，世界上的生物。』

『都是一樣，在法律上說：「犯竊盜罪者……」請你仔細地聽一聽：犯罪者！這裏並沒有指出類別和名稱；可見牲畜也是能犯罪的。這是你的自由，

但是牲畜在未判決懲罰以前，必須被逮捕到警察裏去，作爲擾亂秩序者。」

「不，彼得·費多羅維赤，——依曼·依曼諾維赤冷淡地反駁：——這是不行的！」

「無論你怎樣，我必須遵照長官的命令執行。」

「你何必恫嚇我呢？你一定打算派一個殘廢的兵丁來捉牠麼？我令僕婦用鐵條把他搯出去；打斷他最後的那隻勝臂。」

「我不敢和你爭吵。既然如此，若是你不願意把牠送到警察裏去，那麼就隨你的便，你去享用牠吧；你幾時願意，便去宰殺吧，並且在聖誕前把牠做成薰肉，或是就這樣吃吧。如果做灌腸的時候，我只是求你把僕婦用血和油脂精美地做出的灌腸送我一對。我的妻阿拉非娜·特羅飛莫娜最喜歡吃這一個。」

『可以，我送你一對灌腸。』

『多謝你，親愛的朋友，善良人。我現在還要對你說一句話。我受審判官，以及所有我們朋友的委託，來把你同你的仇人依曼·尼克佛羅維亦講和。』

『怎麼！同無禮的人！令我同這樣的渾蛋講和！決不會！這是不行的，不行！』依曼·依曼諾維亦顯出極其堅決的態度。

『隨你的便吧，——縣長回答，往兩鼻孔裏裝了烟。——我不敢再勸導你；不過我冒昧地說：你現在是忌恨的時候，幾時你一講和……』

但是，依曼·依曼諾維亦談出獵取的鶉鷄來了，當他打算雜亂談話的時候，時常是如此的。

於是縣長沒有得到一點功效，不得已走回家裏去了。

六

法庭雖然竭力地隱瞞此事，但是，第二天，所有太平城裏都曉得依曼·依曼諾維赤的豬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訴狀拉去了。縣長首先忘却，失口說出來了。當把此事告訴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時候，他什麼也沒有說，只是問道：『是黑的嗎？』

但是與聞其事的阿格非亞·費多謝夫娜又走到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面前說：『怎麼，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若是饒恕了，別人將要笑你爲昏人！你以後還成什麼貴族了？你還不如售賣你所愛吃的食物的那個老婆子哩。』囉吶的婦人挑撥起來了！在別處她尋來了一個中年人，黑面龐，一臉的斑點，穿着深藍色的長袍，肘上帶着補綴，簡直像衙署內的一個墨水瓶！他把靴子

抹上了樹油，在耳朵後面帶着三根筆頭，並且在鈕扣上用帶子繫着一個玻璃泡兒，作爲墨水壺；一頓飯吃了九個饅頭，但是第十個放在衣袋裏邊了；並且在一張公文紙上寫出了若許的訟詞，以致無論是誰也不能一次讀完，都爲咳嗽或是嚏噴所截斷。這個人在那裏忙碌、奮力，書寫，於是最後做出了一篇如此的公文：

『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謹呈於太平城縣審判廳。』

因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控告貴族依曼·依曼諾維赤。

比列里片克之訴狀遺失一案，顯係太平城審判廳縱容所致。且該

黑豬任意之行動，在嚴守秘密之中已經由旁人傳播於外。該違法之准許及縱容之咎當然屬於法庭；因該黑豬乃係蠢頑牲畜，何以能有竊取公文之能。由此，可見該黑豬決係被犯有強盜圖害生命

及悖逆聖教之罪的貴族依曼·依曼諾維赤所指使。但太平城縣審判廳具袒護的本性，顯係陰相協商；設無此種協商，該豬無論如何不能將公文擱去，因為太平城縣審判廳裏僕役非常衆多；爲此事只須隨時在接待室裏喚來一名兵丁，就是他眇視或者他的勝臂有些損傷的，但是驅逐豬豕和用木棒敲牠，他很有這樣本領。由此可以確定地見出太平城縣審判廳的縱容和利慾薰心的互相勾通。該匪徒依曼·依曼諾維赤·比列里片克萬惡已極。所以我，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呈請太平城縣審判廳辦理，倘不將該豬或與牠同謀之依曼·依曼諾維赤從嚴處罰，並且判決不主張公道不予我方以利益：於是我，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對於太平城縣審判廳此種違法行爲，在高等法院提起控訴。

太平城縣貴族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赤虹謹呈。』

這一件訴狀很發生了些效力。審判官爲人和普通馴良的人一樣，怯懦之流。他轉向書記官那邊去。但是書記官從嘴裡哼了一聲，在面上顯出來冷淡和兇狠曖昧的形態，這種形態，只是魔鬼看見在自己的足下向他跑過來犧牲者的時候纔有的。只剩下個方法了：把兩個朋友講和。但是種種的試驗都沒有收效果，何以還如此地着手呢？不過他們決定再試一試；但是依曼·依曼諾維赤直耿地聲明他不願意，並且非常地氣惱。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並不回答，把脊背向後轉過去，一言也沒有發。於是本案的進行便特別地迅速起來，這種迅速是法院平日最享名的。把公文記載了，抄錄了，記上號碼，裝起來封上了，便在那一日把本案擱置在櫃裏，於是此事在那裏停放了一年，二年，三年，如許的女郎都已經出了嫁；在太平城縣裏開闢了新道路；審判

官的口袋裏落掉了一個白齒和兩個門齒；依曼·依曼諾維赤的院子裏奔跑了孩子們比先前還多。（從何處來的，誰也不曉得。）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爲是侮辱依曼·依曼諾維赤，又建築了一個新鵝欄，雖然比從前稍遠一些，但是完全迎對着依曼·依曼諾維赤，於是兩個尊嚴的人物差不多永遠沒有彼此會面了；——並且此事仍安安穩穩地放在櫃子裡，櫃子因爲墨水的斑點變成大理石的樣子了。

可是彼時在太平城縣裏發生了一件特別重要的事故。縣長招請宴會了！我在何處可以尋得出如許的筆和顏色來，爲是摹繪這種集會的紛紜和豐富的筵席呢？拿起表來，把他啟開看一看吧，裏面是什麼形狀！是不是極其荒謬的？你們現在可以想見，便是如許的車輪停放在縣長的院子中間。何種的馬車那裏沒有呢！一輛是後邊寬前面窄；一輛是後邊窄前面寬。一輛是敞車和

蓬車在一起；一輛也不是敞車也不是蓬車；別一輛像大束稻艸或是像胖肥的婦人；又一輛像是蓬頭的猶太人或是像還沒有完全和皮膚抽開的骷髏；別一輛在側面像帶嘴兒的煙袋，又一輛什麼也不像，成爲一種奇怪的東西，十分的醜陋和極其虛幻的。從這種車塵馬跡的雜亂之間顯出一輛好像是箱式馬車帶着屋室的窗戶，上面蒙着粗厚的皮革。車夫們穿着灰色的大衣，短褂灰色襪，羊皮帽子和各種形式的制帽，手裏托着煙袋，在院裡溜着卸下的馬匹。縣長招請了何等的筵會啊！等我把那裏所有的人說一說。塔拉司·塔拉索維赤，艾福樂·阿肯佛維赤，耶夫齊黑·耶夫齊黑維赤，依曼·依曼諾維赤——不是那一個依曼·依曼諾維赤，是別一個，撒瓦·哥夫立羅維赤，我們所說的依曼·依曼諾維赤，耶列費·耶列費維赤，馬克爾·那雜里維赤，佛瑪·哥立郭里維赤……我不能往下說了！沒有力量了！手寫的疲憊起來！但是有多少位

太太呢！也有粗黑的和白面龐的，也有高大的和矮矮的，有像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一般肥胖的，有那樣枯瘦的，大概可以把她們藏在縣長的劍鞘裏面。若干的女帽子！若干的衣服啊！紅色的，黃色的，咖啡色的，綠色的，藍色的，新鮮的，翻邊兒的，裁縫兒的——手巾，縲帶，綉帶！再會吧，可憐的眼睛！你們經過此番壯觀之後再也沒有用處了。並且有何等長的棹子放在那裏啊！並且大家敘談起來，何等的喧嘩啊！直可以比作磨坊帶有自己的磨礮，輪子，齒輪，杵臼！我不能一定地說出，他們對於什麼敘談不過可以想見，是對於許多爽快的和有益的事情，比如：對於天氣，對於家犬，對於麥禾，對於女帽兒，對於馬駒子。最後依曼·依曼諾維赤，不是那一個依曼·依曼諾維赤，是別一個，他的一隻眼睛是斜視的。他說道：『我很奇怪，我的右眼（斜視的依曼·依曼諾維赤，說話永遠是滑稽的論調）沒有看見，依

曼·尼克佛羅維赤·多郭亦虹。」

「他不願意來！」縣長說。

「何以呢？」

「唉，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彼此的爭吵已有二年了，從前戀戀不捨的朋友到現在無論如何不能晤面。」

「你說的這是什麼話！——於是斜視的依曼·依曼諾維赤把眼睛向上翻起並且叉着手說。——現在如何是好。如果有良好的眼睛的人們都不能在世界上過活，像我這種斜視的眼睛在何處纔可以妥當地過活呢！」大家聽說這幾句話都哄然大笑。大家全喜歡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因為他說出那種談話十分地恰中時宜。有一個高大而枯瘦的人，穿着毛布褂子，鼻子上貼着一張膏藥，他坐在屋角那邊，就是蒼蠅飛在他的鼻子上的時候，面上的形

態他一次也沒有變動，這一位先生從位子上立起來，走到圍繞着斜眼依曼。依曼諾維赤的衆人前面。『你們聽着！』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說，看見有許多人圍繞着他：『你們聽着：與其你們現在望着我的斜眼睛，不如我們把兩個朋友講和吧！現在依曼·依曼諾維赤正同婦女們談話呢。——我們悄悄地派人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找了來，把他們兩個人推在一處。』

大家都一致地贊成此事，並且以為須趕快地派人到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家裏去，請他勿論如何必須赴縣長的宴會。可是最重要的問題：把這種重要的委託付於何人呢？——令大家都猶豫起來。誰對於實際的事情較有本領和有手段，爭論了許久；最後都一致決定把此事委託給昂來·普羅闊非赤·郭羅普茲。

但是最先應該把這位有名望的略微地介紹給讀者。昂來·普羅闊非亦是

一個完全的好人：或者有人給他一個膠巾或是汗衫，——他便道謝；或者有人輕輕彈在他的鼻子上，——他也道謝。或者有人問他說：『昂東·普羅闊非赤，何以你的長衫是棕黃色，領袖是月白色呢？』於是他永遠答道：『你們還沒有這樣的哩！等一等穿過許久，便都成爲一色了！』也實在是，月白的呢料因爲日光的力量，變成棕黃色了，所以現在與長衫的顏色很是相合。但是很奇怪的，昂東·普羅闊非赤有一種習慣，呢絨的衣服穿在夏天，那末布蘇的穿在冬天。昂東·普羅闊非赤並沒有自己的房舍。他從前有一所在城中偏僻的地方，但是他把他賣去了，並且所售的錢買來三匹花斑馬和一輛小敞車，他乘在上面到各田主家裏去作客。但是養馬須要勞苦並且應當用錢購買鈴當麥，於是昂東·普羅闊非赤把馬換了一個胡琴和一個婢女，還找回一張二十五元的鈔票。以後昂東·普羅闊非赤把胡琴賣了，但是把婢女換了一

個皮製帶金花的煙荷包，並且現在他的這種煙荷包，誰也沒有的。因為這個原故他已經不能乘行到各村莊裏去了，只是應當留在城裏，並且在各家裏寄宿，尤其是在以彈他的鼻子爲娛樂的貴族家裏。昂東·普羅闊非亦喜歡吃好的，善於骨牌之戲。永遠順從着他的稟性，所以他拿起帽子和手杖來，急速地起程去了。

但是，一面走着，一面籌畫，怎樣可以促使依曼·尼克佛羅維亦來赴宴會。這個尊嚴人的乖僻性質把他的計畫打破了。並且在事實上他既以爲起床是極大的勞苦，他如何能決定來呢？卽或是，他起來了，他何以能往那裏去，——他一定是曉得，——那裏有與他不共戴天的仇敵？昂東·普羅闊非亦越思索，越覺出障礙繁多。天氣是燥熱的；太陽燃燒了；汗液從他身上滴滴地流下。昂東·普羅闊非亦，不要看別人彈打他的鼻子，對於諸事是很精

明的。只是他不那樣有福氣罷了。他很曉得，何時應當佯裝獸僕，並且偶爾還善於週旋那些爲聰明人所難應付的事體哩。

此時在他的腦筋裏纔發見出德惠·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方法，他便勇敢地向前走去，只是有一件意外的事故把他略微地驚擾了。於是我不妨告訴給讀者，昂東·普羅闊非亦有一條褲子，那樣奇怪的性質，以致把他穿上的時候，狗都向他的腿上嚙噬。不幸那一天他恰巧穿上是這一條褲子，所以他在恩索之間，忽然犬吠的聲音從四面轟起。昂東·普羅闊非亦如此地喊嚷（再高的聲音誰也不能喊出了），不只是相識的老婆子和穿着長袍的隣人迎着跑出來，便是依曼·依曼諾維赤院裏的孩子們也向他奔過來了，並且衆犬雖然只是咬住了他的一條腿，但是把他的勇敢氣概滅殺了不少，於是他畏怯着走到階臺前面。

七

「呵，好哇！你何以對於狗這樣憤恨呢？」依曼·尼克佛羅維亦看見昂東·普羅闊非亦說，因為無論是誰同昂東·普羅闊非亦沒有不戲笑的。」

「這些惡犬都應該瘦死！誰去憤恨牠們呢。」昂東·普羅闊非亦回答。

「你撒謊呵。」

「哦，不是的！彼得·費多羅維亦請你吃飯呢。」

「哼！」

「唉！他如此誠懇地請你，實在難以述說。」他說道：「何以依曼·尼克佛羅維亦對我這樣生疎，和仇人一般；他從來不到我這裏談一談，或是坐

一會。」

依曼·尼克佛羅維亦撫摸自己的鬚髯。

「他說，如果依曼·尼克佛羅維亦現在不到我這裏來，我不曉得要怎樣着想：一定是，他對於我有何種意見了！勞駕，昂東·普羅闊非赤，你勸一勸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去吧。」何必呢，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們去吧！現在那裏聚集了許多的人哩！」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去看着雄鷄，立在階台上面用力地挺着喉嚨。

「你要曉得，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誠懇的代表繼續着說：——給彼得·費多羅維赤送來何種的鮭鱈魚和魚卵呵！」

於是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便轉頭來仔細地聽着。

這個很壯起代表的膽量來了。「我們快走吧，佛瑪·哥立郭里維赤也在那裏呢！」

「你怎麼樣？——他又說，看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躺在那裏總是一樣的情況：——怎樣，走還是不走呢？」

「不願意去。」

這一句「不願意去」驚嚇了昂東·普羅闊非赤：他想是他的這種誠懇的請求已經完全把這個尊敬的人感動了；但是不想却聽見了如此決絕的：「不願意去。」

「你何以不願意去呢？」他詢問着差不多是懊喪的神氣，便是當燒着的紙放在他頭上的時候，這是審判官和縣長最喜歡如此的戲耍，這種神氣在他的面上都是罕見的。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聞了煙。

「隨你的便，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不曉得你何以如此地固執。」

「我作什麼去呢？」最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那強盜在那裏呢！」

他時常是這樣稱呼依曼·依曼諾維赤……公正的上帝啊！但是從前……

「哦，沒有！實在是沒有！不然便令雷霆把我擊死在此處！」昂東·普羅闊非亦回答，差不多一點鐘的工夫要宣誓十次。「咱們走吧，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你撒謊吧，昂東·普羅闊非，他在那裏呢？」

「唉呀，實在是沒有！如果他在那裏，令我不能離開此地！並且你自己想一想：我何必如此撒謊呢？爲的是我不得善終！……怎麼，你現在還不相信麼？我如果撒謊，令我死在你的面前！令我的父親，我的母親連我都不能超升天界！還不信麼？」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聽見這些證明完全相信了，於是教穿着長袍的僕人

拿過褲子和蘇布的大衣來。

我以為描寫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怎樣穿上褲子，怎麼給他繫上領結，並且最後穿上外衣，在左邊的袖頭下面如何裂開了，這都是冗贅的。只是在這時候他保持了安泰的態度，對於昂東·普羅闊非赤的請求——把什麼東西來換他的土耳其的烟荷包，——一句也沒有回答。

可是此時集會急躁地等候結束的時間，幾時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蒞臨，共同的目的便可以達到，爲是這兩位尊嚴的人物彼此調和了。許多人都差不多相信，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決不來。並且縣長還和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打賭，說他決不來；但是解散了，只是因爲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要求縣長用自己的傷腿，他用斜視的眼睛來決賭，——縣長很是氣惱此事，但是旁人都暗地裏笑了。誰都還沒有坐下就餐哩，雖然是早已到了兩句鐘，這時候

在太平洋裏，並且是在佳節的時期，早已經用飯了。

昂東·普羅闊非亦纔走進門內，霎時便被大家圍住了。昂東·普羅闊非亦對於大家的問話，只是喊出一句堅決的話：『不來！』他纔說完了這一句話，於是譴責，辱罵，也許還有擊打，都要加在他的頭上，因為代表的不成功。但是突然門戶啟開——依曼·尼克佛羅維亦走進來了。

大家看見依曼·尼克佛羅維亦意外的蒞臨，雖然當魔鬼或是屍身出現的時候，也沒有發生過這樣的驚訝。但是昂東·普羅闊非亦用手扳着兩脇，因為把大家戲耍了，自己高興的了不得。

無論是怎樣，只是依曼·尼克佛羅維亦能在這種促短的時間穿裝起來，像是講禮貌的貴族一樣，也差不多很可以使大家詫異的。依曼·依曼諾維亦沒有在那裏；他有事情出去了。大眾去開了驚訝，詢問依曼·尼克佛羅維亦

的健康並且表示歡迎，見他如此地肥胖起來。依曼·尼克佛羅維亦和大衆接了吻並且說道：『非常感激。』

但是此時菜湯的氣味穿過屋裏，並且把飢餓賓客的鼻孔爽快地刺激了一下。大家都向飯廳裏奔去了。成行的太太們，健談的和緘默的，枯瘦的和肥胖的，都往前面走去了。長形的桌子點綴着各種花卉。我不必再描寫桌上的菜蔬了！我一點也不提起來，什麼奶油餅，在菜湯後面端上來的炖臟肺，帶李子和葡萄乾的燒火雞，像是抹着靴油的靴子一般的食物，那種肉汁，對於他有一個老廚夫的天鵝曲子，端上的肉汁完全的包着酒的火焰，於是歡樂了並且也驚嚇了太太們。因為我吃牠們比較對於她們空談喜歡的多。

依曼·依曼諾維亦很喜歡吃用辣菜作的魚。他特別地去幹這種有益的和滋養的工作。他把極細的魚骨挑揀出來放在碟子裏，並且偶然地往對面一

看：唉呀！何等的奇怪！在他的對面坐了依曼·尼克佛羅維赤！

同時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也往對面一看！……不！……不行！……再給

我一管筆吧！我的筆不中用了，鈍笨了。對於這種圖畫得有尖銳的筆鋒！他們驚訝的面龐變成呆木的了。他們每人看見這種早先相識的面容，本來不自然地要向邂逅相遇的朋友面前走去，並且拿過煙壺來說道：『請用煙吧，』或是『請問是否要用煙』；但是到現在同一的面容却成了可怕的，好像是不祥的預兆！汗液從依曼·依曼諾維赤和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身上滾滾地流下了。

所有筵席間賓客都注意的呆癡了，並且不轉睛地看着兩個舊日的朋友。太太們在此時以前正在高興的談論薰鷄是如何做法，忽然也停止了敘談。都靜默了！這是大藝術家一副偉大的圖畫。

最後依曼·依曼諾維赤掏出手巾來，便去醒鼻涕，但是依曼·尼克佛羅維

赤週圍地看顧並且注望着敞開的門戶。縣長當時看出這種情形便令把門關得結實些。於是他們倆人又吃起來，彼此一次也沒有看望了。

筵席纔一告終，兩個舊日的朋友從位子上站起來，並且尋覓自己的帽子，爲是乘便溜去。彼時縣長便以目示意，於是依曼·依曼諾維赤，不是那一個依曼·依曼諾維赤，是別一個，長着斜眼睛的，——立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背後，但是縣長向依曼·依曼諾維赤的背後走過去，於是兩人從後面推動他們，想把他們撞在一處，不使他們互相攜手不止。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雖然有些偏視，但是還很準確，把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恰好推到依曼·依曼諾維赤站立的那塊地方，但是縣長推的過於往旁面了，因爲他無論如何沒有能對付好他的自由動作的腿，這條腿此次沒有聽從他的指揮，並且不幸邁的過遠，完全往旁面去了（這個大概是因爲筵席間各種飲料過多的原故），

以致依曼·依曼諾維赤倒在一個穿紅色衣服的太太身上，她是因為好奇的心盛鑽入中間去了。這種預徵是毫無吉利可卜的。但是審判官想救濟此事，去佔了縣長的地位，鼻子從上嘴唇上把烟掃去了，把依曼·依曼諾維赤又往別面推去。在太平城裏這是普通講和的方法；很像是球戲。審判官纔推動依曼·依曼諾維赤，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赤便用力地推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從他身上汗流就像雨水從房簷上一般的流下。雖然兩個朋友極力地躲避，但是，他們究竟還是被推在一處了，因為兩方面斡旋的都得有衆賓客莫大的援助。

於是四面把他們濃密地圍住了，並且不使他們互相地攜手不止。「唉，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和依曼·依曼諾維赤！你們照良心上說；你們何故這樣騷恨？不是為一點細微的原因麼？你們在人們和上帝的面前不羞愧麼？」

『我不曉得，——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累的喘吁着，可以看出，他極不反對講和的：——我不曉得，我怎樣得罪了依曼·依曼諾維赤；何故他拆毀我的鵝欄並且圖謀陷害我呢？』

『我沒有一點歹意，——依曼·依曼諾維赤說，並沒有把眼睛去看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我在上帝和你們大家禮貌的貴族面前立誓，我一點也沒有得罪了我的仇人。他何故對於我的職銜和姓氏加以污辱呢？』

『我怎麼污辱你了，依曼·依曼諾維赤？』依曼·尼克佛羅維赤說。再有一分鐘的解釋，昔日的仇恨便可消滅了。並且依曼·尼克佛羅維赤已經探手入囊，爲是取出烟壺來，並且說道：『請用烟。』

『莫非這不是污辱？——依曼·依曼諾維赤說，沒有撐起眼皮來：——你老先生把我的職銜和姓氏用那種言語來污蔑，在這裏說出來不中聽。』

「等我和平地向你說，依曼·依曼諾維赤！——此時依曼·尼克佛羅維赤把手指摸到依曼·依曼諾維赤的鈕扣上邊了，這很可以表示出來他的荒亂態度：——你氣惱了，只是因為我把你喚作鵝……」

依曼·尼克佛羅維赤醒悟了，不小心說出了這句話；但是已經晚了；話業已說了出來。事情糟了！未曾當着旁人說出這話的時候，依曼·依曼諾維赤都顛狂起來並且氣憤的了不得，——現在怎樣呢，你們想一想，親愛的讀者，現在這一句要命的話在大庭廣衆之間說出來，並且在裏面會有許多的太太們，依曼·依曼諾維赤在她們面前最喜歡講禮貌的！依曼·尼克佛羅維赤，你不要這樣去作，你說他是鳥兒，不是鵝，還可以有挽救的餘地。但是，現在——完事！

他往依曼·尼克佛羅維赤的身上去了一個眼色——並且是何種的眼色呵！

如果這種眼色有執行的權力，他便把依曼·尼克佛羅維亦變成灰塵了。賓客們明白了這種眼色，急速把他們離開。於是這個人，善良的表率，不把一個乞丐放過，爲的是不詢問他的，顛狂地奔出去了。情慾釀出來這種風潮呵！

一個月的工夫對於依曼·依曼諾維亦沒有聽說過。他杜門不出，在自己的家裏。承繼的箱隻散開了，從箱隻裏面掣出來——什麼呢？金錢罷了！祖遺的金錢！並且這些金錢轉移到書吏的污穢的手裏去了。本案又移到高等法庭裏面，並且依曼·依曼諾維亦當得到喜歡的消息，說是明日就要判決。只是那時候纔向外邊去看，並且決定從家裏走出來。唉！從此時法庭便每日聲言，說明日就要判決，如此纏延了十年之久。

在五年以前我經過太平城。我旅行是在壞惡的時期。彼時正是秋際，慘淡而潮濕的天氣，泥濘和沈霧。一種非天然的碧草，——鬱悶而纏綿的細

雨，——用稀薄的網羅把所有田地籠罩上了，伊向地上如此地粘戀，却像是老翁對於嬉戲，老媪對於玫瑰花一般。天氣使我發生了極大的感觸：當伊鬱悶的時候，我也是鬱悶的。可是雖然我到了太平城，我覺得心弦跳的厲害。有多少回憶呢！我十二年沒有看見太平城。從前在此處親密地住着兩個唯一的人物，兩個唯一的朋友。有多少名望昭著的人死去了呢！審判官節勉。節勉諾維亦彼時已經故去；斜眼的依曼。依曼諾維亦也與世長辭了。我走入主要的街衢，各處都豎起長竿，頂端捆着一束稻草：生出一種新的氣象了！有些屋宇已經坍塌。板壁和籬笆的遺迹慘淡地顯出了。

那一天正是佳節日！我便令自己的席棚馬車停止了在教堂前面，並且靜悄悄地走入，誰也沒有曉得。的確是，誰也沒有：教堂是空的，一個人差不多也沒有；可見就是祈禱的也懼怕泥濘了。蠟燭當這種昏暗的，更好是愁苦

的天氣，顯出極不爽快；黑暗的外廳是慘淡的光景；長圓形的窗榻帶着圓的玻璃，淋漓了雨水的淚痕。我退到外廳裏，轉向一個頰白的老翁問道：『請問，依曼·尼克佛羅維亦還在世麼？』此時燈光較亮地閃灼在神像面前，並且光輝直射到我鄰人的臉上。我很是奇怪，細一觀望的時候，看見面容是熟識的！這便是依曼·尼克佛羅維亦！但是如何地衰老了啊！

『你還康健麼，依曼·尼克佛羅維亦？你何以這樣衰老了！』

『是，老了。我今天從波洛達瓦省來。』依曼·尼克佛羅維亦回答。

『你說的是什麼話？在這樣壞的天氣你到波洛達瓦去？』

『有什麼法子！訴訟……』於是我不禁地歎息了一聲。

依曼·尼克佛羅維亦看出這種歎息來便說道：『請放心，我得到確定的

消息，說是在下星期就要判決了，並且還與我有利益的。』

我縮了肩頭便去探聽依曼·依曼諾維赤的消息。

「依曼·依曼諾維赤在這裏呢！——有人告訴我說：——他在歌詩臺上面。」

我看見了枯瘦的軀幹。這是依曼·依曼諾維赤麼？面上遮着皺紋，頭髮完全禿白了；不過皮襖還是那一件。在寒暄之後，依曼·依曼諾維赤向我歡爽地微笑，這種合笑是永遠露在他的烏鴉式的臉上，並且說道：「告訴你一件新聞事情了麼？」

「有什麼新聞事情？」我詢問。

「明天一定判決我的事情；法庭確實地說了。」

我更深刻地歎息並且趕快告辭了，——因為我來到這裏有極其重要的事情，——于是坐在馬車裏面。

枯瘦的馬匹，在太平城裏著名的追風馬，奔馳起來，把自己蹄子陷入灰色的泥濘裏，發出極其不爽於耳的聲音。雨水強暴地注在騎着山羊並且蒙着席子的猶太人身上。潮濕把我侵透了，慘淡的衙署帶着一個避風閣，一個兵丁在裏面修理自己的舊槍械，慢慢奔馳過去了。又是一片田野，有些地方是凹陷的，黑色的，有些地方是碧綠的，濕的，鴛鴦和烏鴉，濛濛的細雨，昏暗而哭泣的天空，——在這世界上憂悶的很哩，諸君！

集二第著名斯羅俄

社會喜劇
結婚

登場人物

娥格妃雅 商人之女，新婦。

阿里娜 伊的姑母。

費克拉 媒婆子。

波克略森 七品京官。

闊克列夫 他的朋友。

吉旦 庶務官。

鄂奴赤金 退職的步軍，武官。

日瓦金 海軍人。

杜尼士克 丫孃。

斯達里闊夫 商店主人。

司且潘 波克略森的僕人。

第一幕 一間獨身漢的屋宇

第一場 波克略森（一人，含着煙袋躺在長椅上面。）

波克略森：閒暇無事一人在這裏思想起來，就想起到如今實在是得結婚了。其實怎麼樣？活着活着到末了還遇見這種討厭的事情。破戒吃葷的日子又過去了。大概諸事都已備妥，媒人已經來往忙碌了三個月的工夫。其實我自己倒彷彿羞愧起來。喂，司且潘。

第二場 波克略森司且潘

波：媒婆子來了麼？

司：沒有來。

波：你到裁縫那裏去了麼？

司：去過了。

波：怎樣，他縫那件禮服了嗎？

司：縫哩。

波：已經縫許多了麼？

司：縫得不少，已經在那裏織紐扣哩。

波：你說什麼？

司：我說已經在那裏織紐扣哩。

波：他沒有問你們老爺用禮服作何用麼？

司：沒有，沒有問。

波：大概他曾說：你們老爺是不是要結婚哪？

司：沒有，他什麼也沒有說。

波：那末，你看見他那裏還有別的禮服麼？大概他也給別人做？

司：是的，他那裏掛着許多禮服哩。

波：那末，那些件的呢料，大概不如我這一件吧？

司：是，你這件是非常地美觀。

波：你說什麼？

司：我說：你這件是非常地美麗。

波：好吧。喂，那末他沒有問，你們老爺爲什麼用這樣細的呢料做一件

禮服呢？

司：沒有。

波：他沒有說，他不是要結婚哪？

司：沒有，他沒有說這話。

波：那末，你把我的官銜和在那裏當差告訴他們沒有？

司：告訴了。

波：怎麼樣，他說什麼來着？

司：他說用心做就是了。

波：好吧，下去吧。（司且潘走下。）

第三場 波克略森（一人。）

波：據我的意思，黑色禮服顯着大方的多。雜色的只是一般書記們和其他的卑職末吏人員們穿着合式。那些官職較高的，應該多講究些，就如俗語

兒說，這……把話忘了，還是很好的。一句話，我把牠忘記了。得了，反正無論怎樣說，但是這七品京官差不多和陸軍上尉一樣，不過官衣上缺少肩章罷了。喂，司且潘！

第四場

波克略森司且潘

波：買靴油來了麼？

司：買來了。

波：在那裏買的？是在我告訴你的倭尼先大街的那個舖子裏買的麼？

司：是，就在那裏買的。

波：怎樣，靴油好麼？

司：好。

波：你用牠試刷了一次嗎？

司：試了。

波：怎樣，發光嗎？

司：發光發的很亮。

波：他給你靴油的時候，沒有問，你們老爺作什麼用這樣的靴油呢？

司：沒有問。

波：大概他曾說：你們老爺是不是要結婚哪？

司：沒有，他什麼也沒有說。

波：喂，好吧，你去吧！

第五場 波克略森（一人。）

波：我想靴子是一件不要緊的東西，不過若是做的太壞，再加上昏暗的靴油，在上等社會裏便不能令人敬仰了。總彷彿是那麽……唉，如果再做的

不合式磨脚，那就更討厭了。我都可以將就，不過千萬別磨脚。喂，司且潘。

第六場 波克略森 司且 潘

波：你告訴靴匠子沒有，把靴子做合式，不要磨脚？

司：告訴了。

波：他說什麼來着？

司：他說：好吧。（司且潘下。）

第七場 波克略森以後司且 潘

波：結婚實在是一件囉喲的事情。又要顧這個，又要顧那個，都得辦理好了。噫呀，這件事情真不是那麼容易。喂，司且潘！（司且潘上。）我還要告訴你……

司：媒婆子來了。

波：啊，來了；叫她到這裏來。（司且潘下。）這件事情……真是困難的事情。

第八場 波克略森和費克拉

波：呵，費克拉，你好哇！喂，怎麼樣？拿過椅子來，坐下說一說罷。喂，怎樣啊？她叫什麼？叫米蘭尼雅嗎？

費：不，叫娥格妃雅。

波：啊，啊，娥格妃雅。一定是一個四十來歲的半老婆娘吧？

費：不是，不是；等你結婚以後，那時候便整天價誇獎和感謝了。

波：你真會撒謊啊，費克拉！

費：我這樣的老婆子，我的先生，還能撒謊嗎；狗才撒謊哩。

波：那末粧奩呢，粧奩怎樣，你從新再對我說一說吧。

費：粧奩哪；莫斯科街上的一所石頭房子，有兩層樓，所得的利息實在
是快樂不小；有一個糧行掌櫃的花七百塊錢租去開舖坊；啤酒棧房也是上等
出色的；兩處木板房舍——一處是木造的，一處是石頭的房基，每處都是四
百來塊錢的進項。在鄉間還有一處菜園子。有一個商人把那裏的白菜包買了
三年。並且那個商人是非常清醒的，永遠是酒不沾唇，還有三個兒子，兩個
已經完婚了，『但是第三的——他說——還幼稚呢，叫他在舖子裏吧，爲是
買賣容易管理些；我已經老了。那末就令兒子在舖子裏料理一切吧。』

波：那末容貌長的如何？

費：月裏嫦娥！白裏套紅，就像血調的牛奶一般……那種美麗簡直地說
不出來。將來你一定要滿意到這個地方（用手齊在喉嚨上面），以後將要逢

人便道：『噫呀，費克拉，謝謝，多虧她！』

波：不過她不是上等軍官的女公子吧。

費：三等商人的女兒。不過她配給將軍也不爲辱。她對於商人完全是不贊成。她說，『將來是無論誰作我的丈夫，就是長得差一點都可以，必須要貴族人家。』並且那樣地闊綽呵！每到禮拜日便穿上綢緞的衣服，唉，——我的老天爺，那樣簌簌地響亮呵。簡直是王妃一般！

波：是呀，所以我才問你，我是一個七品職官，那末我的配偶也該……你明白吧？……

費：這是當然，怎麼不明白呢？我們那裏也曾有過一個七品職官，但是被拒絕了。因爲她不樂意他。那人性質非常奇怪，未曾說話先撒謊，其實人是出色的。有什麼法子呢。他天生的脾氣便是這樣；他自己也不樂意，但是

總不能不撒謊，這也是天然的毛病了。

波：那末，除去這個女的，別的一個也沒有了麼？

費：你還要什麼樣的呢？這個是最好的了。

波：難道這便是最好的？

費：你就是走遍世界，再也找不出這樣的來。

波：容我想一想，想一想，老太太，你後天再來吧。我同你還是如此：

我在這裏躺着，你在那邊說……

費：得了，先生！我往你家裏已經跑了三個月的工夫，可是一點效果還

沒有呢：你總是坐在那裏叨着煙袋抽煙。

波：那末你以爲結婚就像說一聲：『喂，司且潘，拿靴子來！』把脚伸

在靴子裏這就走了嗎？當然得加以考量，看一看哪。

費：唉，這有什麼？若是願意看，你便看吧。就和買貨一樣，總得看一看。叫他們把衣服給你拿來，現在便是清晨吉利的時候，可以走吧。

波：現在，你看這樣的陰天。出去，忽然便要遇上雨。

費：你那就壞了！在頭上已經生出了蒼白的頭髮，不久便不能享受結婚的幸福了。不要看你是七品官，我們挑選別的新郎，連看你都不看哩。

波：你說什麼浪話？爲什麼你忽然說我有白頭髮？在那裏呢？（摸索自己的頭髮。）

費：那裏能沒有白頭髮呢？——人總要老的。你看一看，這個你也不合式，那個你也不合式。我們那裏有一個武官，你連他的肩頭也够不上，說話和喇叭一樣。現在海軍衙門裏當差。

波：你撒謊罷，我照一照鏡子去，——你在那裏想出白頭髮來了。喂，

司且潘，拿鏡子來！不用了，等一等，我自己去吧。唉，我的上帝，這比出天花還壞。（進入旁的屋去。）

第九場

費克拉和闊克列夫

闊：怎麼了，波克略森？……（看見費克拉。）你作什麼在這裏呢？噯呀，你！……喂，你給我說的是什麼媒？

費：有什麼不好呢？完結了一件終身大事。

闊：完結了終身大事！妻不是稀罕的啊！沒有她莫非我還不能生活麼？費：這是你自己願意的：老太太，你給我說一個妻室吧。

闊：噯呀，你這老東西！……喂，你在此處作什麼？莫非波克略森願意麼？……

費：這有什麼。完成人間的好事。

闊：不對麼？你這可惡的東西，一點也不告訴我說。請你老實一點吧：悄悄地辦事啊。

第十場 前人和波克略森（手裏拿着鏡子仔細地照看。）

闊：（站在身後恫嚇。）嘿！

波：（喊了一聲把鏡子扔下。）你瘋了吧！這是作什麼……作什麼……何以這樣沒有分曉！嚇得我實在是魂飛天外。

闊：喂，不要緊，戲耍着玩呢。

波：何以想起戲耍着玩呢！到現在還嚇得沒有醒覺過來哩。你看那裏鏡子也摔碎了；這東西不是白來的：是在英國洋行裏買來的。

闊：喂，得了：我再賠你一個鏡子。

波：是，你賠吧。我曉得那些鏡子：都是十幾年老舊不堪的，並且容貌

也照出來歪歪斜斜的。

闊：你聽着，我應當更多惱你：你對於我，自己的朋友，都是隱瞞着。你不是打算結婚嗎？

波：真是廢話，我並沒有這樣打算！

闊：這裏有真憑實據。（用手指着費克拉。）這是極明瞭的事情。喂，這算什麼，不要緊，不要緊，這個沒有什麼。這是禮教上當然和社會上不可少的事情。來吧，來吧，我担任一切。（向費克拉。）喂，你告訴我：究竟如何。是貴族，是仕宦人家，還是商界的，怎樣？她叫什麼？

費：娥格妃雅。

闊：娥格妃雅姓巴蘭司托瓦嗎？

費：不是，姓庫比加格納。

闊：是在六鋪街住麼？

費：不是，離沙子街不遠，在腓子胡同住。

闊：啊，是的，在腓子胡同住，靠近一個舖子——木頭房舍？

費：也不是靠近一個舖子，是靠近一個啤酒棧坊。

闊：怎麼？靠近一個啤酒棧坊，——這個我就知道了。

費：剛一轉過胡同，迎面便有一個避風閣：過了這個避風閣往左轉去，迎面便可以看見一所木頭房子，在裏面住着從前在內閣中書那裏過活的女裁縫。你不要向女裁縫那裏去，但是隔壁便有第二所房子，是石頭的，——新婦娥格妃雅就在這裏住。

闊：好吧，好吧。現在我都能辦到；你去吧，再沒有用你的地方了。

費：這是什麼事？莫非你自己要辦理婚事嗎？

闊：自己，自己，你只是不要搗亂罷了。

費：噯呀，你這無恥的東西！這不是男子漢的事情。實在是，你不要管了，先生！

闊：去吧，去吧！不要想了，別搗亂。須要知趣，——快滾蛋吧！

費：人都是搶奪別人的飯碗，沒有王法的東西！干涉這些囉唆的事情。

我若是知道這麼着，我一句話也不告訴他。（憂悶地走下。）

第十一場 波克略森和闊克列夫

闊：喂，老哥，這個事情不可就延着——咱們去吧。

波：我對於此事還沒有什麼，我不過想……

闊：算不了什麼，算不了什麼！你千萬不要畏怯：我給你辦理得一點聲

息沒有。我們現在便到新婦那裏去，你便可以看出如何地簡便了。

波：這還了得！現在就去呵！

闊：那末怎樣呢，請問作什麼把這事情……？喂，你自己看一看：你這沒有完婚的人算是什麼？你看一看自己的屋裏：成什麼樣子了？那裏放着腌臢的靴子，那裡是洗臉盆，這裡棹子上整堆的烟葉，並且你懶老鼠似的，整天價躺在這裡。

波：這實在不錯。我自己曉得，我屋裏一點次序沒有。

闊：是呀，你幾時有了妻室，那時候連自己也不曉得了：你這裏又是躺椅，小狗兒，籠子裏的黃雀兒，一切的活計……你想一想，你坐在躺椅上，在你的身旁坐下一個婦人，美麗的容貌，用手把你……

波：唉，若是想起來她的兩隻手兒，有的簡直是像牛奶一般。

闊：你真糊塗！彷彿她那裏只是兩隻手好看！……她們身上，老哥……

喂，還有什麼可說的；她們身上，老哥，什麼不好哩。

波：對你說一句實話吧，若是在我身旁坐着一個美人，我非常地愛慕。

闊：是呀，你自己招認了。現在就應當着手進行。你什麼都不用憂慮。

結婚的筵席和其餘的——都是我……香檳酒無論如何至少也得一打。啤酒也得半打。新婦一定有許多的親戚——這些人不喜歡嬉戲。凌溫酒——不必要牠，是不是這樣啊？至於筵席——我那裏有一個御膳夫：他做出菜來，實在是令人爽快。

波：你這樣用心地忙碌，彷彿確是結婚似的。

闊：爲什麼不是呢？作什麼就延着？你不是贊成了嗎？

波：我麼？不見得……我還不十分贊成。

闊：這又奇怪了！你方纔會說願意來着。

波：我不過說這是不錯。

闊：這麼得了！我們已經都說好了。……怎麼樣？莫非你不喜歡有妻室的生活嗎？

波：不是，很喜歡。

闊：是呀，那末怎麼了？爲什麼事情中止了呢？

波：事情並沒有中止，不過是奇怪些……

闊：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波：怎麼會不奇怪：永遠是沒有妻室，但是現在忽然有了妻室。

闊：喂，喂，你真不害臊嗎？我看對於你非要鄭重地說不可：我直率地向你說吧，就像父親同兒子一樣，你看一看吧，你像現在看我似的那麼仔細地看一看自己。喂，你現在成什麼樣子了？簡直是一塊糟木頭，一點價

值也沒有。唉，你有什麼生活的趣味？喂，你照一照鏡子——你看裏面是什麼。蠢頑的面龐——沒有別的。你再想一想，將來你的身旁圍着些孩子們，那末不只是兩三個，也許是六七個呢，並且都和你一模一樣。你現在雖然是七品職官，或是什麼長官，只是一個人；但是將來，你想一想，你的身旁許多的孩子們，伸着小手兒，撫摸你的鬚鬚，那末你向他們就像狗咬一般：啊嗚，啊嗚，啊嗚，喂，還有比這個再有趣的麼，你自己說？

波：不過他們都非常地淘氣；那時候什麼都給毀壞了，撕扔些紙片子散在各處。

關：隨他們淘氣去吧，那怕什麼呢，只是他們都像你——這是最要緊的事情。

波：並且還真是可笑，什麼玩物，什麼木片兒。就像你家裡一樣。

闊：怎麼不可笑。當然是可笑。喂，咱們去吧。

波：那末就去吧。

闊：喂，司且潘！快些給老爺拿衣服來。

波：（在鏡子面前穿裝。）我應該穿白背心吧。

闊：不要緊，全一樣。

波：（繫領子。）洗衣服的女人太可惡了，這領子漿的多麼精——簡直立不起來。你告訴她，司且潘，若還這樣敷衍地漿洗衣服，我就要另雇別人了。她一定是和情人鬼混，那裡是漿洗衣服呢。

闊：喂，老哥快着吧！你怎麼又麻煩起來了！

波：這就完，這就完。（穿好長禮服坐下。）喂，闊克列夫，你以為怎麼樣？你自己去吧。

闊：你看這事：你莫非瘋了麼？我去！咱們兩個人到底是誰結婚呢？是你還是我？

波：我實在是不願意；最好明天去吧。

闊：喂，你有一點主見沒有？你莫非是瘋子？打算好了，你忽然又不去！請你自己說，你是不是可惡的東西，下賤的人？

波：你怎麼罵起人來了？因為什麼？我怎麼得罪的了？

闊：渾蛋，純粹的渾蛋，誰都得罵你。糊塗，實在糊塗，可惜還是長官呢。我爲什麼還這樣努力呢？這都是爲你的利益；免得被別人奪去了。躺着吧，可惡的光棍漢！喂，請你說，你像什麼東西？喂，喂，賤骨頭，混帳，我說出那句話來……只怕是不中聽。老婆，還不如老婆哩！

波：你是一個好人。（低聲。）你瘋了不成？那裏立着下人，你當着他

們的面前就這樣地罵起來，還是這些難聽的話；令人沒有容身餘地。

闊：怎麼能不罵你呢，請你自己說？誰能够不罵你？誰有許多的耐性不罵？你若是正經人，焉能決定結婚，打算好了，忽然又糊裏糊塗地不幹了，蠢東西……

波：喂，得了，我去——你喊嚷什麼？

闊：去啊！當然是，沒有別的說的，怎麼能不去呢！（向司且潘。）給他拿過帽子和外套來。

波：（在門前。）這實在是奇怪人。同他不能共事；忽然無緣無故地蠻罵起來。不懂得一點情面。

闊：完了，現在我自然不罵了。（二人下。）

第十二場（娥格妃雅家一間居室。娥格妃雅用紙牌占卦，

把牌往四面擺列。姑母阿立娜在背後看望。）

娥：姑母，又占出了道路！有一個布伯王子懷念着……淚痕……情書……左邊還有一個特列夫王子很有密切的關係，但是又有一個女陰謀者在裏面搗亂。

阿：那末你想這個特列夫王子將來應在誰的身上？

娥：不曉得。

阿：我曉得是誰。

娥：那末是誰呢？

阿：一定是那個呢料店主人阿列克謝·斯塔里闊夫。

娥：決不是他，我可以決賭，不是他。

阿：娥格妃雅，頭髮已經如此地美滿，你不要再爭吵了。決沒有第二個

特列夫王子。

娥：不是的：這裏的特列夫王子，一定是應在貴族人身上——商人那裏稱得起王子呢。

阿：噯呀，娥格妃雅，你的父親齊環在世的時候，你不要說這話呀。有一次他五指敲在桌上，厲聲喊道：『我決看不起那些恥爲商人的：我不把女兒嫁給軍官。由別人那樣地作去罷！我並且不令兒子去當差。怎麼，莫非商人不和別人一樣的，給國家服務麼？』他把五個手指頭全抓在桌子上。手和木桶一般的大——實在可怕！着實的說，若是他不逼死你的母親，她還可以多活幾年呢。

娥：喂，爲的是我也有這樣兇狠的丈夫啊！無論如何決不嫁商人！

阿：斯塔里闊夫不是這樣的人。

娥：不願意，不願意！他已經有鬍子了：若是吃東西，便流在鬍子上面。不，不願意！

阿：可是那裏去找那些好貴族呢？在街上不是隨便尋得出的。

娥：費克拉可以找得出來；她應許物色來最上等的。

阿：唉，我的姑娘，她只是會撒謊啊。

第十三場 前人和費克拉

費：不，阿里娜，你老人家自誣賴好人了。

娥：啊，費克拉來了！喂，怎樣，說一說罷！有麼？

費：有，有，等我先喘一喘氣吧——累壞我了！得了你的委託，便到各家裏去，辦公處和衙門都走到了，守衛處也去了一遭……噯呀，你不知道，我幾乎被人毆打了：給費羅維說媒的那個媒婆子走在我的面前說：『可惡的

東西，侵奪別人的飯碗，跑在我的區界裏來了，」我直向她說：「這有什麼，我爲我們的小姐，你不要生氣，必能使你滿意。」可是我給你尋來何等美好的新郎啊！可以稱得起在世界上空前絕後的人物。今天他們就來。我特意先跑來通知你一聲。

娥：怎麼今天呢？我的費克拉，我害怕。

費：不要驚恐，我的小姐！這是平常的事情。他們來也不過爲是看一看，沒有別的。你也可以看一看他們：如果不稱意，——喂，去他們的。

阿：唉，大概招引來的是些好人！

娥：那末他們有多少人？許多嗎？

費：只有六個人。

娥：（喊叫。）噯呀！

費：喂，怎麼，我的小姐，這樣嚷起來！最好挑選一下：這個不行，別個還許行呢。

娥：他們都是什麼樣的人，是貴族嗎？

費：都是，像是選出來的一樣；這些貴族們還沒有過這樣的哩。

娥：喂，究竟是什麼樣的，什麼樣的？

費：都是很出色的，樸實的。第一個是日瓦金，出色的人物，曾在海軍當差，同你非常地稱合。他說他要一個胖實的新婦，枯瘦的他簡直不喜歡。

還有一個依曼，是庶務官，非常地尊嚴，誰也不敢污辱他。他是胖大的身體；曾向我喊道：『你不要竟向我說新婦是這樣又是那樣，你真說吧。新婦有多少的動產和不動產作為奩奩？』我便告訴他：『有多少多少，我的先生！』『你撒謊罷，老婆子！』他還說出那些話來，我不便和你說了。我當

時便猜着了，嘿，這一定是一位富貴的人物！

娥：喂，還有誰？

費：還有阿奴赤金。他是高大的身體，嘴唇是粉紅的，和櫻桃一般，實在是出色的。他向我說：『我要一個容貌美好的新婦，曾受過教育的，爲是能說法文。』並且人品也極端正，本是德國籍，他非常的老實，腿腳都是細而且瘦的。

娥：我對於這些瘦的人們不那麼……我不曉得……我十分不贊成他們。

費：若是願意胖實一點的，就請要依曼能。再好的沒有了。沒有什麼說的，老爺究竟還是老爺：那樣肥胖，這個門兒未必走得進來哩。

娥：他多大年紀？

費：還是青年人呢：五十來歲，喂，還不到五十歲哩。

娥：他姓什麼？

費：名依曼姓吉旦。

娥：這是什麼姓啊？

費：是姓啊。

娥：噯喲，這是什麼姓啊！我的老天爺！我若是嫁了他之後，忽然就得叫娥格妃雅姓鷄蛋？這成何事體了！

費：唉，在俄國什麼樣姓都有，甚致聽見都要碎一口唾沫，並且畫上十字。那末若是不願意這個姓，就請要日瓦金吧——出色的新郎。

娥：他的頭髮怎樣？

費：頭髮很好。

娥：那末鼻子呢？

費：喂，鼻子也好；五官端正，並且非常的樸厚。不過你不要見怪：屋裏只是放着一桿煙袋，沒有別的傢具。

娥：還有誰？

費：還有潘且列夫，是個九品職官，說話有點結巴，不過人很樸實。

阿：喂，你說了許久，怎麼都是官，官：你告訴我們，他是否愛喝酒。

費：喝，我不爭論。喝酒有什麼法子呢，——他已經是九品職官了！可

是人極老實溫柔和絲棉一般。

娥：不，我不願意我的丈夫是一個醉鬼。

費：隨你的便吧，我的小姐；你不要這個還有那個呢。並且偶爾喝一兩

次算得什麼？並不是整禮拜醉眼朦朧的：第二天醒過來便是明白的了。

娥：喂。還有誰？

費：還有一個，不過這個……不必說了！這些個好的多。

娥：喂，究竟他是誰？

費：不願意說他了。但是一個七品官職，還帶着勳章；但是胖大的身體，輕易不出家門。

娥：喂，還有誰？你說有六個，現在你只說出五個來。

費：莫非這還少嗎？你看有多麼奢望；但是方纔還怕他們來呢。

阿：要你這些貴族作什麼用？你這六人之中，那麼有一個商人哩。

費：唉，不是那樣，阿里娜，貴族尊崇的多。

阿：有什麼可尊崇的呢？你看阿列克謝·斯塔里闊夫戴着貂帽，穿着毡鞋，有多麼闊綽！……

費：可是貴族遇見負販的商人，向他說道：『你怎樣，伙計？快閃開道』

路！』或是：『伙計，把你頂好的剪絨拿出來看一看！』那末商人只可說：『是、老爺請看！』——『喂，你這東西，把帽子摘下來！』貴族的勢力可大哩。

阿：那末商人若是不賣給他們呢料，貴族就得裸體，沒有衣服穿。

費：那末貴族就要殺死商人。

阿：商人可以到警察那裏去控告。

費：那末貴族就往大理院長那裏去控告商人。

阿：商人就到省長那裏去。

費：那末貴族……

阿：得了，不要撒謊了，什麼貴族啊！省長比大理院長大的多！這一次貴族得甘拜下風了。（門外電鈴響曉。）喂，有人叫門呢。

費：噯呀，這是他們！

阿：他們是誰？

費：他們……一定是新郎。

娥：（喊叫。）噯喲！

阿：來得這麼倉猝，屋裏還一點沒有收拾呢！（把桌子上的東西全行抓去，並且奔跑在屋裏。）還有桌布，桌子上的桌布太黑。杜尼士克，杜尼

士克！（杜尼士克上。）快拿乾淨的桌布來！把桌布扯下，在屋裏邊打掃。）

娥：噯呀，姑母，我怎樣辦？我幾乎只穿一件汗衫。

阿：喂，你快穿衣服去吧！（在屋裏打掃；杜尼士克把桌布拿來，門外

鈴響。）快去，告訴：『等一等！』（杜尼士克遠遠地喊嚷：等一等！）

娥：姑母！衣服還沒有漿洗好呢。

阿：噯呀，上天保佑！你穿一件別的吧。

費：（往裏跑。）你怎麼還不走啊，娥格妃雅，我的小姐，快着吧！（鈴鐺響噠。）噯喲！他還在那裏等着呢。

阿：杜尼士克，你把他引進來，請他等一等。（杜尼士克跑到庭外去開門。只聽有人問：在家麼？——在家，請到裏邊坐。大家都隔着門縫仔細地探望。）

娥：噯喲，這麼胖呵！

費：來了，來了！（大家急忙地退下。）

第十四場 吉旦和杜尼士克

杜：請在這裏候一候。（下。）

吉：好吧，我在這裏等候着，千萬不要耽延，我從衙門出來只有半刻鐘

的餘暇。忽然長官想起來：『庶務官往那裏去了？』『往看新婦去了』……至少也要責備一次……那末我先看一看清單。（念。）『兩層樓的石頭房子』……（向上抬起眼睛來，把房屋看了一遍。）有了！（繼續地念。）『兩邊的廂房；一邊是石頭屋基，一邊是木頭建築的……』『唉，木頭的可不大好。』『篷子車，雙套的馬車帶雕刻的，可以鋪大小的毯子。』也許這都是些破爛不堪的扔貨呢。不過媒婆子曾說是上等的；好吧，就算是上等的。『兩打銀勺子……』家裏當然是用銀勺子。『兩張狐狸皮……』啊！『四個大毛褥子和兩個小的，』（緊緊地咬着嘴唇。）『六套綢緞的和六套花布的衣服，兩件汗衫……兩件……』『唉，這算不了什麼！』『襯衣，飯巾……』這都隨她的便吧。可是應當實地考查一下。現在雖然許給房子和車輛，那末，完婚以後，只是得些毛褥子等等的罷了。（鈴鐺響亮。杜尼士克飛馳地從屋裏穿過

去開門。聽見有人問：在家麼？——在家哩。）

第十五場

吉旦和鄂奴赤金

杜：請在這裏等一等。他們這就出來。（下。鄂奴赤金向吉旦鞠躬。）

吉：失敬失敬！

鄂：閣下是這裏的女公子的令尊麼？

吉：不是，我不是她的父親。並且我還沒有過兒女呢。

鄂：嚶呀，對不住，對不住！

吉：（向外。）這人的形態令我非常地猜疑：大概是和我一樣到這裏求

婚來了。（高聲。）您到這裏來一定是有什麼要緊的事吧？

鄂：沒有，一點事沒有，不過遊散一回罷了。

吉：真能撒謊，遊散一回！這小子是打算結婚來了！（鈴鐺響亮。杜厄

士克從屋裏穿過去開門。門外有人說：在家麼？——在家。）

第十六場 前人和日瓦金（後面丫環跟隨。）

日：（向杜尼士克。）小姑娘，請你給我揮一揮……在街上落的塵土真是不少。勞駕，請把這外套脫下來。（轉身。）得了！勞駕，小姑娘。你再看看，那裏彷彿有一個蜘蛛爬呢！身後邊沒有什麼嗎？謝謝你！你看這邊還有。（用手去擦抹禮服的袖口，並且看望鄂奴赤金和吉旦。）這呢料是英國的！真是耐久！在一千七百九十五年水師營駐在西齊利亞地方，我作水師把總的時候買的，作了一件官衣；在一千八百〇一年我在波魏洛。比得維赤皇帝御前作海軍少將的時候，呢料還很新的呢；八百一十四年到各處去戰爭，衣縫才磨壞一點；八百十五年退了職，只把他翻過來了；已經穿了九年，到現在還是新的呢。勞駕，小姑娘！（向她握手，走在鏡子前面輕輕地梳理

頭髮。)

鄂：請問，你剛才所說的西齊利亞。是一個好地方嗎？

日：嘿，好一個去處哩！我們在那裡住了三十四天；風景我對你說吧，優秀得很哩，那些個山峯有些株石榴樹，並且各處都是義大利婦女們，粉紅的臉兒，實在令人愛慕。

鄂：都是文明的婦女嗎？

日：極其文明了！受過那種教育，咱們這裡是王侯之家都未必如此呢。有時在街上行走，俄國軍官這裏當然是肩章，（指着肩頭。）金色的徽章，這樣漂亮的人物——在他們那裡房舍兩旁都有走廊，屋頂就像這裡地板一般平——有時候往上一看，在那裡坐着粉紅的人兒……喂，自然是不要去臉……（作鞠躬狀把手揮下。）她亦是這樣。（以手作態。）當然是穿着綢緞衣服，

繸帶，各種婦女的耳環……唉，總而言之，實在是動人心懷……

鄂：那末，還要請問，在西齊利亞都說那一方的言語呢？

日：當然都說法國話。

鄂：那裡的婦女絕對地都說法國話麼？

日：絕對地都說法國話。我對你說，大概你還許不信：我們住了三十四

天，平時就沒有聽見一句俄國話。

鄂：沒有聽見一句麼？

日：沒有聽見一句。我並且不是只說貴族和各級軍官；就是把肩上背扛着零碎東西的本地鄉人叫過來，你故意地試一試向他說：——（伙計，拿一塊麵包來。）——他不懂，簡直地不懂，若是說法國話：「*Datevi del pane.*」或是：「*Purtateviro.*」明白了，跑去真給拿來。

吉：這西齊利亞地方，我看實在是可愛慕的。你方纔所說的——鄉人：什麼樣的鄉人？他怎樣？是否和俄國鄉人完全一樣——寬肩膀兒耕種田地？是不是呢？

日：這個我不敢對你說；因為我沒有理會他們是否也種地；至於聞鼻煙我倒知道，他們不僅是用鼻子，還往口裏吞呢。浮渡也很便宜：那裡差不多都是水，船筏也很多……自然是，裡面坐着義大利的婦女，粉紅的臉兒，身上戴着花兒手巾……同坐還有英國的軍官；唉，人和咱們一樣：水手……起首顯着奇怪；彼此說話都不懂得；但是以後熟悉多了，才彼此聽得懂。有時候指着酒瓶和酒杯，——當時他便理會這是喝酒；把拳頭放在口旁，用嘴唇作響——就知道：是要抽烟。我對你們說吧。文字是很容易的，——我們海軍人三天的工夫，便能互相十分懂得。

吉：我看海外的生活果是興趣不淺。我非常喜歡和有閱歷的人結交。請問貴姓大名？

日：我是退職的海軍武官日瓦金。請問你怎樣稱呼？

吉：我是庶務官名依曼，賤姓吉旦。

日：（沒有聽明白。）是的，雞蛋我方纔也吃過了。前程我曉得，將來必能令人滿意的，不過是天氣涼些；我吃了些鱈魚同麵包。

吉：不是，你大概沒有聽明白：吉旦這是我的姓。

日：（鞠躬。）噯呀，對不住！我的耳朵有些聾。我實在是以為你說是吃過雞蛋呢。

吉：有什麼法子！我打算請求長官改姓為吉登，但是有些人說，也不很好聽。

日：這是常有的事情。我們第三艦隊的軍官和水手什麼奇怪的姓都有，但是有一個把總，還是很好一個人，簡直地就姓窟窿。有時候船長便叫他道：「喂，窟窿，到這裡來！」時常有人和他戲耍，「唉，你這小窟窿！」（門外鈴聲又響；費克拉從屋裡跑過去開門。）

吉：喂，好啊，老太太！

日：你好啊，你的起居如何，老太太？

鄂：你好啊，費克拉！

費：（飛跑着。）託福，託福，諸位先生！開門；在外邊聽見有人說：在家麼？——在家哩。以後又聽見幾句不清楚的話，費克拉愁悶地答道：「你看這東西！」

第十七場 前人，闊克列夫、波克略森和費克拉

闊：（向波克略森）你只是記着，勇敢些，沒有別的。（週圍看了一遍，並且向大衆驚愕地鞠躬；向自己說。）喝，這一堆人哪！這是什麼事體？是否也是新郎？（扯過費克拉，低聲向她說。）這是從那裏趕來的一羣討厭鬼——啊？

費：（低聲。）這裏沒有討厭鬼，都是體面的貴客。

闊：（向她。）客不見得體面，而衣服是破爛的。

費：你再看一看自己，也沒有什麼可恭維的：一頂破帽子，糟糠的肚子。

闊：得了，他們都是闊人。衣袋裏一個大窟窿。（高聲。）她現在作什麼去了？這個門兒一定通到她的臥房吧？（向門前走去。）

費：無恥的東西！人家在那裏穿衣服呢。

闊：喂，這有什麼要緊？我不過看一看，沒有別的。（伏在門縫上邊窺望。）

日：我也看一看。

吉：我也來瞭望一遭。

闊：（繼續着看。）一點也看不見，諸位！裏邊那個白的，也猜不着是婦人還是枕頭。（大家都走到門前擁擠着看望。）

闊：嚇……有人來了。（大家急忙地退後。）

第十八場 前人阿里娜和娥格妃雅（互相鞠躬。）

阿：不知有何貴幹，敢勞先生降臨？

吉：我在報紙上看見你這裏招商投標售賣林木和柴薪，因為我現任庶務官之職，所以我到這裏來打算請示是那一種的林木，數目若干，並且幾時可

以出售。

阿：雖然這裏並沒有什麼投標，但是很歡迎閣下的光臨。請問貴姓呢？

吉：庶務官，賤姓吉旦。

阿：請坐吧。（走向日瓦金，往他身上看望。）閣下有何見教……

日：我也是在報紙上看見什麼廣告了。我自己想，去走一遭吧。天氣晴朗，路上滿是嫩草……

阿：請問貴姓？

日：海軍退職軍官保達薩爾，賤姓日瓦金第二。我們那裏還有一個日瓦金，比我先退職的：膝蓋底下受傷了，子彈很奇怪地擊打進去，膝蓋並沒有傷損，但是插在筋骨裏面——好像扎入長針，有時候同他立在一起，便彷彿要用膝蓋碰人似的。

阿：請坐吧。（向鄂奴赤金。）請問閣下有什麼貴幹？

鄂：我是附近的鄰居，特來拜望。

阿：閣下是在對門的突魯伯家裏住麼？

鄂：不是。我現在寄居在沙子街，不過我很打算遷移到這邊來。

阿：請坐吧。（向闊克列夫。）閣下有何見教……

闊：莫非你不認識我麼？（向娥格妃雅。）你也不認識我嗎？

娥：我彷彿從來沒見過你。

闊：那末請想一想：你一定在別處見過我一次。

娥：我實在不曉得，也許是在畢留金那裡會過吧？

闊：不錯，正是在畢留金那裡。

娥：噫呀，你還不知道呢：她那裡發生事故了。

闊：怎麼不曉得，出嫁了。

娥：不是，若是那樣到好了，但是把腿軋壞了。

阿：並且軋得還很利害。她很晚地坐車回家，但是車夫喝醉了，從車上掉了下來。

闊：是的，是的，我記得彷彿她不是出嫁便是軋壞腿了。

阿：你貴姓啊？

闊：我名叫伊利雅，姓闊克列夫，咱們還是親戚哩；內人時常地說……
等一等，等一等，（揪着波克略森的手拉了過來。）這是我的朋友依曼。波克略森，七品官職，充差遣員。一個人作得事情很好，極能盡其職務。

阿：貴姓大名？

闊：依曼。波克略森，長官不過是徒負其名，所有的事情都是他管理，

依曼·波克略森。

阿：是的，請坐吧。

第十九場 前人和斯塔里闊夫

斯：（活潑地急速地作商人式向大家鞠躬，兩手扳腰間。）你好啊，阿里娜，老太太！伙計們在棧房裏說你老人家這裏售賣毛貨，老太太！

娥：（輕蔑地轉過身去，低聲地說，但是令他聽得見。）這裡不是買賣舖子。

斯：怎麼，莫非我來的不是時候嗎？爲什麼沒有我們就把事情辦完了呢？

阿：請來，請來，斯塔里闊夫；雖然我們不賣毛貨，但是很歡迎你光臨。請坐吧。（大家都坐下。緘默。）

吉：現在天氣非常奇怪：早晨還像要下雨的樣子，但是，現在彷彿過去
了。

娥：是的，這天氣太壞：有時候很清朗，過幾時便陰雨。實在令人不愉快
的。

日：春天的時候，我們艦隊駐紮在西齊利亞地方，計算起來也就是我們
二月光景：從家裏出去是清朗的天氣，以後便忽然下起雨來。

吉：這天氣若是一人坐在家裏，真難過極了。完過婚的人，另是一個問
題——還不寂寞；若是孤身一人，簡直是……

日：唉，死魂一樣，簡直是死魂！

鄂：是的，這可以說是……

闊：什麼？——簡直是苦惱。一點生活的樂趣都沒有了，千萬不要嘗試

這種境遇。

吉：女士，你若是物色人才的時候該怎樣？請問你的願望如何。我這樣地直率，還要請你原諒。你以為丈夫充任什麼職務纔算體面呢？

日：女士，你願意不願意有一個丈夫是久經海面颶風的人？

闊：不！據我的意見，最好是丈夫差不多能管理全衙門的事務的。

鄂：何必這樣迎合人意？為什麼你們有意看不起在步隊當差的，但是最能與上等社會應酬的人呢？

吉：女士，請你自己決定一下吧！

娥：（緘默。）

費：回答他們幾句吧？

吉：怎麼樣，女士？

闊：你的意見如何
娥格妃雅？

費：（低聲向她說。）你隨便對他們說幾句：「謝謝，我很喜歡……」
這麼呆坐着不大好看哩。

娥：（低聲。）我害羞。實在是害羞，我走了，我走了。姑母，您替我
在這裏坐着吧。

費：喂，別害臊，不要走；實在是丟醜了。他們將要怎樣的揣想。

娥：（低聲。）不行，我走，我走，我走！（跑下。費克拉和阿里娜隨
下。）

第二十場 前人除去走下的

吉：奇怪，全走啦！這是怎麼一回事？

闊：一定發生什麼事故了。

日：也許是修飾去了……收拾什麼東西……把花兒……縫上。（費克拉上，都迎上前去問：怎樣？）

闊？有什麼事故麼？

費：爲什麼有事故呢？一點事故也沒有。

闊：那末爲什麼她走了？

費：因爲害臊纔走了；羞的坐不住了。她說請你們原諒；晚間還請你們到這裏來用茶呢。（下。）

吉：（向外。）唉。還有一杯茶呢！我最不喜歡求婚，囉唆的很：今天不行，請明天來罷，不然便是後天再說吧，還得思慮一下。這個很簡單的事，沒有什麼費思索的！由她去吧，我是個有職務的人，沒有那些閒工夫。

闊：（向波克略森。）這個女郎真還不壞——啊？

波：是，不壞。

日：這個女郎很好啊？

闊：（向外。）你看這事情！這小子愛上了。大概還許跟着搗亂呢！
（高聲。）實在不佳，實在不佳。

日：鼻子大一點。

波：不，鼻子我沒有理會。臉龐有多麼粉紅啊。

鄂：我也是這個意思。不然，不然……我想她未必熟悉上等社會的情形。並且也不會說法國話吧？

日：請問，你當時何不試一試，同她說幾句法國話？也許她聽得。

鄂：你以為我會說法文麼？不，我沒有幸福受這種教育。我的父親是一個下等人，無賴子。他沒有想教會我法文。那時候我還是小孩子，很容易教

會，只是好好地敲打幾次我便學會了，一定會的。

日：那末現在你自己既然不會，與你有什麼利益呢？若是她……

鄂：不然，不然。婦女又當別論：她一定得會的，若是不然，這個……
（滿臉作態。）那就不成事體了。

吉：（向外。）喂，這個事情由旁人憂慮去吧。我先去看一看房子：若
是都不錯，我晚間便來進行一切。這些新郎與我沒有什麼妨害——人都是極
瘠瘦的。新娘一定不喜歡他們。

日：抽些煙去吧。咱們是不是同路？請問你府上那裏？

鄂：我住在沙子街比得胡同。

日：是，正繞一圈：我在十八道街住，不過我可以送你回家。

斯：呵，這裏亂雜的很。娥格妃雅，以後再會吧！再見，諸位先生！

(鞠躬走下。)

第廿一場

波克略森和闊克列夫

波：我們還等候什麼呢？

闊：喂，實在是，女郎很好啊？

波：好什麼！我以為她不稱意。

闊：奇怪啊！這是什麼事？你已經承認她是美麗的了。

波：這却不然：鼻子又長，又不會法文。

闊：還要如何？你用法文作什麼？

波：唉，究竟新婦應當會法文。

闊：爲什麼呢？

波：不過因爲……我也不知其所以然，但是總覺着不像事體。

闊：唉，你看方纔那個混蛋這樣說，他便信以爲真了。她是個美人，實在是美人，這樣的女郎你沒有地方再找去了。

波：以先我到把她看中了，那末後來他們說，長鼻子，長鼻子，——我再一細看，也實在是鼻子長。

闊：噯呀，你這人太糊塗了！他們故意這樣說，爲是擺脫你：那末我也沒有誇獎，——應當如此的。這是何等女郎，你只是看一看她的眼睛：水珠兒一般。那末鼻子呢？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樣的鼻子！白嫩——白石膏似的！不是好石膏還比不上呢。你自己好好地想一想。

波：（微笑。）我現在又看着她彷彿是好。

闊：當然是好。現在他們都走了，咱們到她那裏去講說一番，便可以把此事完結了。

波：唉，我不辦這事。

闊：爲什麼呢？

波：爲什麼強行無禮呢？我們許多人；由她自己挑選吧。

闊：你何必還管他們呢？莫非你懼怕抵抗麼？你若願意，我立刻把他們

趕出門去。

波：你怎麼能趕出他們去呢？

闊：喂，我自有辦法。只要是你應允了，後來不再推諉。

波：我爲什麼不應允呢？可以，我並無異詞：我很願意結婚。

闊：握手爲證！

波：（伸過手。）握吧！

闊：好吧，我只要這個憑據。（二人下。）

第二幕 娥格妃雅家裏的內室

第一場 娥格妃雅一人以後關克列夫

娥：挑選實在是一件困難的事啊！若是一兩個人還好，但是四個人——願意那個便挑那個。鄂奴赤金雖然瘦些到還不錯；波克略森也不壞。若是照公理說，吉旦也很可以；雖然是胖大的身體，但是很出色的男子。這怎麼樣纔好？日瓦金也是一個很體面的人。實在難以決定，真是說不出的困難啊！

若是有鄂奴赤金的嘴唇，再加上波克略森的鼻子，再添上些日瓦金飄灑的氣概，再給他加上吉旦的魁偉——我立刻便能決定了。那末現在，你看頭都痛了。我想最好是抽籤。完全聽天由命吧；把誰抽出來，誰便是丈夫。我把他們寫在紙上，折疊好了，放在筒子裏，看是如何。（走在小棹子前面，拿起

剪子和紙來，裁成紙條捲上，繼續着說。）女子的境遇實在是不幸，尤其是有愛情的女子。男子誰也不身臨，並且也不曉得這種境遇 已經都齊備了！只剩下把他們放在筒子裏，合上眼睛，看是如何。（把紙條放在筒子裏用手攙雜。）可怕呀……噯呀，若是把鄂奴赤金抽出來！不，爲什麼是他呢？最好是波克略森。何必是波克略森呢？別人也不見得壞……不，不，不好……抽出誰來，就是誰吧。（把手伸在筒子裏，都抽出來了。）噯喲，都抽出來了！心弦不住的跳啊！不行，就要一個，一個！當然是一個！（把紙條放在筒子裏用手攙雜。闊克列夫悄悄地走上，立在背後。）噯呀！我若是把日瓦金抽出來……我是怎麼了！我要說鄂奴赤金……不，不，不願意，不願意！由命運指定去吧。

闊：請要波克略森吧，最好無比了。

娥：噯呀！（喊叫並且用兩隻手遮住臉，儘力地往身後看。）

闊：你何以這樣害怕？不要怕，這是我。實在是，請要波克略森吧

娥：噯呀，我羞的慌：都被你偷聽去了。

闊：不要緊，不要緊！咱們都是自己人，在我面前沒有可羞恥的；請把

臉露出來吧。

娥：（露出半面。）我實在羞的慌。

闊：喂，請要波克略森吧。

娥：噯呀！（喊叫又用手把臉遮上。）

闊：實在是出類拔萃的人，極能盡自己的職務，簡直是奇怪人！

娥：（把臉微微地露出。）怎麼，那末別人呢？鄂奴亦金他也是個好人

哪。

闊：別說了，比起波克略森來，簡直是廢物。

娥：爲什麼呢？

闊：很明瞭的事情。波克略森那個人……唉，那個人簡直……再也找不出這樣的人來。

娥：那末吉旦這個人怎樣？

闊：吉旦——廢物，都是廢物。

娥：那末都是麼？

闊：你自己可以想一想，比較一下：波克略森——沒有再好的了！什麼吉旦，鄂奴赤金那是什麼東西哩！

娥：可是他們非常的……樸厚。

闊：什麼樸厚啊！無賴子，最狂暴的人。結婚的第二天你便得遭他們的

毆打。

娥：噯呀，我的老天爺！這實在是不幸，沒有再壞的了。

闊：是呀，不要想比這個再壞的了。

娥：那末，據你的意見，最好是要波克略森了？

闊：波克略森；當然是，波克略森。（向外。）這事大概有一點成效

了。波克略森還在點心舖裡坐着呢，趕快叫他去吧

娥：那末，你以為要波克略森？

闊：一定是要波克略森。

娥：那末別人就一律拒絕麼？

闊：當然是拒絕。

娥：這怎麼辦呢？有多麼愁哪。

闊：什麼可惹蠢的？你告訴他們說，年紀還小，不願出嫁。

娥：他們若不相信，一定問：怎麼，爲什麼呢？

闊：那末你若是用簡捷的辦法，公然去說：『走開，渾蛋！』

娥：焉能够這末說呢？

闊：喂，你可以試一試：我担保以後他們一定得跑出去。

娥：這豈不成蠻罵了麼。

闊：你以後既是不再見他們，豈不一樣？

娥：總是不甚妥當……他們就要忿怒了。

闊：他們忿怒有什麼要緊？若是從此能發生別的事故，又當另說；這裡

頂多不過啐你一口，沒有別的，有什麼相干？

娥：喂，你看，是不是！

闊：這有什麼要緊？別人被人家啐過許多次了！我曉得一個人，還是美麗的男子，粉紅的臉兒，他因為求加薪俸把長官惹得厭煩了，以後啐在他的臉上說道，『給你，這是你的加薪！拿去吧，討厭鬼！』究竟薪俸加上了。那末啐一口算得什麼呢？若是手巾很遠，又另當別論，但是手巾在衣袋裡放着哩，——拿上來便擦去了。（鈴聲。）有人叫門呢：一定是新郎；我現在不願意見他們了。你這裡沒有旁的門麼？

娥：沿着這邊的後樓梯可以出去。但是我週身都顫抖了。

闊：不要緊，只是振起精神來。再會吧！（向外。）我趕快叫波克略森去。

第二場 娥格妃雅和吉且

吉：我故意早些到這裡來，爲是和你單獨地從長計議。喂，女士，關於

我的時銜，我想你一定是曉得了：我是庶務官，爲長官所契重的，屬吏也很聽從……只是缺乏一樣：生活的伴侶。

娥：是的。

吉：我現在正尋找生活的伴侶。這個伴侶——便是你，請你直說吧：可以，還是不可以呢？（往她身上看，向外。）哦，她的身體很瘦啊。

娥：我還很年幼呢……還不打算出嫁。

吉：不要說了，那末媒婆子何以這樣張羅呢？大概你還有別的隱情——請說吧……（鈴鐺響亮。）倒霉極了！總不能把事情辦妥。

第三場 前人和日瓦金

日：請原諒，女士，我來的也許過早了。（轉身看見吉旦。）噯呀，已經有了一位了。失敬！

吉：（向外。）你死去吧，敬什麼！（高聲。）怎樣，女士？請你只說一句：可以還是不可以？……（聽見鈴聲，吉且氣憤地啐了一口。）鈴鐘又響了！

第四場 前人和鄂奴赤金

鄂 女士，我來的大概過於早些……（看見別人，驚慌的樣子，並且鞠躬。）失敬！

吉：留着你的敬吧，不要臉的東西！怎麼不折斷你的兩隻瘦腿！（高聲。）怎樣，女士，請自決吧——我是個有職務的人，沒有許多閒工夫——可以，還是不可以呢？

娥：（張惶狀。）不必……不必……（向外。）我一點不曉得，我說了些什麼。

吉：怎麼不必？何以不必呢？

娥：不要緊，不要緊，……我不那麼……（喘吁狀。）滾開吧！……

（向外，拍着手。）噯呀，我的老天爺！我怎麼說出這樣話來了？

吉：怎麼『滾開吧』？什麼叫作『滾開吧』？請問，你懂這句話的意思

麼？（兩手插腰間，嚴厲地走在她面前。）

娥：（看望他的臉，喊叫。）噯呀，打人了，要打人了！（跑下。吉且

氣憤地立在那裏。阿里娜聽見喊聲跑上，往他的臉上看一看，也喊叫起來：噯呀，要打人了！跑下。）

吉：這是什麼事情！實在奇怪的很！（門外鈴聲響曉，遠聞人語嘖嘖。）

關：進來，進來，你作什麼在那裡站着呢？

波：你先進去吧。我等一會：襪帶子斷了，修理好了便去。

闊：你又要搥脫呀。

波：不，我不搥脫！我決不搥脫！

第五場 前人和闊克列夫

闊：唉，你看，又得修理襪帶子。

吉：（向他走去。）請教這個新婦是不是傻子？

闊：怎麼？發生什麼事故了？

吉：不明白她這種舉動：跑出去便喊叫：『要打人了，打人了！』這是

什麼事體！

闊：她便是這樣：她是傻子。

吉：請問，闊下同她不是還沾些親誼麼？

闊：是啊，是親戚。

吉：請問，是什麼親戚？

闊：我也說不定；大概我母親的姑母是她父親的什麼，或是她的父親是我姑母的什麼；這事情我內人都曉得，——這是她們的事情。

吉：她從來就是傻子嗎？

闊：自幼少便是這樣。

吉：自然，她若是再聰明些，那就更好了；可是如果粧奩富足，雖傻也還好。

闊：她一點財產也沒有。

吉：怎麼，那末石頭房子呢？

闊：這不過徒負其名而已，那裏是石頭的，你還不知道是如何建築的：牆只是一塊磚堆成，中間都是些零碎東西——穢物，木片，刨花。

吉：焉能如此呢？

闊：誠然是。你還不知道現在房子都是怎樣建築嗎？只是爲在銀行裏典押罷了。

吉：但是這房子沒有押典出去吧？

闊：誰告訴你的？不只是押典着，還欠下二年的利息呢。在大理院裏她還有一個兄弟，也極垂涎這所房子，他是著名的訟棍，無賴子；曾把親生母的最後的一條褲子搶去了，沒有王法的東西。

吉：爲什麼媒婆子對我說……噯呀，這老東西，害人不淺……（向外。）然而他也許是撒謊哩。我嚴厲地訊問那個老婆子吧！若是實情……喂……我便令她學猴子叫喚。

鄂：請教一件事。我以爲自己不懂法文，實在難以決定別的婦女是否

會法文。這個女郎她會嗎？……

闊：連一個字母也不會。

鄂：焉能如此？

闊：怎麼？這個我很知道。她同內人在一個學校裡讀過書，懶惰極了，永遠是糊裏糊塗的坐在那裡。法文教習時常用木板打她。

鄂：我第一次和她會面，便看出她是不會法文的。

吉：唉，什麼法文啊！這老婆子多麼可惡——噯呀，這老東西！你們還不知道她給我寫的什麼話呢——美術家！『房子，廂房，』她說，『石頭屋基，銀勺兒，蓬子車——坐上便可以乘行遊逛！』總而言之，在小說裡也難以尋出這一篇來。噯呀，你這老廢物！害的我不輕……

第六場 前人和費克拉（大家看見她都走上前去詢問。）

吉：哦，這不是她麼！走過來，老孽障！到這裡來！

鄂：你把我矇哄來了，費克拉？

闊：過來，老婆子，問你一問！

費：我一點也聽不出來：把我的耳朵簡直地震聾了。

吉：房子是一塊磚建築的，你這老東西撒謊：說房子還帶彩畫哩，帶什麼東西啊。

費：我不曉得，不是我蓋的。也許是應當用一塊磚，所以便這樣蓋上了。

吉：還在銀行裡押典着呢！該死的，可惡的東西！（蹙脚。）

費：你看這樣人！罵起人來了。替他這樣地受累，別人還要感謝不盡哩。

鄂：費克拉，你對我說過，她是會法文的。

費：她會，我的先生，她都會，也會德文和各國文；你願意那一種姿式——她全會的。

鄂：喂，不是；大概她只會說俄國話。

費：這有什麼不好的。俄國話容易懂，所以她纔說俄文。她如果說出回話來，你豈不更糟了；一句也聽不懂。對於俄文沒有什麼可說的，一種普通話：所有神聖的人都是說俄文。

吉：你過這邊來，可惡的東西，你過我這邊來！

費：（躲在門後。）我不去，我知道你：肥胖的身體，竟會打人。

吉：喂，你免不過去這個事。我把你送到警察署裏去，令你知道應不應該欺騙好人。你等着吧！你告訴新娘說，她是一個下賤的東西！聽見了沒

有，想着告訴她說。（下。）

費：你看你這人！他倒生起氣來了！他想他這肥胖的身體，別人全不如他。據我說，你自己纔是下賤的東西哩！

鄂：老太太，我無論如何，總沒有想到你是這樣地欺騙。如果我曉得新娘受的是這種教育，那末我……和我的腿決不到這裏來。這是什麼事體！（下。）

費：他們是瘋了還是醉了？那裏來的這些沒有主見的人！真是糊塗蟲！

第七場 費克拉闊克列夫日瓦金

闊：（哈哈大笑，看着費克拉並且用手指頭指着她。）

費：（憂悶狀。）你作什麼扯開嗓子這樣笑呢？

闊：（繼續笑。）

費：簡直成了瘋子了！

闊：媒婆子啊！媒婆子啊！你是說媒的能手，曉得如何辦理！（仍然哈哈大笑。）

費：沒說完便笑起來了！大概你的母親生養你的時候瘋癲了。（憂悶地走下。）

第八場 闊克列夫日瓦金

闊：（繼續着笑。）噯喲，不行了；實在不行了！一點力量也沒有了，覺得笑得肚子痛！（仍然大笑。）

日：（看着他，自己也笑起來。）

闊：（勞乏地倒在椅子上面。）噯喲，實在筋疲力盡了！我覺得如果再笑，便要把最後一點氣力扯斷了。

日：我非常喜歡你這種暢快的性情。從前我們那裏有一位水師把總畢突霍夫，他也是這樣暢爽的性格。有時候不用別的，只是伸給他一個手指頭，他便笑起來，直笑到晚晌。看着他連自己也可笑，以後自己也不禁地笑了。

闊：（喘吁狀。）噯呀，上帝啊，饒恕我們的罪惡！她想起什麼來了，傻老婆子？她那裏會作媒呢？她作媒？我作媒，纔真是作媒哩！

日：不是吧？你不是說笑話麼？

闊：何以呢！給誰作媒都可以行。

日：那末就請你把這個女郎給我作伐吧。

闊：閣下嗎？你爲什麼要結婚呢？

日：爲什麼？你看這個問法實在有些奇怪！極明瞭的事情，爲什麼！

闊：你已經聽見了，她一點粧奩也沒有。

日：沒有就沒有吧。自然是不很好，可是同這樣可愛的女郎一處過活，沒有也未爲不可。一間小房子，（用手量着尺寸。）這裏是一條走道，那裏是小圍屏，或是隔扇一類的東西。……

闊：你作什麼這樣看中了她呢？

日：老實說吧，我看中了她，因為她是胖實的女子。我是最喜歡肥胖婦女的人。

闊：（斜自看他，向外說。）他自己不要賣弄風騷了；據我看簡直是裝烟的口袋。（高聲。）不，你實在不必結婚。

日：爲什麼？

闊：你是什麼樣的身軀？雞腿……

日：雞腿？

闊：當然是……你那是什麼樣子！

日：怎麼會是雞腿呢？

闊：簡直是雞腿。

日：我看這實在是體面攸關……

闊：是啊，因為我知道你是明白人，所以纔說；旁人我還不對他說哩。

以後我再給你說一個別的女郎。

日：不，我還要請你不要和我說別人。若是說妥這個，我非常感激了。

闊：我給你說，須要有條件；你什麼事都不要干預，也不要去看新娘，

沒有你，我都可以替你辦得到。

日：怎麼能不用我呢？無論如何我也得路一露面啊。

闊：完全不必。回家等候去吧；我今天晚上都可以辦到。

日：（磨拳擦掌。）這好極了！那末不用證書和履歷冊？也許新娘要
看一看。我跑回家去立刻就取來。

闊：什麼都不用，只是請回家去吧；我今天必給你送信去。（把他送
出。）誰去管他。這是什麼事？波克略森沒有來麼？這真是奇怪了。未必他
到這時候還修理自己的襪帶哩？莫非還得追他去麼！

第九場 闊克列夫娥格妃雅

娥：（週圍看望。）怎樣，都走了？一個也沒有了麼？

闊：走了，走了，全走了。

娥：噯呀，你還不知道，我週身都顫抖了。我從來沒有遇見過這樣的事
情。但是吉且那個人實在是可怕；他對於妻更要怎樣地強橫呢？我總以為他
現在還要回來的。

闊：哦，他不回來了。這幾個新郎誰要回來，我便割下頭去。

娥：那末第三個呢？

闊：那個第三個的？

日：（在門外探着頭。）無論如何我總想聽一聽她用櫻桃小口怎樣談論我……紅粉的美人。

娥：就是那個日瓦金。

日：有望了，有望了！（摩拳擦掌。）

闊：唔！我以為你說誰呢。這個簡直是混蛋一個！

日：這是什麼事？我實在不明白。

娥：據他的表面上看來，很是一個好人。

闊：咳，醉鬼！

日：噯喲，我真不明白！

娥：他莫非還是醉鬼麼？

闊：怎麼不是，著名的土混子。

日：（高聲。）喂，我沒有請你說這話。請你說些與我有利益的言語，但是這樣蠻罵起來，也許是罵別人呢，不過我是極老實的人。

闊：（向外。）他怎麼又回來了？（低聲向娥格妃雅。）你看，你看，他站不住了。整天價東倒西歪的醉態。把他趕出去吧，免得生事非！（向外。）波克略森何以還不來呢，可惡的東西！我找他去。（下。）

第十場 娥格妃雅和日瓦金

日：（向外。）他應許誇獎，反倒蠻罵起來了！奇怪的人呵！（高聲。）

女士，你不要信。……

娥：請原諒，我有些不舒服……腦袋疼。（欲走狀。）

日：你大概是不很樂意我吧？（指着頭。）你不要看我這裏有些光禿，不要緊，這是害瘡疾害的；不久頭髮就生出來了。

娥：你那裏沒有什麼，我都是一樣。

日：女士，我若是穿上黑色的禮服，臉上顏色就白的多了。

娥：那更好了，再會吧！（下。）

第十一場 日瓦金（一人，在她身後說）

日：女士，請你說出原因來吧。作什麼？爲什麼呢？莫非我身上有什麼毛病嗎？……走了！奇怪的事情，我已經求過十七次婚了，差不多全是一樣的景況：以先還覺着順利，到事情辦理得有些頭緒了——你看便破裂了。（沉思地在屋裏行走。）是……這個已經是第十七個未婚妻了！她究竟是願意

什麼？他願意，比方，這麼着……作什麼……（凝思。）不明白，實在是不明白！也許我長的不好。（環顧己身。）大概這樣話不能說，卻謝天謝地，我的身體也沒有可憎嫌的。不明白！莫非還得回家去箱子裏找一找麼？我那裏有些詩歌，念起來沒有一個女子不迷眩的……簡直的不明白！以先彷彿是略有成效……可見就要扭轉車轅往回走了。咳，可惜，實在是可惜。（下。）

第十二場 波克略森和關克列夫（二人走上，不住地回顧。）

關：他沒有理會咱們。你看他何等懊喪地走出去了。

波：莫非把他也照樣拒絕了麼？

關：一定是。

波：（自矜地含笑。）若是被拒絕了，臉上實在沒有光彩。

關：當然是！

波：我還不相信，她就直率地說，她十分地愛慕我。

闊：怎麼，——很愛慕哩！她對於你，簡直是瘋了一樣！這種的愛情，許多愛美的名詞由她口裏說出，這種戀愛實在達到沸點。

波：（自得地微笑。）其實婦女們若是滿意，什麼話不說啊！恐怕一輩子也想不起來；心兒，肝兒，情人兒……

闊：這些話算得什麼！你等完了婚以後，在頭兩個月便知道都說些什麼話了；唉，老兄，你簡直就得鎔化了。

波：（微笑。）真的嗎？

闊：怎麼不真的呢！但是現在我們就去辦理。你向她講說一番，立刻就同她講定了。

波：這是那裡話，怎麼能立刻呢？

闊：當然是立刻……那裡只是她自己一個人。

第十三場 前人和娥格妃雅

闊：女士，你看我給你引來這個人，他從來還沒有這樣發生愛情的，簡直起坐都不安寧……

波：（用手推他，低聲。）喂，你作什麼，這太過於了。

闊：（向他。）不要緊，不要緊！（低聲向娥格妃雅。）你活潑些，他非常地老實。你儘力地賣些風波。挑起眉毛來，低着眼睛，忽然看一看他，或是摸一摸他的肩頭，令他觀看！可惜你沒有穿上短袖美麗的衣服，可是這也很好了。（高聲。）喂，我祝你們吉利！我到廚房和飯廳裏去看一看去：應當籌辦一切了——現在預定晚餐的膳夫快來了；大概酒也許送來了……：再見吧！（向波克略森。）勇敢些！勇敢些！

第十四場 波克略森和娥格妃雅

娥：請坐吧。（二人坐定，緘默不語。）

波：女士，你喜歡遊散麼？

娥：怎麼遊散呢？

波：夏天在別墅裡乘舟遊蕩最有興趣。

娥：是的，有時候同着朋友遊逛。

波：將來夏天是什麼天氣，還不曉得呢。

娥：很希望是很好的天氣。（二人寂默着。）

波：女士，你最喜歡什麼花兒？

娥：我喜歡氣味濃厚的——比如丁香花。

波：太太們最喜歡採花兒。

娥：是的，這是一件極有趣的事情。（寂默。）上星期你在那個教堂裡來着？

波：在倭尼先教堂，一禮拜以前，我在克薩恩教堂來着。可是，祈禱在那一個教堂裏都是一樣。不過別處佈置的好些。（寂默。波克略森用手指頭敲桌作鼓響。）不久又快到耶克且林郭夫的遊藝會了。

娥：是的，還有一個月。

波：還不到一個月了呢。

娥：這次遊藝會一定是很熱鬧的。

波：今天是八日。（用手指頭掐算。）九日，十日，十一日……還有二十天。

娥：你看，光陰何等的迅速呵！

波：我還沒有把今天算在裡面。（寂默。）俄國人何等勇敢啊！

娥：怎麼？

波：是工匠們。他們立在頂上……我從下面經過，瓦匠在上面砌抹，一點也不害怕。

娥：是的。這是什麼地方？

波：就在我每天到衙門來往經過的道路上。我每天早晨便到衙門裡去。

（寂默。波克略森又用手指頭敲桌，以後拿起帽子來鞠躬。）

娥：怎麼你要……

波：是的，請原諒，我想必使你厭煩了。

娥：那裡能夠呢！我倒要謝你伴我消遣光陰哩。

波：（微笑。）我實在以為你厭煩了。

娥，哦，沒有！

波：喂，若是沒有，那末我以後晚間再來……

娥：好極了。（互相鞠躬。波克略森下。）

第十五場 娥格妃雅（一人。）

娥：何等可喜的人啊！我現在纔詳細地知道他；實在是不能不令人愛慕；人又樸厚又明白。他的朋友以前所說的很確實；可惜他這樣快就走了，我還很願意聽他說話哩。和他敘談有多麼爽快啊！最好的是在他完全不虛言。我纔打算向他說兩句話，我便發慌了，心裡也不住地跳起來……何等出色的人物啊！我告訴姑母去。（下。）

第十六場 波克略森和闊克列夫（走上。）

闊：爲什麼回家去呢？真是廢話！爲什麼回家去？

波：我何必留在這裏呢？我已經同她叙談過了。

闊：大概你和她講明白了？

波：我還沒有向她講明白。

闊：奇怪的事情！怎麼你不向她講明白了呢？

波：那裏能還沒有說別的話，先忽然地說：『女士，我和你結婚吧！』

闊：那末半點鐘的工夫，你們說了些什麼？

波：我們說了許多，並且我很滿意；極喜歡地消遣了一番。

闊：唉，你自己想一想：我們幾時可以來得及呢？過一點鐘就得到教堂裡行結婚禮去了。

波：怎麼，你莫非瘋了？今天就結婚！……

闊：爲什麼不可以呢？

波：今天就結婚麼？

闊：你自己曾說過，如果把那些新郎趕出去——你立刻就結婚。

波：我現在也沒有承認這話，不過是不能現在，至少也要一個月，容
有休息的工夫。

闊：一個月！

波：是，當然。

闊：你莫非瘋了不成？

波：非一個月不可。

闊：我已經預定好筵席了，蠢東西！喂，波克略森，你不要固執，現在
就結婚吧。

波：得了，老弟，你說的是什麼話？怎麼能現在呢？

闊：依曼！唉，我求一求你。你不爲自己，無論怎樣還要看在我的面上哩。

波：實在是不可以。

闊：可以，好朋友，都可以；請你不要固執吧！

波：唉，實在不行！不方便，簡直地不方便。

闊：有什麼不方便？誰告訴你這個？你是一個明白人，請你自己考量一下；我向你說這話不是因爲你是七品職官，也不是來諛媚你，實在是出於愛敬的意思……得了，好朋友，決定吧，你用明白人的眼光看一看。

波：如果此事可以行？那末我……

闊：依曼！好朋友！你願意我跪在你的面前麼？

波：作什麼呢？……

闊：（跪下。）喂，我給你跪下了！喂，請你自己看一看，一生不忘你的功勞，不要固執了，好朋友！

波：不行，實在不行。

闊：（站起來，氣憤狀。）渾蛋！

波：好，你罵去吧。

闊：糊塗蟲！我從來沒有見過這種人。

波：你罵吧，你罵吧。

闊：我給誰盡力？為什麼這樣忙碌？昏人，全是為你的利益。與我何干？我現在把你扔下，與我有什麼關係？

波：誰請你忙碌來呢？請你扔下吧。

闊：那末你更壞了，沒有我什麼你也辦不成。你不結婚，一生總是一個

糊塗人。

波：你何必管這個呢？

闊：蠢東西，我都是爲你努力。

波：我用不着你的努力。

闊：那末你就滾蛋吧！

波：喂，我走。

闊：你快走吧。

波：何必，我走。

闊：去吧，去吧，那裏折斷了你的腿。我很願意那邊一個醉眼朦朧的車夫把車從你的喉嚨上趕過去！簡直是廢物！那裡是官呢，我向你宣誓，現在我們二人的交誼完全斷絕，你也不要再來見我的面呵！

波：我也不再見你的面。（下。）

闊：快滾蛋吧！（開門在他身後喊叫。）渾蛋！

第十七場

潤克列夫（一人，氣憤地往來行走。）

闊：唉，在世界上還看得見這種人麼？何等糊塗！若是着實地說起來，我也好呵。喂，請你們諸君說一說，我是不是傻子，我是不是昏人？爲什麼我這樣地忙碌，喊喚得嗓子都乾了？請問他是我的什麼親族？莫非我又是他的什麼——媒母，姑母，婆母，乾娘，莫非是？我爲什麼替他這樣忙碌，令自己不得一點安適？實在不曉得何以如此！你再去問一問別人，他爲什麼給你辦理啊！可惡的東西！何等下賤的人！我若是捉住你這糊塗的東西，敲你的鼻子，耳朵，嘴，牙——各處！（氣憤地作敲狀。）但是有多麼霉倒：他走了——一點苦惱都沒有，在他像是鵝翎着水一樣，沒有一點志氣——令人

實在難忍！回到家裏又躺着抽煙去了。這種討厭的東西！雖然有些討厭的容貌，但是似這等簡直沒有了；比這個容貌再壞的再也形容不出來，唉，實在形容不出來！不，我去把這無恥的東西找回來！不能令他脫逃，去找回這下賤的東西！（跑下。）

第十八場 娥格妃雅（上。）

娥：心裡這樣地跳，實在難以說出。無論往那邊轉過去。各處都彷彿立着依曼·波克略森。這可見都是姻緣注定難以脫逃。我總打算思想別的，但是想不起來——紐上一條線去縫荷包——但是依曼·波克略森總是站在前面。（寂默。）那末到現在我的境遇將有變更了！把我找出來。引到教堂裏去……以後便把我一個人和男人放在一處——噯呀！我又顫抖起來了。再會吧，我以前處女的生活。（哭泣。）我安靜地過活了這些年……活着，活着到現在

又得出嫁！有多少苦惱啊：孩子們都是些淘氣的人。那麼女兒大了還要出聘。嫁給好的還好，若是配給醉鬼或是孤注一擲家產蕩盡的賭棍怎麼辦呢！（漸漸地哽咽起來。）我不能再享處女的快樂了，我並且過處女的生活還不到廿七年呢……（換了嗓音。）依曼·波克略森爲什麼許久耽延着哩？

第十九場

娥格妃雅和波克略森（被闊克列夫用兩隻手從門裏推在台上。）

波：（跟踉作跌狀。）我到這裡來，女士，告訴你一件事……不過我先請問你是不是奇怪？

娥：（垂着眼睛。）什麼事？

波：不，女士，請你先告訴我，你是否覺着奇怪？

娥：（垂着眼睛。）我不曉得這是什麼事。

波：我想如果我告訴你說，你一定是覺着奇怪？

娥：有什麼可奇怪的？我聽你說話都是很爽快的。

波：但是此事你從來還沒有聽說過哩。（娥格妃雅更把眼睛垂下；在這時候闊克列夫悄悄地走上，立在他的肩旁。）這件事情是……最好我以後再和你說吧。

娥：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波：這個……我要向你聲明，我還是猶疑不定哩。

闊：（自言自語，揣着手。）噯呀，這是什麼人！簡直是下賤的東西，那裡是人呢！人們的敗類，給人們丟醜！

娥：你因為什麼猶疑不定呢？

波：不過總是疑惑不決的。

闊：（高聲。）這多麼糊塗，這多麼糊塗！女士，你看；他來到這裏求婚，想要表明他沒有你是不能生活的，他請問你是否贊成令他享些幸福呢？

波：（驚慌狀，用手推他，急迫地說。）得了，你作什麼！

闊：怎麼，女士，你決定給這不幸的人一些幸福嗎？

娥：我無論如何決不敢想能成爲何種幸福……不過我是贊成的。

闊：當然，當然，早就該如此啊！拉一拉手吧！

波：等一等。（想要向他附耳說幾句話，闊克列夫舉起拳頭，眉毛倒

豎；他于是伸過手來。）

闊：（把二人的手聯絡上。）謝天謝地，敬賀你們的良緣！結婚這一件事……這決不能像雇一輛馬車，坐下就走了；這完全是別種責任，這種責任是……現在我沒有工夫，我以後再告訴你，究竟是什麼責任。波克略森，

喂，你和她接一接吻吧。你現在可以這樣作，並且也應當這樣作的。（娥格妃雅垂下眼睛。）不要緊，不要緊，女士，當然如此；由他接吻去吧！

波：不，女士，可以，現在可以了。（接過吻拉着她的手。）何等美麗的手啊！女士，你爲什麼有這樣美麗的手呢？我很希望立刻便行結婚禮。

娥：怎麼立刻呢？這豈不太快了？

波：不要說了！我願意比這個再快，就是現在也未爲不可。

闊：是！這樣好！這纔是君子人哩！我永遠對於你的前途具有很大的希望；女士，你現在也趕快地穿衣服去吧；我說實話，已經雇了馬車聘請了來賓；他們都照直地向教堂去了。我曉得這裏結婚的禮服必都齊備了。

娥：是的，早就齊備了。我現在就穿去。

第二十場 闊克列夫和波克略森

波：喂，老弟，謝謝！這全是你的功勞。我的親父還沒有給我辦成這個事情哩。我看你確能竭盡友誼。謝謝，一生永不忘你的恩惠。（感激狀。）明年春天我必定到合尊墳前去祭掃。

闊：不要緊，老兄，我自己歡喜如此。喂，過來，接一接吻吧。（左右地接吻。）願上帝降福，（互相接吻。）享受歡娛和豐裕：子孫滿堂……

波：謝謝你，我到現在纔曉得什麼是生活；現在我的面前完全是一種新氣象了。如今我看纔有生活的趣味，活潑起來。但是從前我沒有看見過，也不明白這個，簡直是一個毫無生氣的人，不考慮也不深思，那樣生活就和一般平常人一樣。

闊：恭喜，恭喜！我現在去看一看筵席備好了沒有，立刻就回來。（向外。）但是帽子究竟不能不給他藏起來。（拿起帽子走下。）

第二十一場 波克略森（一人。）

波：其實我到現在怎樣？明白生活的真趣麼？不明白，什麼也不明白。唉，我那獨身的生活是怎樣呢？我算是什麼？作些什麼事體？居住，當差，到衙門去，吃飯，睡覺——總而言之，在世界上是一個極愚頑和平常的人。我現在纔曉得那些個不結婚的何等的糊塗；那末若是仔細一看，有許多人都是這樣的愚盲哩。我若是一國的國王，我便頒旨命所有的人民結婚。爲是國內沒有一個獨身者。現在想起來：再過幾分鐘——我便是完婚的人了！忽然嘗試這種飽福，在小說裏簡直地也形容不出來，也難以尋出那些話，可以形容出來的。（緘默片刻。）但是無論怎樣說，若是仔細尋思這樣事情，更顯着可怕起來，將來一生一世自己身受束縛，到後來不能掙脫，不能懺悔，什麼都不行，——所有的事情完了，全作下了，就是現在也難以抽回了，不能

更改了：過幾時就要舉行結婚禮；逃走也不能——那裏馬車已經來到，一切都已齊備。其實是實在不能逃走嗎？怎麼，當然不能：在門外各處都有人站着；一定要問：往那裏去？不行，不行！那裏窗戶可是開着哩；若是從窗戶上跳出去呢？不行，太不體面，並且也太高。（走到窗前。）喂，還不很高，只是一層台階，還是低矮的。唉，我這裏也沒有帽子，怎麼能光着頭走呢？不便當！那麼莫非不能光着頭走麼？如果試一試呢——啊？試一試可以麼？（立在窗前說：『上帝保佑呵！』跳在街上去了，台後聽見他噯啾和伸吟的聲音。）噯啾，簡直很高哩！喂，車夫？

車夫嗓音：雇那裏？

波的嗓音：到謝米諾夫橋旁沿溝頭。

車夫嗓音：您給一毛錢吧。

波的嗓音：拉過來！快走啊！（聽見車聲遠遠地走去。）

第二十二場 娥格妃雅（穿着結婚的禮服，羞怯地低着頭。）

娥：我自己也不曉得這是什麼事！我又覺着非常羞怯，週身全顫抖了。嚶呀！若是他這一會不在屋裏，或是有什麼事出去了也好！（羞澀地看望。）

他那裡去了？一個人也沒有。他往那裏去了？（把門開開向前廳喊叫。）

費克拉，依曼·波克略森那裏去了？

費的嗓音：他在那裏哪。

娥：那裏是何處呢？

費：（上。）他是在屋裏坐着哩。

娥：你看在這裏沒有他呀。

費：可是他也沒有從屋裏出來，我坐在前廳裏看着哩。

娥：那末他在何處呢？

費：我可不曉得，他在何處；也許是從旁門出去了，或者是否在姑母阿
里娜屋內坐着呢？

娥：姑母！姑母！

第二十三場 前人和阿里娜

阿：（卸下衣裝）什麼事？

娥：依曼·波克路森在您的屋裏麼？

阿：沒有，他應當在這裏哩；他沒有到我那裏去。

費：也沒有在前廳，我在那裏坐着呢。

娥：那末，你們看這裏也沒有他啊。

第二十四場 前人和關克列夫

關：什麼事情？

娥：依曼·波克略森沒有了。

關：怎麼沒有？走了嗎？

娥：沒有，沒有走。

關：怎麼？也沒有——也不是走了？

費：他能從那裏走出去呢，我一點也沒有失神。我只是坐在前廳，永沒有離開原地。

阿：那末從旁門無論如何也走不出去的。

關：那裏能夠呢？他決不能不出屋就失蹤了。莫非他藏匿起來了？……

依曼，依曼！你在何處呢？得了，別搗亂了，快出來吧！這是戲耍的麼？應該到教堂裏去了！（往櫃後看望，斜着眼望椅子底下看。）沒有啊！但是他

不能走，無論怎樣他也不能；他在這裏，帽子也在這屋裏，我故意地把帽子給他藏起來了。

阿：那末就問一問了環吧，她時常在街上站着，她也許知道……杜尼士克！杜尼士克！

第二十五場 前人和杜尼士克

阿：依曼·波克略森在何處呢？你看見了沒有？

杜：是從窗戶上跳出去了。（娥格妃雅叫了一聲，拍着手。）

三人：從窗戶上？

杜：是的，跳出去以後，雇了一輛車便走了。

阿：你這是實話麼？

關：撒謊哩，決不能這樣！

杜：實在是跳出去了！雜貨舖裡掌櫃的在那裏看着哩。他給了車夫一毛錢便走了。

阿：（走在闊克列夫的面前。）先生，你怎麼，奚落人嗎？莫非打算要恥笑我們嗎？我們莫非有什麼對不起你們的地方？我活了六十歲，但是這種丟醜的事情還沒有遇見過哩。先生，我着實地啐你一口，因為你是文明人。但是你自此以後簡直是下賤人了，那裏是文明人哩。在青天白日之下侮辱良家女子！我是鄉民尙且不作此事，況且是貴族哩！可見哪，你們貴族裏面只是些無恥之徒和矇騙的混賬東西啊！（引着女郎氣憤地走下。闊克列夫呆呆地立着。）

費：怎樣，他全能辦理！不用媒婆子他能成全婚姻！我這裏的新郎雖然
是破爛的衣服等等的，可是從窗戶上爬出去的這樣人——請原諒些——還沒

有。

闊：這都是廢話，不是那麼一回事；我跑回去，把他找回來！（下。）

費：唉，我去吧！結婚的事情你不懂得麼？如果從大門裏跑出去——還

猶可說，但是這一位新郎簡直專會從窗戶上鑽出去——那末我實在是失敬，

失敬！

（閉幕。）

賭 家（獨幕劇）

佈景：城內旅館的房舍

第一場（伊哈列夫走入，後面隨着店夥阿列克西和自己的

僕役格夫留士克。）

阿：請，請吧！這便是以室了！極其安靜的，一點噪雜的聲音也沒有。

伊：聲音是沒有，大概馬隊不少吧？

阿：你說的是蚤虱麼？請你可以放心。如果有蚤虱或是臭蟲出來騷擾，這便是我們的責任了；我們應當管理的。

伊：（向格夫留士克。）去把車裏的東西拿出來。（格夫留士克走下，

向阿列克西。）你叫什麼名字？

阿：阿列克西。

伊：啊，好吧！（鄭重地。）你說一說：在你們這裏寓居的都是誰？

阿：現在寓居的很多哩。所有的客間都佔滿了。

伊：究竟是誰呢？

阿：石倭霍涅夫，彼得·彼得維赤·克魯格里，中尉，司切潘·依曼諾維

赤·烏且士里。

伊：他們賭錢麼？

阿：已經接連着賭了六夜了。

伊：給你兩塊錢！（遞在他的手內。）

阿：多謝。

伊：以後還有呢。

阿：多謝。

伊：他們彼此互相地賭麼？

阿：不是，最近他們把中尉阿突諾夫司基贏了；在山金公爵那裏贏來三萬六千元。

伊：再給你十元鈔票！你若是伺候的遇到，還要賞你哩。你給他們買的牌麼？

阿：不是，他們自己去買的。

伊：在那裏買的？

阿：在本地商人瓦拉米金那裏。

伊：撒謊啊，撒謊啊，奸滑鬼！

阿：決不能的！

伊：好吧。我們待一會再說。（格夫留士克把匣子拿進來了。）放在這裡！現在去吧，給我預備洗臉水刮臉。（兩僕役走下。）

第二場 伊哈列夫一人，把匣子打開。裏面滿裝着紙牌。）

伊：什麼景況啊？每副牌都是貴重的。這是用汗珠和勞力得來的。雖然可以說，到現在討厭的牌點兒令我眼目昏花了。不過這也是資本，可以留給子孫作爲遺產哩！這是製好了的紙牌——同珍珠一般！並且還給他起了一個名字：阿節萊伊達。依曼諾夫哪。我的寶貝，你好好地給我服役：給我還贏來八萬元，那末我回家的時候，給你立一座漢白玉的紀念坊；在莫斯科定做去。（聽見喧嘩的聲音，迅速地將匣子蓋上。）

第三場 阿列克西和格夫留士克（拿來水壺洗臉盆和手巾。）

伊：怎麼樣，那幾位先生現在那裏呢？在家裏麼？

阿：是的，他們現在在大廳裏面。

伊：我看一看他們去，是什麼樣的人。（走下。）

第四場 阿列克西和格夫留士克

阿：你們從遠地來麼？

格：從里薩恩省裏來。

阿：你們是本省的人麼？

格：不，我們是斯莫連省的人。

阿：是的，那末莊戶都在斯莫連省裏吧？

格：不，不都在斯莫連省裏。在斯莫連省有一百口農丁，在加魯士省還有八十口。

阿：明白了，在兩省裏面。

格：是的，在兩省裏。我們都屬於一個莊戶：伊格那齊是管酒食的，帕夫魯士克以前隨同老爺行路，格拉西姆是跟班的，依曼也是跟班的，依曼夫奴，依曼音樂師，還有廚子格立郭利，廚子謝勉，瓦魯哈園丁，節勉齊車夫，你看我們那裏多少人！

第五場 前人克魯格里石倭霍涅夫（悄悄地走入。）

克：我實在害怕，不要被他在這裏撞見我們。

石：不要緊，斯切潘·依曼諾維赤纏着他呢。（向阿列克西。）去吧，那裏叫你哩！（阿列克西走下，石倭霍涅夫急忙向格夫留士克走過。）你們的老爺是從那裏來的？

格：現在是從里薩恩省來的。

石：是田主麼？

格：是田主。

石：他好賭麼？

格：好賭。

石：給幾元錢（拿出一張紙幣。）你詳細說一說！

格：不過你們不告訴老爺說麼？

二人：不，不，不要害怕！

石：怎樣，他現在贏了麼啊？

格：車巴特列夫團長你們不認識麼？

石：不認識，怎麼樣？

格：三星期以前，我們贏了他八萬現錢，此外還有波蘭馬車，手提匣，

地氈，金肩花……一件東西便值六百盧布。

石：（驚訝地看着克魯格里。）啊！八萬！（克魯格里搖着頭。）你想——有毛病吧？不久我們便可以曉得。（向格夫留士克。）你聽着：老爺一人在家裏時候都做些什麼？

格：怎麼——都做些什麼？當然可以曉得他做些什麼。他既是老爺，所以他地位很好，什麼他也不做。

石：撒謊，我想紙牌總不離手。

格：我不曉得，我伺候老爺纔兩星期；以前都是帕夫魯士克隨行。我們那裏還有格拉西姆跟班的，依曼跟班的，依曼犬奴，依曼音樂師，節勉齊車夫，新近從村子裏又雇了一個來。

石：（向克魯格里。）你想怎樣——騙子手吧？

克：大概許是。

石：試一試，我們究竟得試一試。（二人跑下。）

第六場 格夫留士克（一人。）

格：爽快人啊！可是賞錢得謝謝。回去可以給瑪麗娜買一頂帽子，給孩子們買些點心。哦，我喜歡這種旅行的生活！永遠可以得點好處：老爺派我買些東西去——一元錢裏總可以剩幾文裝在自己口袋裏。你想一想，主人們的生活在世界上何等快樂呵！想到那裏，便可以到那裏去！在斯莫連省厭煩了，便往里薩恩去住；里薩恩不願意住了，往克薩恩；克薩恩又不願意了，一直跑到雅羅斯拉夫。所以到現在我不曉得那地方比較便當的多呢？——克薩恩比較便當些，因為在克薩恩……

第七場 伊哈列夫格夫留士克以後阿列克西

伊：據我看他們也沒有什麼出奇的。可是……噯，我很想把他們贏光

了！老天爺，我盼望極了！一想起來，實在令人心跳。（拿起刷子，坐在鏡子前面刮臉。）手顫抖起來，簡直他不能刮了。（阿列克西走入。）

阿：您不吃一點什麼嗎？

伊：何以呢，何以呢！你預備四個人的酒菜；魚子，鱈魚，四瓶酒。並且把他也帶去吃飯去。（指着格夫留士克。）

阿：（向格夫留士克。）請到廚房去吧，那裏已經給你預備好了。（格夫留士克下。）

伊：（繼續着刮臉。）喂！他們賞你許多錢麼？

阿：誰？

伊：喂，不要裝傻，說吧！

阿：是的，賞了些錢。

伊：多少？五十塊錢麼？

阿：是，賞了五十塊錢。

伊：我賞你不只五十，你看，那裏桌上放着一百元一張的鈔票，拿去吧。別害怕，他不咬你。不用你別的，只要你的良心罷了，明白吧？紙牌任你們在瓦拉米金或是在別的商家去買，我都不管，只是交給你這一打紙牌，（遞給他一打封固的紙牌。）明白吧？

阿：怎麼不明白呢？請你放心，這是我們的事情了。

伊：紙牌要藏好，不要被別人摸着，或是被別人看見。（放下刷子和菓子用手巾擦抹。阿列克西下。）實在是妙哇。我想非騙成他們不可。

第八場 石倭霍涅夫克魯格里和斯切潘·伊曼諾維亦·烏且士

里（鞠躬而入。）

伊：（鞠躬向他門迎面走過。）請原諒。屋子太簡陋：只是四把椅子。

烏：主人親愛的招待，比較一切的陳設都貴重的。

石：不在屋子好壞，但是在交結良善的朋友。

烏：實在是如此。我沒有交際是不行的，（向克魯格里。）你記得吧，

我剛一到這裏的時候，孤獨一人。你想一個相識人沒有，房東是一位老太婆，樓梯上有一個刷地板的女人，奇醜極了，我時常看見她身旁一個軍人纏廬着，大概是，極餓鬼……總而言之太寂悶了。忽然時運把他趕來了，以後的機會又把他湊合到這裏來……噯，我歡迎之極，不行，我一時沒有朋友的交際也不行的。我心裏有什麼，都要向每個人說出。

克：老弟，這是你的毛病，並不是你的好處。多言多敗。你被人哄騙大概不是一次了。

烏：是的，受騙過了，受騙過了，我永遠是受騙的。可是我總不肯離了誠實二字。

克！噯，我實在不明白：焉能對於一切人都以誠實相待呢。交情是另一件事體。

烏：是的，不過人是屬於社會的。

克：屬於社會的，但不是全體。

烏：不，全體。

克：不，不是全體。

烏：不，全體。

克：不，不是全體。

烏：不，是全體！

石：（向烏且士里。）不要爭吵，老弟，你錯了。

烏：（急憤狀。）不，我可以證明。這是責任……這，這……這是義務！這，這……

石：喂，顛狂了！這樣地激烈：頭一兩句話還可以明白他說的是什麼，以後令人一點也聽不懂了。

烏：不行，不行，如果關於責任或是義務的事情，我一點也不記得。我平常總是預先聲明！『諸位，如果談論這種事情，請原諒，我便氣憤的，實在是氣憤。』彷彿喝醉了一般，肝火沸湧地了不得，沸湧地了不得。

伊：（向自己。）喂，得了，朋友！我們曉得你們那些對於『義務』二字熱心並且激烈的人。你的肝火也許沸湧上來，但不是在這個時候。（高聲。）諸位，我們何妨放下這些關於神聖責任的爭論，坐下賭一賭呢？

（在他們談話之間桌上備好了早膳。）

烏：可以，如果賭注不大，何以不可呢？

克：對於這種不壞的消遣，我永遠是不反對的。

伊：怎樣，在這個旅館裏，大概有牌吧？

石：哦，有的是！

伊：拿牌來！（阿列克西在牌桌旁邊忙碌。）可是，請大家吃一點！

（用手指着酒食並向前走過。）鱈魚大概是不很好，魚子還不錯。

石：（往口裏放進一塊。）不，鱈魚還好。

克：（全上。）奶餡很好。魚子也不壞。

石：（向克魯格里。）你記得麼，我們兩星期以前吃的那樣最好的奶餡？

克：不，我一生也不能忘記我在彼得·亞歷山大維赤·亞歷山大羅夫那裏

吃的奶舖。

烏：奶舖這種東西好在什麼地方？因為他好在一頓飯之後還能加上一頓。彷彿店坊主人一樣『請光駕吧，諸位，還有地方哩。』

伊：請光駕吧，諸位，牌放在桌上了。

烏：（向牌桌走過。）啊，古董啊！古董啊！你看，石倭霍涅夫，這牌啊？多少年了……

伊：（向外。）得了，你不要再作態了！……

烏：您可以作莊麼？

伊：不大的，可以，五百盧布。請上牌吧？（分牌。）

（賭開場了，互相地喧嚷。）

石：四點，么點，——兩人十盧布。

烏：你遞給我的牌：我借着我們省長大人的福，給自己挑一張牌。

克：我再添上一張九點。

烏：石倭霍涅夫，給我粉筆，我記上一點。

石：討厭，平看！

烏：五個盧布贖了！

克：奇怪，等我看一看，大概在牌裏還有一張三點哩。

烏：（從坐位跳起，向自己。）討厭，這裏有些奇怪。紙牌大概是不

對。（繼續着賭。）

伊：（向克魯格里。）請問：兩人賭麼？

克：兩人。

伊：不加錢麼？

克：不加。

伊：（向石倭霍涅夫。）您怎麼樣？不賭麼？

石：我等過這一圈再看。（從椅子上站起來，趕快地向烏且士里走過並且急忙地說。）奇怪極了，老弟！又抽換牌，毛病很多！頭等的騙子手！

烏：（急憤狀。）難道說八萬元錢就放棄了麼？

石：當然是，不能到手的時候只可放棄。

烏：這還是一個問題，但是暫且先同他講明白吧！

石：怎麼？

烏：把這些都給他揭開。

石：作什麼？

烏：以後再告訴你，我們去吧。（二人向伊哈列夫走過，拍着他的雙

肩。)

烏：得了，您不要白費這些力量了。

伊：（驚愕狀。）怎麼？

烏：還有什麼說的，自己人莫非不認識自己人麼？

伊：（莊重的樣子。）請問，我不明白您所說的是什麼意思？……

烏：簡直地說，不必再講和再客氣了。我們方纔看出了您的藝術，請相

信，我們最能以公正待有本領的人。所以我們衆同志請您加入友善的團體。

把我們的智識資本聯合起來，我們合作的效果比較單獨個人強的多哩。

伊：您所說以公正待有本領的人應如何解釋？……

烏：便是以誠實而待誠實的意思。可以公開地向您說，我們本來議妥設

局贏您，因為會把您當作一個普通人看待。但是現在纔看出來，您是諳悉深

奧的秘訣。所以請問您可否加入我們的友誼？

伊：對於這種可喜的提議，當然不能拒絕。

烏：那末，我們彼此便握一握手吧。（大家都交相地向伊哈列夫握手。）
從今以後都是一家人：免去一切的虛僞和禮貌吧！請問您從何時起首研究這種技能的深奧？

伊：這可以說，是在我幼年時代的一種嗜好。還是在學校裏聽教授講課的時候，我便和同學在櫟子底下賭紙牌。

烏：我也是這樣想。這種藝術非具有青年幼穉時代的經驗，是不能得到的。你記得吧，石倭霍涅夫，那個出奇的小孩子？

伊：那一個小孩子？

烏：你說一說！

石：這種事情我何時也不能忘。他的女婿，（指着烏且士里，）昂得烈。依曼諾維赤。皮雅特金對我說：『石倭霍涅夫，你願意看怪物麼？十一歲的孩子，依曼·米哈伊羅維赤·庫卑士夫的兒子，抽換紙牌那樣精巧，久賭的人之中也挑不出一個來。你到切秋士夫斯基縣裏去看吧！』我便急忙往切秋士夫斯基縣裏去了。打聽好依曼·米哈伊羅維赤·庫卑士夫的村子，便一直到他這裏來。令他們回稟進去。出來一位老年紀的人。我道出自己的姓名便說：『請原諒我，聽說您這裏天降一位神童。』——『是的，不錯，』他說（並沒有一切的，你們明白，那些謙詞和辯駁，這個令我很是高興，）『是的，』他說，『實在，雖然父親不便誇獎自己的兒子，但是這件事情實在有些奇怪。米沙！』他說，『到這裏給客人獻一獻本領來！』喂，簡直是一個小孩子，高不及我的肩頭，外表看起來沒有什麼出奇的。他投起牌來——我簡直地驚

奇了。這是從來所未有。

伊：難道一點也看不出破綻來麼？

石：不，不，一點痕跡沒有！我兩眼不住地看着。

伊：這誠是難得！

烏：奇怪！奇怪！

伊：據我想，這種本領總須有尖銳的眼力，精細地研究污染之點……

烏：現在容易多了。現在在牌上加上污點和標記的法子不很適用了；都

去努力研究秘訣。

伊：便是花紋的秘訣麼？

烏：是的，便是紙牌背面的秘訣。在某城裏，他名字我不願意說，有一

位先生，什麼別的也不幹，只得作這個營生。每年他從莫斯科總接到幾百副

紙牌，從誰那裏接到的，這還是秘密。他的職務只是把各種紙牌的花紋分析好了，然後只售賣秘訣。比方說，你看，兩點牌的花紋是如此的樣式，三點四點便是那樣！於是他每年總得到五千元現錢。

伊：可是，這是很要緊的事情。

烏：並且這也是應當如此的。這便是政治經濟學所謂——工作的分配。彷彿是造車匠一樣；因為一輛車並非都是他自己一人製造的：他也交給鐵匠也交給油飾匠。不然，便不成人類的完全生活了。

伊：請問一件事情：你們到現在怎樣行銷你們的牌呢？因為賄買僕役不是永遠可以行的。

烏：當然是！並且危險的很。這有時便把自己賣了。我們是另一種作法。有一次我們是這樣辦的。到市集上來了一個我們派遣的人，以商人為

名，住在城市旅館裏；舖房還沒有租妥哩；箱籠包裹都放在屋裏面。他住在旅館裏，花費，吃，喝，忽然失蹤了，不知往那裏去，錢也沒有償還。旅館主人在屋裡搜索。看見留下一個包裹；將包裹打開——一百打紙牌。紙牌，當然是立刻叫行拍賣；比較便宜一元錢，各商人都拿回自己店舖裏去；於是四天的工夫，全城都輸了。

伊：這個真是巧妙。

石：喂，還有田主那一件事情呢？

伊：田主那裏什麼事情？

烏：這件事情辦的也不很壞。我不曉得，您認識否，有一個田主阿爾克及·昂得列維亦·節爾古諾夫，非常闊綽的人。賭得很精，道德也是無比，特別嗜好，你曉得，一點也沒有：一切的事情都是自己管理，他的僕役都是受

過教育的——內侍一樣，房舍——彷彿宮殿，村莊，園囿，——都是彷彿英國的格式；總而言之，稱得起我國的富家翁。我們住在那裏已經是三天了。怎麼着手辦呢？簡直是不可能。最後我們想起來了。一天早晨從宅院前面一輛馬車飛跑過來。在車上坐着些青年人。都是醉的不堪，盡力地喊嚷。在這種熱鬧場中全院的僕役都跑出來了。挺立着，笑着，並且看見從車上掉下一件物件來；奔過去，看是一隻箱子。搖着手喊嚷：『站住！』往那裏去！誰也沒有聽見，飛馳去了，只是塵土高揚在路上。打開箱子一看：襯衫，還有幾件衣服，二百盧布，四十打左右紙牌。當然是錢財不願意放棄的，把牌獻給主人了，到第二天晚上，大家連主人帶客人，衣袋裏輸得一文沒有，於是這一場賭局纔告完結了。

伊：妙極了！別人都把這個叫作騙局和其他相類的名稱，殊不知這纔是

智慧的精細和發展。

烏：這些人不明白賭。賭局裏面沒有虛偽的交情。賭局什麼也不管的。便是父親坐下同我賭：我也是想把父親贏了：除非不坐下罷了！這裏都是平等的。

伊：實在是，他們不明白這個，成爲大賭家的非是最道德的人不可。我認識一個人，他最喜歡抽換牌等等的一切弊病都有，可是他肯把自己最後的一文錢去周濟乞丐。如果三個人聯合一起去贏旁人的時候他永遠是不拒絕的。但是，諸位，因爲我們既是開誠佈公了，可以給你們看一件極新奇的東西。你們曉得那一種湊合成的，或是練選成的紙牌，每一張在很遠距離以內我都能猜出來的？

烏：曉得，不過也許是別一種。

伊：我可以誇一誇口，這類的東西，沒有地方尋去。差不多是半年的勞力。我此後有兩個星期沒有能看太陽的光輝。醫生還怕要染目炎症哩。（從匣內取出。）就是這個！並且諸位不要見怪，他還有一個名字，和人一樣。

烏：怎麼，名字？

伊：是的，名字：阿節萊伊達·伊曼諾夫娜。

烏：（笑狀。）你聽，石倭霍涅夫，這真是新奇的理想——把牌喚作阿節萊伊達·伊曼諾夫娜。我認爲這實在是精妙之至。

石：好啊！阿節萊伊達·伊曼諾夫娜！好極了！

烏：阿節萊伊達·伊曼諾夫娜！德國女人名字！喂，克魯格里，這是你的妻。

克：我是什麼德國人？祖父是德國人，並且他還不懂德國話。

烏：（仔細地看牌。）這個，實在是寶物。並且一點痕跡也沒有。可是難道每一張牌在任何距離以內您都能猜得出麼？

伊：可以，我立在離你們五步的地方便能把每張牌都認得出來。如果錯了，我認罰二千元？

烏：喂，這是什麼牌？

伊：七點兒。

烏：是的。這個呢？

伊：瓦列特。

烏：奇怪，是的。喂，這個呢？

伊：三點兒。

烏：難得！

克：（縮着肩頭。）難得！

石：難得！

烏：我再看一看。（仔細地看牌。）奇怪的東西！只值得叫一叫他的名字。但是據我想，適用他的時候很難；除非同最沒有經驗的賭家纔可以；因為這個要自己去更替的。

伊：這個須在最熱烈賭興的時候纔能使用哩，在賭興增高的程度，以致最有經驗的賭家也不安坦的；人只是一慌亂——同他怎樣作都可以。你們曉得最高的賭家，有時也發生所謂賭迷惑了。接連賭到兩天兩夜不睡覺，——便賭迷惑了。當最劇烈的賭局我永遠是更換牌。你們相信，裏面的道理便是別人急烈的時候，自己要鎮靜。免去旁人注意的方法很多。故意地向同坐的賭家爭論，說他記的數目不對，於是大家目力都注視他，這時候牌已經更換

好了。

烏：但是據我看除去藝術之外，您還具有鎮靜的能力——這是最要緊的事情。我們彼此結識現在對於我們更覺得有益。我們不必再客氣，把一切的禮節拋開，我們彼此便以『你』相稱呼吧。

伊：早應如此。

烏：夥計，拿香檳酒！紀念我們友善的聯合。

伊：這實在是值得一飲。

石：我們現在都志在立功，器械都在我們手裏，力量也有，只是缺少一樣……

伊：實在，實在，英雄無用武之地，糟心極了！

烏：有什麼法子呢？敵人還沒有哩。（鄭重地看着石倭霍涅夫。）怎

樣？你臉上的神氣彷彿是要說有敵人似的。

石：有，不過……（止住。）

烏：我曉得你看中的這一個人。

伊：誰，誰，這是誰呢？

烏：噯，瞎扯，瞎扯！他想出的是些無用的事情。你曉得，我們這裏有一個過路的田主，米哈依洛·亞歷山大維赤·格羅夫。喂，他一點也不賭，還有什麼可講的呢？我們已經設法牢籠他了……我對於他應酬了一個月；也有了交誼，也有了信用，可是一點效果沒有作出來。

伊：喂，你聽着，可否同他見一面？也許是，那裏能知道……

烏：喂，我預先告訴你說，這完全是白費力量。

伊：我們試一試，我們再試一次。

石：你何妨把他找來！當然今天來不及，我們只是談一談。爲什麼不試一試呢？

烏：可以，我倒沒有什麼要緊，我找他來。

伊：請你現在便把他找來！

烏：可以，可以！（走下。）

第九場 同前除去烏且士里

伊：實在是，那裏能知道呢？有時候事情看着完全不可能……

石：我也是這個意思。因爲這裏並不是和上帝辦事，但是和人；人總還

是人。今天不行，明天不行，後天還不行，第四天把他擺弄好了，他便說：

『行了。』有時候外表莊重，好像不可侵犯的樣子，你再細一考察，纔看出

來：不過是空自驚恐罷了。

克：喂，可是這一個并不是那樣人。

伊：噯呀，如果是……難以相信，我現在何等地急於作事。你們要知道我最後在團長柴伯達列夫那裏贏的八千元是在上月裏作成的。從此以後我沒有繼續練習已經有一個月之久：你們不曉得，我在這個時間之內，何等煩悶哩。煩悶，煩悶死了！

石：我曉得這種景況。這個便和軍隊司令一樣：當沒有戰爭的時候，他是如何感想呢？這是一種最難過的光景。我曉得我自己，這不是耍着頑的。

伊：你相信，甚至別人作一個五元錢的賭局，我也得坐下去賭。

石：當然是如此。有時候極有本領的賭家便如此地輸了。煩悶，沒有工作，於是由苦惱中便去勾引所謂那些土棍和流氓——哎，不值得什麼使輸了！

伊：這個格羅夫閣綽麼？

克，哦，錢有的是！大概有一千口農丁。

伊：哎，或者把他灌醉了；可否令他們拿香檳酒來？

石：他是酒不粘唇。

伊：怎麼辦呢？如何地着手呢？不過我想……賭是一件引誘的東西。據我看，如果他和賭家坐在一起，以後他便忍不住了。

石：可以試一試。我們同克魯格里在一旁小小地賭着。不過是不要太注意他：老年人們都是愛多疑的。（拿起牌來坐在一旁。）

第十場 同前，烏且士里和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格羅夫

烏：伊哈列夫，我給你介紹：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格羅夫！

伊：我實在是早想結識。我們住在一個旅館裏……

格 我也是很高興結識。不過可惜差不多是在臨行的時候……

伊：（搬過椅子。）請坐！……你住在這個城裏多久？

（烏且士里，石倭霍涅夫，和克魯格里互相地耳語。）

格：噯，先生，我在這城裏住的過於厭煩了。我盼望我的身體和靈魂早
早地從這裏脫出吧。

伊：怎麼，被事情纏連麼？

格：事情，事情纏連住了。事體過於多了！

伊：大概是訴訟吧？

格：不，還好，沒有訴訟。不過情形也很困難。我把十八歲的女兒出
聘。你明白爲父親的景況吧？我來在這裏購辦各種的物件，但是最要緊的是
把一處田莊押出。事情都辦理完了，只是難行，到現在不發款。簡直白白地

住在這裏。

伊：請問你把田莊押了多少款呢？

格：二百萬。這幾天裏便應當發款，偏偏地拖延了。但是我極討厭在這裏居住了！家裏面的事情你曉得，都暫時放下了。女兒——新娘。都在那裏等候着哩……我決定不再等候，丟掉了一切。

伊：何以呢，連錢款都不願意等候麼？

格：有什麼法子呢，先生！你看一看我的這種情形：已經是一個月，沒有同妻和孩子們見面了；信也沒有接到；誰知道那裏的景況如何。我把一切事體都委託了兒子，他留在這裏。我住厭煩了。（向石倭霍涅夫和克魯格里。）作什麼呢，諸位？我大概是攪擾了，你們都有些事體吧？

克：那裏的話。這不過是如此。因為沒有事情幹纔想起頑頑。

格：大概是押寶吧！

石：什麼！不過是爲消遣光陰，一文錢的小賭罷了！

格：噯呀，諸位，你們聽一聽老年人的話吧。你們都是青年人，自然是爲娛樂去賭，也沒有什麼壞的，不過是一文錢的小賭也不要輸多了。都是這樣，但是一切……噯呀，諸位，我自己賭過並且曉得經驗。世界上起首都是一文錢的事情，可是你看，小賭結果總是成爲大的。

石：（向伊哈列夫。）喂，這老頭子竟誇口來了。（向格羅夫。）喂，您立刻又把這些小事當作重要的研究，——這永遠不過是上年紀人的一種普通口吻罷了。

格：如何能呢，我還不是那樣上年紀的人。不過據經驗而談。

石：我並不是指着您說；不過一般老年人都是這樣……比方，他們如果

崇信什麼，他們便堅定地確信別人也必定崇信這個。如果他們行走一條路途上，因為匆忙摔倒在冰上了，他們便喊嚷並且定出規則來，誰也不能走這一條道路，因為在一塊地方有冰，人人一定要在上面撞破了頭額，無論如何總不想，別人也許不匆促，鞋底的後掌不是滑的。不，他們沒有這種思想。狗在街上咬了人……便說狗都咬人，所以誰也不能到街上去。

格：是的，先生；一方面也實在有這些毛病。可是這一般青年人啊！失足的地方太多了：眼看着他們毀了自己！

石：這纔是，我們沒有適中的地方。青年人瘋顛的令別人難堪，到老年便充假君子人也令人難堪。

格：那麼您是蔑視老年人的麼？

石：不，這有什麼蔑視？這是實情，沒有別的。

伊：請容我說：你的意見嚴刻地……

烏：關於賭牌的這一層，我完全贊成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的意思。我自己曾賭過，賭的很厲害：可是，謝謝命運，永遠地丟掉了，——並且不是因為輸了，我是故意和命運去抵抗；請相信，這還沒有什麼：輸錢並不那麼重要，重要的是精神的安全。這一種在賭的時候所感受的驚慌，無論怎麼樣說，總是促短我們的壽命。

格：是的，先生！你是何等精明地看出來了！恕我不當問你：我同你相識如此之久，到現在……

烏：什麼事情？

格：請問，雖然是音調急促些，你今年多大年紀了？

烏：三十九歲。

格：你們看！三十九歲算得什麼？還是青年人哩！喂，怎樣，如果這樣精明地攔斷的人在俄羅斯再多些，我的上帝，那還了得！簡直是金世界和天堂一樣。我究竟得謝謝上天，能和你相識。

伊：請相信，我也贊成這種意見。我決不容小孩子們手裡拿牌。但是智慧完成的人們，又何妨消遣和娛樂呢？比方老年人便不能歌躍和跳舞麼？

格：對是對的，不過請相信，在我們生活裏有多少娛樂，多少所謂神聖的責任哩。噯呀，諸位，你們聽一聽老年人吧！人生最好的樂趣莫過於家庭生活，在家庭範圍以內。所有你們的環境，都是些苦惱，實在是，苦惱；真正的幸福你們還沒有嘗試過哩。比如我，你們相信否，爲是和家中人見面，一時不能再等，實在是！我一想像女兒倒在脖頸上：『我的爹爹，親愛的爹爹！』兒子也從中學校裏回來……半年沒有見面了……簡直是，說不出的樂

趣。從此以後牌看一看也不想了，

伊：何以把父親的感想和牌混合在一起呢？父親的感想是另一件事情，牌也是這樣……

阿列克謝：（走入，向格羅夫說。）僕役問您箱籠可以拿出去麼？車馬已經預備好了。

格：我就去！請原諒，諸位，我暫且告別。（走下。）

第十一場 石倭霍涅夫伊哈列夫克魯格和烏且士里

伊：喂，一點希望沒有！

烏：我預先便說過了：我不明白，你何以看不出人來。只須一看，便可以曉得誰不好賭。

伊：喂，究竟還可以好好地對付他哩。你何以竟帶着他說話呢？

烏：不如此是不行的。同這些人們須仔細地去作，不然，他便猜出來我們是打算贏他。

伊：喂，那末這樣還有什麼益處呢？他要走了——豈不是一樣。

烏：喂，你等着，這件事情還不算完結哩。

第十二場 前人和格羅夫

格：敬謝你們，諸位，很高興的結識。不過實在是可惜，在最後的一次見面了。可是我很盼望託天之福，我們在別處還能相遇……

石：哦，一定的。道路是死的，人是活的，何以能不相遇呢？只是等候機緣罷了。

格：實在是，對極了！如果有了機緣，我們明天便能見面——實在是如此。再會吧，諸位，敬謝，可是你，斯切潘·依曼諾維赤，我非常地感謝：

你實在爲我分憂不少。

烏：不消說了，不值什麼。能够帮忙的，自然儘力地帮忙。

格：喂，你既是這樣地親近，請你再費一費心吧！還可以求你麼？

烏：什麼事情？請說吧！都可以辦到。

格：求你令作老父親的安心罷了！

烏：怎麼？

格：我把自己的兒子薩沙留在這裏。很好的人，心地良善，不過還有些靠不住：二十二歲，——喂，這算什麼年齡呢？差不多是小孩子……學校裏畢業以後，除去當武職驃騎以外什麼也不願意再聽。我曾對他說過：「還早哩，薩沙，等一等，你先看一看！你何必去當武職驃騎？焉知你的性情還許是宜於文職哩。你差不多還沒有見過社會上的事情。光陰是來得及的……」

喂，你們曉得青年人的脾氣。他總是羨慕去當驃騎，刺繡的衣服，闊綽的軍裝。有什麼法子呢？乖僻的情形無論如何是挽救不過來的……你多分心吧，斯切潘·依曼諾維赤！他一人留在這裏，我囑他辦一點小事情。青年人什麼情形都許發生的：爲是難行裏不要把他欺騙了……都是免不了的……就請你關照他，監視他的行爲，使他遠避一切不好的事情。請你多費神吧，老兄！

烏：可以，可以。所有父親對於兒子所作的，我對於他都能作到。

格：噯呀，老兄！（互相抱着接吻。）人的心地良善，總是看得出來的！
祝上天與你降福！再會吧，諸位，敬祝你們旅居平安。

伊：再會吧，一路平安！

石：祝你平安回里與家人會面！

格：謝謝，諸位！

烏：我送你到車上坐下吧！

格：噯，何必費心呢！（二人走下。）

第十三場

石倭霍涅夫克魯格里伊哈列夫

伊：這個東西走了！

石：是的，再多住些日子也好啊。

伊：實在是，他說出二百萬的時候——我心裏跳起來了。

克：對於這種數目，便是想着也是甘美的。

伊：若是一想，有多少的錢財都白白地丟掉了，毫無一點利益！喂，他

有二百萬便怎麼樣呢？也不過如此花費了，買些破布爛衣罷了。

石：這都是些無用的東西，廢物！

伊：所以在世界上有多少不流通着這樣丟掉的啊！有多少死的資本，確

像死尸一樣放在倉庫裏面實在是可惜。我如果有像財產監護會那裏放着的那些錢，再多也不想耍了。

石：我有一半也行。

克：我有四分之一就滿意了。

石：喂，別扯謊，德國鬼子：你還想多耍。

克：廉潔的人……

石：你騙人。

第十四場 前人和烏且士里（急忙地走了進去，面帶歡喜的

形狀。）

烏：不妨，不妨，諸位！他走了，去吧，更好！兒子留下了。父親轉交他委任書和一切向銀行領款的權利，並且委託我照管他一切。兒子是少年

人，極力地想當驃騎武職。成功就在眼前了！我現在就去把他給你們領了來。（跑下。）

第十五場

伊哈列夫 石倭霍涅夫 克魯格里。

伊：嚶呀：烏且士里啊！

石：好極了！這件事情有很好的希望了！（大家都歡喜地擦拳磨掌。）

伊：烏且士里是有本領的人啊！現在我纔明白，他爲什麼扯上了父親並且趨奉着他。這是何等敏捷，何等的精細啊！

克：能力無比！

伊：實在是，父親說把兒子留在這裏的時候，我腦筋裏便起了這個意思，不過是片刻的工夫，但是他已經立刻……何等勇敢啊！

石：哦，你還不詳細知道他哩。

第十六場 前人，烏且士里和亞歷山大·米哈諾維亦·格羅夫

（青年人。）

烏：諸位！介紹：亞歷山大·米哈諾維亦·格羅夫，最好的朋友！請格外地敬愛。

石：歡迎之至……（向他拉手。）

伊：您的結識使我們……

克：我們應當互相地親愛。

格：諸位！我……

烏：不要客氣，不要客氣。諸位！平等是第一件事情。格羅夫，你看，在這裏都是些好伴侶，所以不要那些禮節！我們簡直地就說『你』吧！

石：當然是說『你』！

格：說「你」！（向大家拉手。）

烏：對了！好極了！伙計，香檳酒！諸位，你們看出他現在便顯出來些英雄氣概麼？不對的，你的父親，不要胡說，這老糊塗蟲，請你原諒——因為咱們是自家人——何以想令這樣的好漢子去作筆墨生涯呢？喂，老弟，你姊姊的婚事快了麼？

格：誰去理會她的婚事啊！我很厭煩的，因為她父親把我留在鄉間三月之久。

烏：喂，你的姊姊美麗麼？

格：那樣的美麗……她若不是我的姊姊，唉，我決不放過了她。

烏：好極了，好極了，英雄！現在可以看出來是英雄！喂，設若我打算把她引去，你可以幫助麼？

格：何以呢？可以幫助。

烏：好極了，英雄！這才名爲真正的英雄！夥計，香檳酒！這實在最投我所好：我最喜歡這樣樸實的人。好朋友，我抱一抱你吧！

石：容我也抱一抱他。（把他摟抱。）

伊：令我也抱一抱他。（摟抱。）

克：喂，既是如此，我也抱一抱他。（摟抱。）（阿列克謝拿來酒瓶，用手指按着瓶塞，瓶塞砰地一聲飛向頂棚去了；斟滿各杯。）

烏：諸位，祝將來驃騎將軍的健康！願他將來爲第一的戰鬥者，第一的
槍郎，第一的酒客，第一的……總而言之，隨他所欲罷了！

大家：隨他所欲罷了！（衆齊飲。）

格：祝驃騎將軍的健康！（舉杯。）

大家：祝驃騎將軍的健康！（衆齊飲。）

烏：諸位，現在應當使他通達驃騎武職的人情習慣。他飲的已經很有可觀了；但是這個不算得什麼：應當使他成爲最好的賭家！你喜歡押寶麼？

格：我非常的願意賭，但是沒有錢。

烏：沒有錢啊，這並不要緊！只是帶上一點去賭，那裡有的是錢，立刻便能贏的。

格：但是我連一點也沒帶。

烏：那麼我們可以暫且給你記賬。你既然是有由銀行的領款的憑單，我們等候着；幾時撥給你，你立刻便還給我們；在這時候之先，你可以給我們支票。可是，我說的什麼？好像一定輸似的！你並且還能贏得幾千現錢呢。

格：若是輸了怎麼樣？

烏：不害羞啊！你以後還成什麼英雄？自然是，二者必有其一：或是贏或是輸。這是當然的事情，在損失之中纔能見出真君子哩。若是沒有損失，那就人人都能辦得到的；小卒也告奮勇，小奴也能攻城。

格：（搖着手。）好吧！既是如此，我賭吧！我何必顧忌父親呢！

烏：好極了，英雄！伙計，拿牌來。（給他斟上一杯。）最要緊的是什麼呢？——應當要有勇銳，堅忍，強力——那末，諸位，我給你們作成兩萬五千的寶龍。（往左右投牌。）喂，驃騎……石倭霍涅夫，你押多少？（投牌。）奇怪的牌勢啊！計算下來是很有意思的呢！瓦列特被壓下去了，九點兒上來了。那裏是什麼？你有什麼？四點兒上來了！驃騎啊，何等的英雄呢？伊哈列夫，你看他很精於賭博的啊？但是么點兒還沒有出來呢。石倭霍涅夫，你何以不給他斟上呢？出來了，么點兒出來了！你看克魯格里拿去

了。外國人永遠是貪戀！四點兒上來了，三點兒上來了。好極了，好極了，驃騎啊！石倭霍涅夫，你聽見了麼？驃騎已經贏得差不多五百了。

格：喂，加一倍押，桌上還有一個九點兒呢，押五百元吧！

烏：驃騎是好漢子！七點兒被壓下去了……啊，驃騎輸了。唉，有什麼法子呢？人不能永遠走旺運的。克魯格里，你不要算了！喂，把你抽出的這張牌放下吧。好極了，驃騎贏了！你們還不賀他？（大家飲酒賀他，杯盞交錯。）克魯格里，你的壓下去了！（向伊哈列夫。）你的也壓下去了！石倭霍涅夫，你的也壓下去了；驃騎又輸了！

格：輸去吧，孤注！

烏：好極了，英雄！這才是英雄的本色哩！石倭霍涅夫，你看這種神情永遠是顯露在外表啊！以先不過可以看出將來是個英雄；但是現在看着，現

在已經是英雄了。天生的本質是那樣的……驃騎輸了。

格：孤注！

烏：哦，真是英雄！賭五萬啊！這纔叫做慷慨哩！喂，找一找去吧——
那裏尋得出這樣的人呢？……這實在是偉大的事業！驃騎輸了。

格：孤注，輸去吧，孤注！

烏：哦，哦，英雄！賭十萬啊！何等的人物？眼睛啊，眼睛啊！石倭霍
涅夫，你看他的兩隻眼睛何等的熱烈啊？很像巴得凱將軍的氣概。他是真正
的英雄！王子何以還沒有呢？石倭霍涅夫，給你布伯夫人！喂，外國人，拿
去吧，吃七點兒吧！王子可見在牌裡沒有；並且還是很奇怪。啊！他來了，
他來了……驃騎輸了！

格：（急忿狀。）孤注，輸去吧，孤注！

烏：不行，等一等吧！你已經輸二十萬了。先還債罷，不然不能再賭。如此之多，我們對於你難以相信的。

格：在那裏呢？我現在沒有。

烏：給我們支票，你簽上字吧。

格：可以，我應許。（拿起筆來。）

烏：把領款的憑單也給我們。

格：給你們憑單。

烏：現在你把這個和那個都簽上字吧。（令他簽字。）

格：可以，我都能作得到。喂，我簽過了。喂，我們從新再賭吧！

烏：不行，等一等；先把錢拿出來！

格：我還給你們的，你們放心吧！

烏：不行，錢要擺在桌上！

格：這成何事體？……這簡直是卑鄙了。

烏：不，這一點也不卑鄙的。

伊：不，這是另一種事情；性質不是相等的。

石：那末，你坐在這裏，只是爲贏淨了我們。這事情很明顯的！誰若是沒有一個錢坐下去賭，一定是打算贏淨別人的。

格：喂，怎麼樣？你們願意什麼？你們規定出利息來，我都可以應允。

我加倍奉還你們。

烏：我們作什麼要你的利息？我們還願意給你利息，請你借給我們錢吧。

格：（絕望和堅決狀。）那末你們答覆一句話，不願意再賭麼？

烏：你拿錢來，我們立刻就賭。

格：（由衣袋內把手槍掏出。）喂，告辭了，諸位！你們在世界上不能再遇見我了。（持槍跑下。）

烏：（驚慌狀。）你！你！你怎麼了！瘋了麼！追他去。他還許要自戕哩！（跑下。）

第十七場 石倭霍涅夫 克魯格里伊哈列夫

伊：這個東西若是打算自戕，還恐怕要發生別的事故。

石：隨他去吧，由他自戕去吧，只是不要現在：錢還沒有到我們手裡呢。多麼糟心！

克：我纔是耽心。這都能夠……

第十八場 前人，烏且士里和格羅夫

烏：（揪着格羅夫持槍的手。）你何必如此！瘋顛了吧？諸位，你們聽着，他要把槍探入口內，啊？不害羞啊！

大家：（向他走過。）你何必如此！得了，何必如此呢！

石：還是聰明人呢，因為這樣瑣碎的事情便要自戕啊！

伊：若是如此，俄羅斯全國都要自戕了：人人都輸過或是恐怕輸的。若是沒有這樣，怎麼能夠贏呢？你自己想一想。

烏：你實在是傻子。自己的幸福你不能看出來。莫非你沒有覺出你所輸的便是你所贏的麼？

格：（憂苦狀。）你何以完全把我當作一個傻子呢？輸掉了二十萬，還有什麼所贏的啊！

烏：噯呀，你這昏人！你曉得你在軍隊裡因此造成何等的榮譽麼？你聽

着，傻子！還沒有作到少佐，已經輸去二十萬了！驃騎們將要把你擊在手上供奉哩。

格：（鼓勇狀。）你們想怎樣？既然如此，莫非我真不能把他拋棄麼？沒有什麼，祝驃騎們萬歲！

烏：好極了！祝驃騎們萬歲！喂，香檳酒！（拿起酒瓶。）

格：（舉杯。）祝驃騎們萬歲！

伊：祝驃騎們萬歲！

石：哦，哦！驃騎們萬歲！

格：我都可以捨棄，若是這樣……（把杯放在桌上，只是一樣困難：我怎麼能回家去呢？父親啊，父親啊！……）（用手捋髮。）

烏：你何必回家去呢？不用！

格：（張目。）怎麼？

烏：你從這裡直往軍隊裏去吧，我們給你軍裝。石倭霍涅夫現在應當給他二百元，令他逛一逛去吧！我曉得在那裏他有一個……美麗的女子，啊？

格：我到他那裏談一談去吧！

烏：何等英雄啊！石倭霍涅夫，你沒有二百元的鈔票嗎？

伊：我現在先給他，令他逛一逛去吧！

格：（拿起鈔票來搖揮在空中。）請飲香檳酒！

大家：香檳酒！（舉杯。）

格：祝驃騎將軍萬歲！

烏，萬歲！……石倭霍涅夫，你曉得我想起什麼來了？我們把他抬起來擺搖，就像我們曾在軍隊擺搖一樣！喂，過來，舉起他來吧！（大家都向他

走過去，抓起他的手和腿來擺搖，悠揚地高歌。）

我們誠懇地愛你，願你永爲吾輩的靈魂！
你烘暖我們的心緒，我們祝你宛似父親！

格：（舉杯。）萬歲！

大家：萬歲！（把他放在地上。格羅夫把酒杯碰在地板上，大家也把自己的酒杯有的是碰在自己的靴子後底上，有的是碰在地板上。）

格：我直往她那裏去！

烏：我們可以隨你去嗎？

格：誰也不能！誰若是有些……我便以刀戈相向！

烏：真是戰鬥者啊！諸位，我想將來他一定能成爲勇將。喂，再會吧，驃騎！我們不再留你了。

格：再會吧。

石：以後你再來告訴我們。（格羅夫走下。）

第十九場 前人，除去格羅夫

烏：現在錢還沒有在我們手裏，暫且應當恭維他；但是到那裏便隨他去吧！

石：我只是恐怕銀行遲延了付款。

烏：是的，那就糟了；可是……對於這件事情，你們曉得，有居間人。無論你怎麼辦，總要按照一定的手續往他們手裏遞上一些。

第二十場 前人和職員 薩木雷士肯（向門內探首，穿着有

些破壞的禮服。）

薩：請問：亞歷山大·米哈諾維赤·格羅夫在家麼？

石：沒有，他剛出去了，您有什麼事？

薩：關於付款的事情。

烏：您是誰？

薩：我是銀行裏的職員。

烏：請進來吧！請坐！我們對於這件事情都有密切的關係，因為我們同亞歷山大·米哈諾維亦訂結了一種友誼的契約。所以您可以明白，就是他，還有他，還有他，（用手指着大家。）都要誠懇地酬謝的。只是希望銀行裏趕快地把款撥付出來。

薩：無論如何，兩星期以前是不行的。

烏：不，這太遠了。您不要忘却，我們這一方面的酬謝……

薩：這是當然。都要承受的。何以能忘却呢？所以我們才說：「兩星

期』，不然恐怕要就延三月之久哩。一個半星期以前錢是不能匯到的，那末現在銀行裏沒有一文錢。在上星期收到十五萬，都撥付了——三個田主等候着，還是在二月間典質的田產哩。

烏：唉，這是對於別人，但是對於我們要講交誼……我們應當格外親近……何以呢？……都是自家人！喂，您貴姓大名？是不是渣且列。皮片維

赤？

薩：普索伊·司塔黑赤。

烏：唉，都差不多一樣的。喂，普索伊·司塔黑赤！我們如同舊日朋友一般。喂，您怎樣？事業如何，您的職務怎樣？

薩：什麼職務啊？很明瞭的事情——還是照舊服務罷了

烏：這種職務的入款是不一樣的……您掙得許多麼？

薩：當然是，您自己想一想，何以維持生活呢？

烏：喂，在銀行裏如何，老實地說：都是貪官污吏吧？

薩：這有什麼！我看您已經恥笑了！噯呀，諸位……一般著作家先生們也是譏誚那些收取賄賂的人們；那末若是仔細地觀察，比我們較高的人們也一樣收取賄賂。比如你們諸位只是想出來些較文雅的名稱；那裏的捐助，這裏的捐助，不曉得是什麼，其實是等於賄賂；一樣的東西，只是別種名稱罷了。

烏：我看把普索伊·司塔黑亦得罪了。這才稱為尊重名譽哩！

薩：名譽是最寶貴的東西。這裏沒什麼可生氣的。我已經都經驗過了。

烏：喂，得了，我們還是親陸地談話吧，普索伊·司塔黑亦！你的生活怎樣？有夫人和兒子麼？

薩：蒙上帝的賞賜。兩個兒子已經在縣立公學裏念書了；還有兩個較幼的：一個只會穿着小汗衫兒奔跑，一個尚在襁褓之中哩。

烏：我想他們用小手兒都會（張手索錢狀。）這樣吧？

薩：這是何等人！又說起來了！

烏：沒有什麼，沒有什麼，普索伊·司塔黑亦！這是靠着交誼的。這有什麼要緊？自家人！喂，給他斟上一杯香檳酒！快些！我們現在應當你為親近的朋友。我們也打算到你府上拜訪哩。

薩：（舉杯。）請吧，諸位！我老實地說，你們以後到我那裏喝的茶，便是在省長那裏也找不出來。

烏：大概是從商人那裏，白白得來的吧！

薩：是從商人那裏，由恰克圖運來的。

烏：何以呢。普索伊·司塔黑赤？你同商人並沒有來往啊。

薩：（把酒杯飲乾並且兩手放在膝上。）是這樣：本地的商人因爲自己的愚頑便應當出錢。你們曉得，田主佛拉克索夫把田產典押了；一切的都辦理妥當，只剩下明天去領款，他們打算同商人共同建設一個工廠。唉，你們明白，我們何必干預這種事情，是開辦工廠，或是別的用途，和誰共同生理？這不關於我們。但是愚笨的商人在城內揚言說，他和他共同生理並且時時刻刻的等候他的錢財。我們便遣人向他去說，如果送兩千去，立刻便可以撥款，不然——你就等候吧！你們曉得，在他的工廠裏已經運來鐵鍋，一切的傢具，只是等候着資本哩。商人看出來樹枝子折不過斧頭去，花費了兩千，並且給我們每人贈送茶葉三斤。他們說：——賄賂，便是這樣事體：因爲他糊塗的原故，他何必說出呢？

烏：喂，普索伊·司塔黑赤，關於這件事情，請你費心。我們也要給你的，那末你在那裏同自己的長官儘力去辦理吧。只是愈快愈妙，啊？

薩：我們儘力辦理就是了。（站起。）我着實地告訴你們：如你們所希望的，那樣快是不行的：對天宣誓，在銀行裡一文錢也沒有。我們儘力就是了。

烏：在那裏您的大名怎樣稱呼呢？

薩：就請問：普索伊·司塔黑赤。薩木雷士肯。再會吧，諸位！（向門前走去。）

石：普索伊·司塔黑赤，喂，普索伊·司塔黑赤！（回顧。）儘力吧！

烏：普索伊·司塔黑赤，普索伊·司塔黑赤！快一點啊！

薩：（走下。）我已經說過：儘力辦理就是了。

烏：何以如此遲延呢！（以手加額，）不，追趕他去，如果得便，是不

吝惜錢的。我們把自己的三千給他。（跑下。）

第二十一場 石倭霍涅夫克魯格里伊哈列夫

伊：當然是，快一點得到才好。

石：我們何等地急需哩！何等地急需哩！

克：噯呀，總希望他把他疏通好了啊！

伊：怎麼，莫非你們的事情……

第二十二場 前人和烏且士里

烏：（啞喪地走入。）唉！四日以前無論如何不行。我簡直地要把腦門子往牆上去撞。

伊：你何必這樣忙？莫非四天的工夫不能等候嗎？

石：就因為是如此。這與我們極其重要了。

烏：等候着！你可曉得，在尼日尼地方時時刻刻地等候着我們嗎？我們還沒有告訴你哩，在四天以前我們常得到消息，趕快地設法籌辦些錢財。商人運來六十萬斤鐵。星期二便是最後的交易了，並且他得的都是現錢；昨日還來了一個運來五十萬斤藤哩。

伊：那末，這有什麼？

烏：怎麼——這有什麼？因為老年人都留在家裡，把兒子們都派遣出來了。

伊：那末，兒子們便一定要賭？

烏：你在那裡住，莫非在支那國麼？你不曉得那些商人的兒子？商人怎樣教養兒子呢？——或者令他什麼也不懂得，或者令他曉得貴族所需用的，但不是商人的。喂，當然是他希望着：和軍官們往來。——這是與我們最有

利益的人。他們，傻子，不曉得在我們這裏揮霍的盧布是什麼，他們給我等數千地花費。我們的這樣幸福，祇是因為商人打算把女兒嫁給軍官，並且給兒子尋得一個職銜。

伊：這個事情穩當麼？

烏：怎麼不穩當呢！已經有人通知我們了。這差不多都在我們掌握之內。現在每一分鐘都是貴重的。

伊：噯呀！我們何必坐在這裡呢？諸位，莫若聯合一齊去經營吧！

烏：是的，這樣更是我們的利益了。喂，我想起來了。你暫且還沒有什麼可忙促的。錢在你那裡有八萬。你把這些給我吧，你把我們的格羅夫的支票拿去。你穩穩地可以多得十幾萬，可見正是兩倍；那末你還使我們十分地感激，因為我們現在急需錢用，所以樂意花費如此極大的利息。

伊：可以，何以不行呢？爲的是向你們證出團體的聯絡……（走在箱子前面取出一束紙幣來。）給你們八萬！

烏：給你這一張支票！我去找格羅夫：應當把他引來並且正式地交代安當。克魯格里，把錢拿到我屋裡去，給你箱子上的鑰匙。（克魯格里走下。噯呀，若是辦理妥當，今天晚上可以走才好哩！（下。）

伊：當然是，當然是；一分鐘也不要丟失的。

石：我勸你也不要停留在這裡。得到錢之後，立刻便到我們那裡去。有二十萬，你曉得，何事不能作呢？簡直地一個市場都可以抄了來……噯呀，我忘記告訴克魯格里一件最要緊的事情。等一等，我立刻便回來。（急忙地走下。）

第二十三場

伊哈列夫（一人。）

伊：這是何等的事體！啊？早晨還是八萬哩，那末到晚間便是廿萬。啊？在別人，這便是一生的職務，勞力，工作的代價，精神的犧牲，但是我這裡簡直是幾點鐘，幾分鐘的工夫——不啻國王一般！二十萬——是戲耍的麼！並且現在何處去尋得二十萬呢？何等的田莊，何等的工廠才值得二十萬？我思索起來，何等的可笑。若是我處在鄉間，和鄉紳農人們往來，每年只是聚得三千的入款。學問莫非是空泛的東西麼？在鄉間所得的愚魯以後用刀戈都不能把他剷除了。何必費這些光陰呢，和鄉紳和農人們交接……可是我願意和有學問的人叙談！現在我已經無所憂慮，現在我的時間是閒暇的。我可以去幹那些人所褒揚的學問。我想往彼得堡——便往彼得堡去吧：看一看戲院，造幣廠，路過皇宮到夏園去。我往莫斯科去，在雅麗飯店用餐。我可以按照京城的式樣服裝，我可以同一般有學問的人一樣舉動。所有這些都

仗着什麼？——都仗着所謂的欺騙。不，這也算不得欺騙。在幾分鐘的工夫可以作成騙子手，但是這種是若干年的經驗和研究哩。唉，便當爲欺騙。這也是很要緊的東西：沒有他何以能行呢？他有時候還可以防患於未然。喂，譬如我不曉得所有的奧妙，沒有這樣的本領，他們恰巧便把我欺哄了。因爲他們打算欺哄我，但是看出來，所欺的不是平常人，所以他們反來作我的援助。不，聰明實在是重要的東西。在世界上應當要有精細。我觀察世界完全是具另一副眼光。那種生活，和傻子一樣的生活，這是不成事體的；但是生活要有精細和本領，去欺騙別人並且自己不要被別人欺騙。這才是真正的目標和宗旨哩！

第二十四場 伊哈列夫和格羅夫（迅速地奔入。）

格：他們在那裡呢？我方才到屋裡去看，那裡是空的。

伊：他們曾在這裡來着，才走去不久的工夫。

格：怎麼，已經走去了？那末你的錢他們拿去了嗎？

伊：是的，我們商議好了，把你的債務作抵。

第二十五場 前人和阿列克謝

阿：（向格羅夫。）您曾問：諸位先生都在那裡麼？

格：是的。

阿：他們已經走了。

格：怎麼走了？

阿：走了。半點鐘以前他們的馬車便預備好了。

格：（拍手。）我們二人都被騙了！

伊：這是什麼話？我一點也不明白。烏且士里不久便要回來的。你可曉

得，現在所有的債務都應當還給我，他們轉抵了。

格：什麼債務啊？你想得債務嗎！莫非你不覺出他們把你騙得同傻子一樣麼？

伊：你爲什麼說這些廢話？我看你，到現在頭裏還醉着哩。

格：喂，咱們二人可見都是醉的。你醒一醒吧！你以爲我是格羅夫嗎？我是那個格羅夫，和你是支那皇帝一樣。

伊：（慌恐狀。）你怎麼，這是什麼話？你的父親……和……

格：那個老頭子？一則，他不是父親，他也未必能有子孫！二則，也不是姓格羅夫，但是姓克雷尼岑，並且也不是名叫米哈伊洛·亞歷山大維赤，但是依曼·克里梅赤是他們同夥的人。

伊：你聽着！你說實在話！這個不是戲耍的。

格：怎麼是戲耍呢？我自己曾加入並且也被欺騙了。他們應許酬勞三千哩。

伊：（向他走過去，急憤狀。）喂，別戲耍，我對你說！你以為我是傻子嗎？……又有證據，又有銀行……又有銀行的職員，普索伊·司塔黑赤·薩木雷士肯。你想，我現在不能找他去麼？

格：一則，他不是銀行的職員，但是他們同夥的退職武官；並且也不是姓薩木雷士肯但是姓木薩飛金，不是名普索伊·司塔黑赤，但是名彌羅爾·謝米諾維赤。

伊：（啞喪狀。）你是誰？你是什麼東西？說吧，你是誰？

格：我是誰？我是善良的人，不得已來當騙子；他們把我贏得聲淨，一件汗衫沒有留下。我有什麼法子呢？不能餓死啊！我為三千元才加入他們之

中來騙你。我對你說的這是實話，你可以看出，我的行為是良善的。

伊：（顛狂狀抓住他的領子。）你這騙賊……

阿：（向外說。）喂，這事情，大概是要起爭端。趕快地躲開這裡吧。

（走下。）

伊：（揪着他。）走吧，走吧！

格：往那裡去，那裡去？

伊：那裡去？打官司去！打官司去！

格：得了，你沒有這樣權利。

伊：怎麼，沒有權利？朦朧，偷盜錢財……光天化日之下……欺詐的行為！沒有權利？利用這些欺騙的牢籠！沒有權利？你到監獄裡再說，我沒有這種權利！你等一等——把你們這一羣欺騙的黨羽都要擒獲！令你們也曉

得，怎樣欺騙善良人的信用和名譽。法律啊！法律啊！我求法律的保障！
(扯着他。)

格：你可以求法律的保障，祇是在你自己沒有違反法律的行動的時候。
但是你想一想：你同他們聯絡在一處，爲是我欺騙和贏淨了。並且紙牌也是你親自製造的。不行，便是因爲這個緣故，你沒有起訴的權利了。

伊：(嚙喪地把手擊在額上。) 噯呀，實在是如此！(無力支持地倒在椅子上面。格羅夫趁勢跑出。) 只是何等的騙術啊！

格：(在門外張望。) 安心吧！你還不足爲憂：你還有阿節萊伊達·依曼諾夫娜哩！(走下。)

伊：誰要這阿節萊伊達·依曼諾夫娜！(把阿節萊伊達·依曼諾夫娜抓起來投在門外，紙牌飛落滿地。) 在世界上會有這種令人羞惡的騙子手！不

過我要瘋顛了——何以都這樣鬼秘地佈置！何等的精細！又是父親，又是兒子，又是職員薩木雷士肯！到末了都不見了！連起訴都不能！（從椅子上跳起來，慌亂地在屋裏來往行走。）真詭詐啊！利用腦筋神秘！思索，搜尋計策！……也不用費一點正當的奮勉和勞力！這裡在身旁便是欺人的騙賊！他把若干載工作的事業一次擄去了！（憂鬱地擺着手。）噯呀！這種魍魎的世界啊！得享幸福的，只是木石一般的愚人，什麼也不思索，什麼也不想，什麼也不去作，若是賭博只是用撕爛的紙牌作一文錢的賭局罷了！

亞東圖書館出版書信

| | | | |
|------------|--------------|---------|-------|
| 曾文正公家書 | 王禮錫序 | 周道謀標點 | 一元六角 |
| 白話書信 | 高語罕著 | 八 | 角 |
| 知行書信 | 陶知行著 | 五 | 角 |
| 書信選輯 | 嚴約編 | 一 | 元 |
| 理論與實踐 | 高語罕著 | 一 | 元一角 |
| 柴霍夫書信集 | 程萬孚譯 | 九 | 角 |
| 歐洲近二百年名人情書 | 魏蘭女士譯 | 正續集 | 各七角五分 |
| 現代情書 | 張其柯編 | 一、二、三、集 | 各四角五分 |
| 三葉集 | 田漢 郭沫若 | 宗白華合著 | 三角五分 |
| 紀念碑 | 蔣光慈 宋名瑜合著 | 五角五分 | |
| 少年飄泊者 | 蔣光慈著 | 三角 | |
| 致死者 | 張維祺著 | 三角 | |

行印館書圖東亞海上

集 文

胡適文存

胡適著

洋裝兩冊，兩元八角
平裝四冊，兩元二角

胡適文存二集

胡適著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兩元四角

胡適文存三集

胡適著

洋裝兩冊，三元二角
平裝四冊，兩元六角

獨秀文存

陳獨秀著

洋裝兩冊，兩元七角
平裝四冊，兩元一角

孟和文存

陶孟和著

洋裝一冊，一元一角
平裝一冊，七角五分

吳虞文錄

吳虞著

三角五分

文木山房集

吳敬梓著

一線裝
二元二角
二角册

上海亞東圖書館

科學方法整理的

白話文學

| | | | | | | | | | | | |
|----------|----------|----------|----------|----------|----------|----------|----------|----------|--------------------|----------|----------|
| 醒世姻緣傳 | 水滸 | 儒林外史 | 紅樓夢 | 西遊記 | 三國演義 | 鏡花緣 | 水滸續集 | 三俠五義 | 老殘遊記 | 兒女英雄傳 | 海上花 |
| 〔定價〕 | 〔定價〕 | 〔定價〕 |
| 洋裝三冊四元三角 | 洋裝四冊一元八角 | 洋裝一冊一元六角 | 洋裝六冊三元二角 | 洋裝四冊三元五角 | 洋裝四冊二元八角 | 洋裝四冊一元二角 | 洋裝四冊一元七角 | 洋裝四冊一元七角 | 甲種洋裝一元一角 乙種洋裝八角 | 洋裝四冊一元五角 | 洋裝四冊一元五角 |

全有胡適之先生的考證傳序或引論有的有錢玄同陳獨秀劉半農徐志摩諸先生的序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三月出版

俄羅斯名著二集

實價大洋一元

郵費五分

此書有著作權
必究

原著者 郭歌里

譯者 李秉之

印刷者兼 亞東圖書館

上海五馬路棋盤街西首

發行所 亞東圖書館

分售處 各省各大書店

57
404023
2

Handwritten scribbles and the number 404023.

